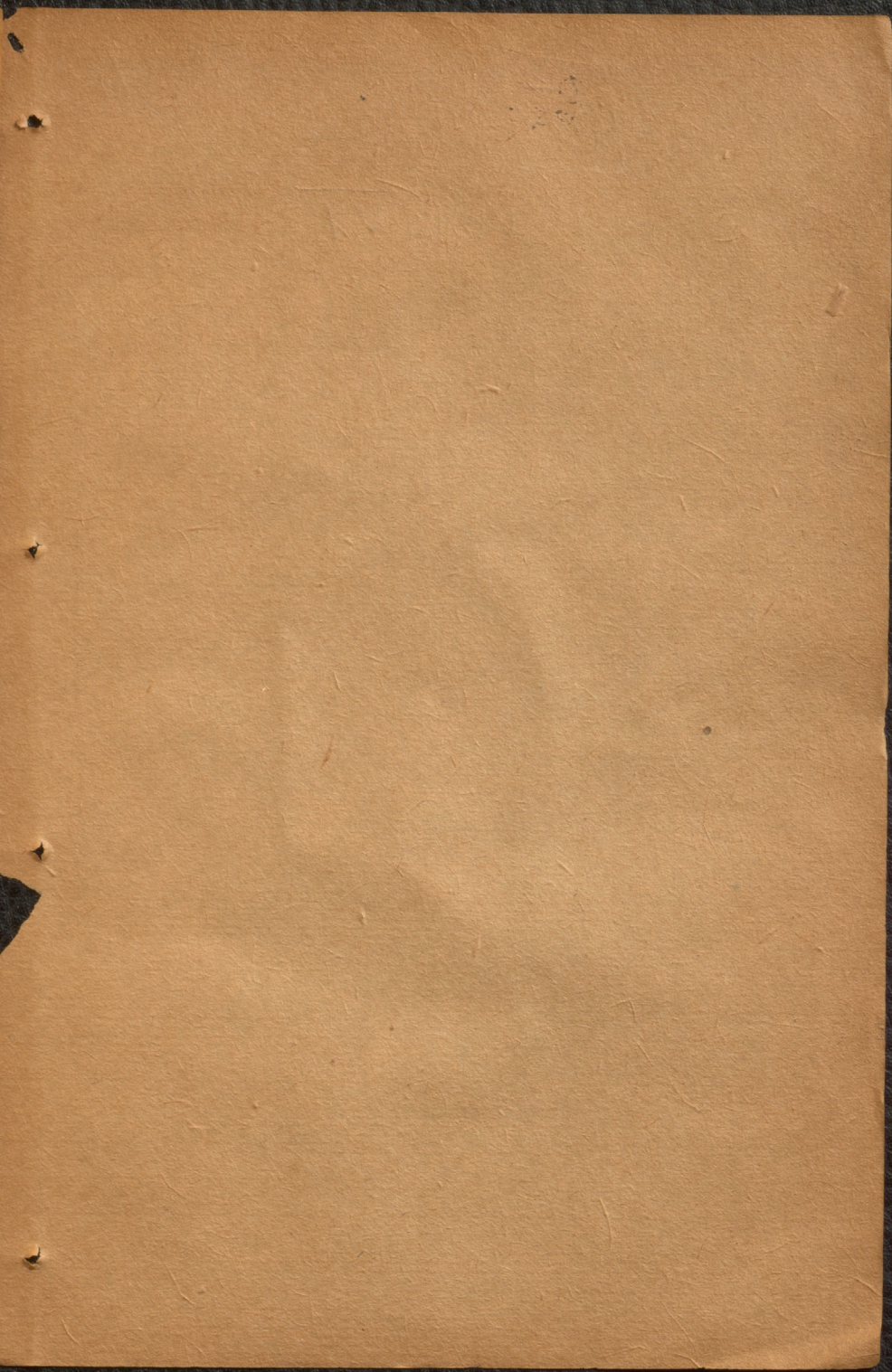


J Chinese
Vol VI

6

6



本草崇原卷下

錢塘張志聰隱菴註釋

同邑高世栻士宗纂集

本經下品

附子氣味辛温有大毒。主治風寒欬逆邪氣寒濕痿痺拘攣膝痛不能行步破癥堅積聚血瘕金瘡。

附子地綿州出者為良他處雖有力薄不堪用也綿州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

昌明會昌四鄉出附子而又推赤水一鄉出者為最佳其初種而成者為烏頭形如烏鳥之頭也其附

母根而生雖相須實不相連者為附子如子附母也旁生支出而小者各側子種而獨生無所附長三

四寸者名天雄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而側子少者為上有節多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

下其色以花白者為上黑色者次之青色者為下俗呼黑附子正以其色黑兼以別于白附子之名耳

附子稟雄壯之質具温熱之性故有大毒本經下品之藥大毒有毒者居多素問所謂毒藥攻邪也夫攻其邪而正氣復是攻之即所以補之附子味辛性温生於彰明赤水是稟大熱之氣而益太陽之標陽助少陽之火熱者也太陽陽熱之氣不循行於通體之皮毛則有風寒欬逆之邪氣附子益太陽之標陽故能治也少陽火熱之氣不遊行於肌關之骨節則有寒濕痿痺拘攣膝痛不能行步之證附子助少陽之火熱故能治也癥堅積聚陽氣虛而寒氣內凝也血瘕乃陰血聚而為瘕金瘡乃刀斧傷而潰爛附子具温熱之氣以散陰寒稟陽火之氣以長肌肉故皆治之經云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

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故在天時。宜司歲備物。在地利。有五方五土之宜。附子以產彰明。赤水者爲勝。蓋得地土之專精。夫太陽之陽。天一之水也。生於膀胱水府。而彰明於上。少陽之陽。地二之火也。生於下焦之火。而赤日行天。據所出之地。曰彰明。曰赤水者。蓋亦有巧符者矣。學者欲知物性之精微。而五方生產之宜。與先聖命名之意。亦當體認毋忽。○今陝西亦靜植附子。謂之西附。性辛溫而力稍薄。不如生於川中者。土厚而力雄也。又今藥肆中。零賣製熟附子。皆西附之類。蓋川附價高。市利者皆整賣。不切片賣。用者須知之。凡人火氣內衰。陽氣外馳。急用炮熟附子。助火之原。使神機上行而不下。殞環行而不外脫。治之於微。奏功頗易。奈世醫不明醫理。不識病機。必至脈脫厥冷。神去魄存。方謂宜用附子。夫附子治病者也。何能治命。甚至終身行醫。而終身視附子爲蛇蝎。每告人曰。附子不可服。服之必發狂。而九竅流血。服之必發火。而癰毒頓生。服之必內爛五臟。今年服之。明年毒發。嗟嗟。以若醫而遇附子之證。何以治之。肯後利輕名。而自謝不及乎。肯自居庸淺。而薦賢以補救乎。必至今日藥之。明日藥之。神氣已變。然後覆之。斯時雖有仙丹。莫之能救。賢者于此。或具熱衷。不忍立而視其死。問投附子以救之。而效功也。投之不效。亦非後人之過。前醫惟恐後醫奏功。祇幸其死。死後推過。謂其死由飲附子而死。噫。若醫而有良心者乎。醫不通經旨。牛馬

而穠。穠醫云乎哉。如用附子。本身有一兩餘者。方爲有力。側子分兩。須除去之。土人欲增分兩。用水
杯將側子敲平于上。故連側子重一兩五六錢者。方好。土人又恐南方得種。生時以戎鹽醃之。然後入
杯敲平。是附子本無鹹味。而以鹽醃之。故鹹也。製附子之法。以刀削去皮臍。剖作四塊。切片。用滾水連
泡二次。去鹽味毒味。晒干燥于銅器內炒熟。用之。蓋上古司歲備物。火氣司歲。則備溫熱之藥。經曰。司
歲備物。專精者也。非司歲備物。氣散者也。後世不能如上古之預備。故有附子火炮之說。近世皆以童
便煮之。乃因訛傳訛。習焉不知其非耳。

天雄氣味辛溫。有大毒。主治大風寒濕痺。歷節痛拘攣。緩急破積聚邪氣。金瘡強筋骨。輕身健行。附子種
不生側子。經年獨長。大者故曰雄也。土人種附子地。出天雄。便爲不利。如養蠶而成。
白疆也。時俗咸謂一兩外者爲天雄。不知天雄長出四寸許。旁不生子。形狀各異。

天雄附子本經主治稍異。而旨則同。故不加釋。

李士材曰。天雄之用。與附子相仿。但功力略遜耳。李時珍曰。烏頭附子。天雄皆是補下焦。命門陽虛
之藥。補下所以益上也。若是上焦陽虛。卽屬心脾之分。當用參耆。不當用天雄也。烏附。天雄之尖。皆
是向下。其氣下行。其臍乃向上。生苗之處。寇宗奭言。其不肯就下。張元素言。其補上焦。湯虛皆是誤
認。尖爲上耳。惟朱震亨以爲下部之佐者得之。而未發。出此義。盧子由曰。天以體言。雄以用言。不難
于陰柔不惑于邪亂。若夫風寒濕痺。證及積聚。邪氣金瘡。嫌于無陽者。乃得行險而不失其正。

烏頭氣味辛溫。有毒。主治諸風風痺。血痺。半身不遂。除寒冷。溫養藏府。去心下堅痞。感寒痠痛。潔古珍珠
囊○附

烏頭乃初種而未旁生附子者烏頭如芋頭附子如芋子本一物也其形如烏之類因以爲名各處皆有以川中出者入藥故醫家謂之川烏

李士材曰大抵寒證用附子風證用烏頭

烏喙氣味辛温有大毒主治中風惡風洗洗出汗除寒濕痺欬逆上氣破積聚寒熱其汁煎之名射罔殺

禽獸別錄○附 本經名烏頭別錄名烏喙今時名草烏乃烏頭之野生者處處有之其根外黑內白嫩而枯燥其性大毒較之川烏更烈與前條潔古所言者不可一例用也

草烏頭今杭人多植于庭院九月開花淡紫嬌艷與菊同時謂之鸚鵡菊又謂之雙鸚鵡鴛鴦菊僧鞋菊皆以花之形狀名之根有大毒與川中所出之烏頭大別古時或名烏頭或名烏喙隨時所稱未有分別後人以形正者有似烏鳥之頭其兩岐相合而生者有似烏鳥之喙以此別之然形狀雖殊主治則一亦不必分別隱菴以烏頭判屬川烏以烏喙判屬草烏蓋恐後人以混稱誤用或致傷人故耳雖屬強分其用心大有益于天下後世

烏喙雖亦名烏頭實乃土附子也性劣有毒但能搜風勝濕開頑痰破堅積治頑瘡以毒攻毒不能如附子益太陽之標陽助少陽之火熱而使神機之環轉用者辨之

草烏之毒甚于川烏蓋川烏由人力種蒔當時則采草烏乃野生地上多歷歲月故其氣力尤爲勇悍猶之芋子入植者無毒可啖野生者有毒不可啖其理一也又川烏先經鹽淹殺其烈性寄至遠方爲日稍久故其毒少減草烏未經淹製或兼現取宜其毒之較甚也盧不遠曰人病有四瘕風痿厥草烏力唯宜瘕風陽行有四曰升降出入草烏力唯從升出但陽喜獨行而專操殺業如剛復人所當避忌○採烏頭搗汁煎之名曰射罔獵人以傅箭鏃射鳥獸中者立死中人亦立死日華本草云人中射罔毒以甘草藍汁小豆葉浮萍冷水薺芫皆可解用一味饌之

大黃氣味苦寒無毒主下瘀血血閉寒熱破癥瘕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穀調中化

食安和五藏

大黃本經謂之黃良。後人謂之將軍。以其有伐邪去亂之功力也。古時以出河西隴西者為勝。今蜀川河東山陝州郡皆有。而以引中錦紋者為佳。八月采根根有黃汁。其性滋潤。掘得

者竿于樹枝上經久始乾

大黃味苦氣寒。色黃臭香。乃肅清中土之劑也。其性走而不守。主下瘀血血閉。氣血不和。則為寒為熱。瘀血行而寒熱亦除矣。不但下瘀血血閉。且破癥瘕積聚。留飲宿食。在于腸胃。癥瘕積聚。陳垢不清。故又曰。蕩滌腸胃。推陳致新。夫腸胃和。則水穀通利。陳垢去。則化食調中。故又曰。通利水穀。調中化食也。玉機真藏論云。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胃氣安。則五藏亦安。故又曰。安和五藏。愚按大黃。抑陽養陰。有安和五藏之功。故無毒。而本經名曰黃良。但行洩大迅。下瘀破積。故別名將軍。而列於下品。西北之人。土氣敦厚。陽氣伏藏。重用大黃。能養陰而不破洩。東南之人。土氣虛浮。陽氣外洩。稍用大黃。即傷脾胃。此五方五土之有不同也。又總察四方之人。凡稟氣厚。實積熱。留中大黃。養陰而推陳致新。用之可也。若素稟虛寒。雖據證當用大黃。亦宜量其人而酌減。此因稟質之有不同也。至傷寒陽明篇中。三承氣湯。皆用大黃。大承氣調胃承氣。與芒硝同用。所以承在上之火熱。而調其腸胃使之下洩也。小承氣。但用大黃。不用芒硝。所以行腸胃之燥結也。燥結行而陰陽上下內外皆和。令人不知傷寒精義。初起但發散而消食。次則平胃而挨磨。終則用大黃以攻下。不察肌表經脈。

之淺深。不明升降出入之妙。義胸鬲不舒。便謂有食。按之稍痛。更云有食。外熱不除。必其絕。穀腸虛。不便。必下其糞。處方用藥。必至大黃而後已。夫稟質敦厚。或感冒不深。雖遭毒害。不卽殞軀。當一二日而愈者。必至旬日。當旬日而愈者。必至月餘。身愈之後。醫得居功。若正氣稍虛。或病邪猖獗。亦以此醫治之。此醫但知此法。鮮不至死。噫。醫所以寄死生。可以盲瞽不明者。而察秋毫之末乎。不思結網。但知羨魚。恥也。旁門管窺。居之不疑。恥更甚焉。

半夏氣味辛平。有毒。主治傷寒寒熱。心下堅。胸脹欬逆。頭眩。咽喉腫痛。腸鳴。下氣止汗。半夏青齊江浙在一莖高八九寸。莖端三葉三三相偶。略似竹葉。其根圓白。五月八月採根。曬乾不厭陳久。

月令。五月半夏生。蓋當夏之半也。脈解篇云。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半夏生。當夏半。白色味辛。稟陽明燥金之氣化。主治傷寒寒熱者。辛以散之也。陽明胃絡。上通於心。胃絡不通於心。則心下堅。胸者。肺之部。陽明金氣。上合於肺。金氣不和於肺。則胸脹欬逆。半夏色白屬金。主宣達陽明之氣。故皆治之。金能制風。故治頭眩。以及咽喉腫痛。燥能勝濕。故治腸鳴。之下氣而止汗也。

連翹氣味苦平。無毒。主治寒熱鼠瘻癰。癰腫惡瘡。癰瘤結熱。蠱毒。連翹出汴京及河中江潯潤淄澤甯

爲勝有大翹小翹二種。大翹生下濕地。葉如榆葉。獨莖赤色。梢間開花黃色。可愛。秋結實。形如蓮。內作房瓣。氣甚芳。瀘根黃如蒿根。小翹生岡原之上。葉莖花實皆似大翹。但細小耳。實房黃黑。內含黑子。根

名雖輕須知大翹用實不用根小翹用根不用實

連翹味苦性寒形像心腎稟少陰之氣化主治寒熱鼠瘻癰瘰者治鼠瘻癰瘰之寒熱也夫瘻有內外二因內因曰鼠瘻外因曰瘰癧其本在藏其末在脈此內因而爲水毒之瘻故曰鼠瘻也陷脈爲瘻留連肉腠此外因而寒邪薄於肉腠之瘻故曰瘰癧也是鼠瘻起於腎藏之毒留於心主之血脈瘰癧因天氣之寒傷人身之經脈連翹形像心腎故治鼠瘻瘰癧也癰腫惡瘡肌肉不和癰瘤結熱經脈不和連翹味苦其氣芳香能通經脈而利肌肉故治癰腫惡瘡癰瘤結熱也受蠱毒者在腹造毒者在心苦寒泄心治造毒之原芳香醒脾治受毒之腹故又治蠱毒靈樞寒熱論岐伯曰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脈而不去者也其本在於水藏故曰鼠上通於心主之脈頸腋潰爛故曰瘻鼠瘻寒熱之毒氣者言鼠瘻水毒而爲瘻上合心包而爲熱也主治寒濕鼠瘻者治鼠瘻之寒熱也今人不解本經祇事剽襲以寒熱二字句逗謂連翹主治寒熱出於神農之言凡傷寒中風之寒熱一概用之豈知風寒之寒熱起於皮膚鼠瘻之寒熱起於血脈風馬牛不相及也嗟嗟爲醫者可不知內經乎靈樞論營衛血氣之生始出入藏府經脈之交合貫通乃醫家根本之學淺人視爲針經而忽之良可惜也

李時珍曰連翹狀似人心兩片合成其中有仁甚香乃少陰心經脈陰包絡氣分主藥也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故爲十二經滄家聖藥而兼注手足少陽手陽明之經氣分之熱也

翹根氣味甘寒平。有小毒。主治下熱氣。益陰精。令人面悅好。明目。久服輕身耐老。本經翹根生嵩高平澤。二月八月采陶隱居曰

方藥不用人無識者王好古曰此即連翹根也張仲景治傷寒厥熱在裏身色發黃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注云連翹即連翹根今從之

桔梗氣味辛微溫。有小毒。主治胸脇痛如刀刺。腹滿腸鳴。驚恐悸氣。桔梗近道處處有之二三月生。紫赤色。高尺餘。夏開小花。紫碧色。秋後結實。其根外白中黃。有心味辛而苦。若無心味甜者。薺芫也。苗葉如杏葉而有毛。莖如筆管。

紫赤色。高尺餘。夏開小花。紫碧色。秋後結實。其根外白中黃。有心味辛而苦。若無心味甜者。薺芫也。

桔梗根色黃白。葉毛味辛。稟太陰金土之氣。化味苦性溫。花莖紫赤。又稟少陰火熱之氣。化。主治胸脇痛如刀刺者。桔梗辛散溫行。能治上焦之胸痛。而旁行於脇。復能治少陽之脇痛。而上達於胸也。腹滿腸鳴。幽者腹中寒。則滿。腸中寒。則鳴。腹者土也。腸者金也。桔梗稟火土金相生之氣。化。能以火而溫腹滿之土寒。更能以火而溫腸鳴之金寒也。驚恐悸氣。少陰病也。心虛則驚。腎虛則恐。心腎皆虛。則悸。桔梗得少陰之火。化。故治驚恐悸氣。愚按桔梗治少陽之脇痛。上焦之胸痹。中焦之腸鳴。下焦之腹滿。又驚則氣上。恐則氣下。悸則動中。是桔梗為氣分之藥。上中下皆可治也。張元素不參經義。謂桔梗乃丹楫之藥。載諸藥而不沉。今人熟念在口。終身不忘。夫以元素杜撰之言。為是。則本經豈可廢矣。昏門豪傑之士。闡明神農之本經。軒岐之靈素。仰祖之論略。則千百方書。皆為糟粕。設未能也。必為方書所囿。而蒙蔽一生矣。可畏哉。

白頭翁根氣味苦溫無毒主治溫瘧狂癲寒熱癰瘰積聚煙氣逐血止腹痛療金瘡

白頭翁高山田野處處有之正月生苗葉

如杏葉上有細白毛莖頭着花紫色如木樨花近根有白茸根紫色深如蔓菁其苗有風即靜無風而搖與赤箭獨活同也陶隱居曰近根處有白茸狀如白頭老翁故以為名寇宗奭曰白頭翁生河南洛陽界于新安山野中屢嘗見之山中人賣白頭翁丸言服之壽考不失古人命名之義

白頭翁無風而搖者稟東方甲乙之氣風動之象也有風則靜者得西方庚辛之氣金能制風也主治

溫瘧者溫瘧之邪藏於腎藏稟木氣則能透發母邪也狂癲寒熱溫瘧病也治癰瘰積聚煙氣逐血者

稟金氣則能破積聚而行瘀也止腹痛乃腹中之痛有由于積滯者積滯去故痛止也療金瘡是和血

行瘀之效

甘遂氣味苦寒有毒主治大腹疝瘕腹滿面目浮腫留飲宿食破癰堅積聚利水穀道甘遂始出大山及代郡今陝西江東

京口皆有苗似澤漆莖短小而葉有汁根皮色赤肉色白作連珠狀大如指頭實重者良

土味曰甘徑直曰遂甘遂味苦以其洩土氣而行隧道故名甘遂土氣不和則大腹隧道不利則疝瘕

大腹則腹滿由于土不勝水外則面目浮腫內則留飲宿食甘遂治之洩土氣也為疝為瘕則癰堅積

聚甘遂破之行隧道也水道利則水氣散穀道利則宿積除甘遂行水氣而通宿積故利水穀道

乘雅論甘遂其為方也為大為急其于劑也為通為泄但氣味苦寒偏于熱為因寒則非所宜矣

天南星氣味苦温有大毒。主治心痛寒熱結氣積聚。伏梁。傷筋痿拘緩。利水道。

本經之虎掌。今人謂之天南星。處處平澤。有之四月。

生苗狀如荷梗。高一二尺。一莖直上。莖端有葉如爪。歧分四布。歲久則葉不生而中抽一莖作穗。直上如鼠尾。穗下舒一葉如匙。斑爛似素錦。一片聚莖作房穗。上布蕊。滿之花青。靨色子如御粟。子生白熟則微紅。久又變為藍色。其根形圓色白。大如半夏。二三倍曰虎掌者。因葉形似之。曰天南星者。以根形圓白如天上南方之大星。取以為名也。

天南星色白。根圓。得陽明金土之氣。化味苦性温。又得陽明燥烈之氣。化故有大毒。主治心痛寒熱結氣者。苦先入心而清熱。温能散寒而治痛結也。積聚伏梁者。言不但治痛結無形之氣。且治有形之積聚伏梁。所以然者。稟金氣而能攻堅破積也。傷筋痿拘緩者。言筋受傷而痿拘能緩也。夫小筋受傷而弛長為痿。猶放縱而委棄也。大筋受傷而軟短為拘。猶縮急而拘攣也。陽明主潤宗筋。束骨而利機關。故傷筋痿拘能緩。舒緩也。利水道者。金能生水。温能下行也。

大戟氣味苦寒。有小毒。主治蠱毒。十二水。腹滿急痛。積聚。中風皮膚疼。痛吐逆。

大戟始出常山。今近道皆

漸長。叢高莖直。中空葉長狹如柳折之。有白汁。二三月開黃紫花。根皮有紫色。有黃白色。浸於水中。水色青綠。杭州紫大戟為上。江南土大戟次之。北方綿大戟根皮柔韌如綿而色白。甚峻利能傷人。

大戟生于西北。莖有白汁。味苦氣寒。皮浸水中。其色青綠。乃稟金水木相生之氣。化水能生木。則木氣運行。故主治蠱毒。治蠱毒者。土得水而達也。金能生水。則水氣運行。故主治十二水。十二經脈。環遶一身。十二水者。一身水氣不行而腫也。腹滿急痛積聚。言蠱毒之病。則腹滿急痛。內有積聚。大戟能治之。

中風皮膚疼痛。言十二水之病。則身中于風而皮膚疼痛。大戟亦能治之。吐逆者。腹滿急痛積聚。則土氣不和。中風皮膚疼痛。則肌表不通。皆致吐逆。而大戟皆能治之也。

澤漆氣味苦微寒無毒。主治皮膚熱。大腹水氣。四支面目浮腫。丈夫陰氣不足。澤漆本經名漆。莖李時珍云別錄陶氏皆言漆澤是

大戟苗日華子又言是大戟花其苗可食然大戟苗鴆人不可為菜今考土宿本草及寶藏論諸書並云澤漆是貓兒眼睛草一名綠葉花草一名五鳳草江湖原澤平陸多有之春生苗一科分枝成叢柔莖如馬齒莧綠葉如苜蓿葉葉圓而黃綠頗似貓睛故名貓兒眼睛頭凡五葉中分中抽小莖五枝每枝開細花青綠色復有小葉承之齊整如一故又名五鳳草綠葉綠花草莖有白汁粘人其根白色有硬骨以此為大戟苗者悞也據此則澤漆是貓兒眼睛草非大戟苗也今方家用治水蠱脚氣有效尤與神農本文相合自漢人集別錄誤以名大戟苗故諸家襲之爾愚按澤漆與大戟同類而各種用者須知之

李時珍曰澤漆利水功類大戟人又見其莖有白汁遂誤以為大戟大戟根苗皆有毒鴆人而澤漆根硬不可用苗亦無毒可作菜食而利丈夫陰氣甚不相侔也

澤漆五枝五葉白汁白根。稟金土之精。故能制化其水。蓋金生水而土制水也。氣味苦寒。故主治皮膚熱。土能制水。故治大腹水氣。四支面目浮腫。金能生水。故治丈夫陰氣不足。○金匱有漆澤湯。治欬逆上氣。欬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欬而脈沉者。澤漆湯主之。

常山氣味苦寒有毒。主治傷寒寒熱。熱發溫瘧。鬼毒。胸中痰結。吐逆。常山又名恆山出益州及漢中今許西淮浙湖南州郡皆有生山谷間莖

高三四尺圓而有節其葉似茗兩兩相對二月作白花青莖五月結實青圓常山者根之名也狀似荊根細實而黃者謂之雞骨常山用之最勝其苗別名蜀漆古時根苗皆入藥用今時但用常山不用蜀

燄猶之赤箭天麻但用天麻無有
用赤箭者蓋以其苗不復遠市耳

恆山北岳也。後以漢文帝諱恆，遂改名常山。此草名常山，亦名恆山。李時珍疑其始出于常山，故得此名。余以此思常山之草，蓋稟西北金水之化，而氣出於東南，主治傷寒之寒熱者，從西北之陰而外出於陽也。熱發溫瘧者，乃先發熱之溫瘧。溫瘧病藏於腎，常山從西北而出於東南，則溫瘧可治也。神氣乃浮，則鬼毒自散。陽氣外行，則胸中痰結自消。痰結消而吐逆亦平矣。○愚按傷寒寒熱，言傷寒之病先寒後熱也。熱發溫瘧，言溫瘧之病先熱發而後寒也。言不盡意，以意會之。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是太陽之氣根於少陰，主於膚脈。常山從少陰而達太陽之氣以外出，所謂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者是也。

蜀漆氣味辛平，有毒，主治瘧及欬逆寒熱，腹中堅癥，痞結積聚邪氣，蠱毒鬼瘧。

常山之莖名蜀漆，其功用亦與常山相等。

蜀漆能通金水之氣，以救火逆，又能散太陽之陽，以接助其亡陽，亦從陰出陽之藥也。故傷寒太陽篇云：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又金匱論云：瘧多寒者，名曰牝瘧。蜀漆散主之。○李時珍曰：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瘧之功，須在發散表邪，及提出陽分之後，用之得宜，神效立見。用失其法，真氣必傷，蠱瘧乃伏邪，有留於臑府募原之間，而

爲三陰瘧者。有藏於腎藏而爲先熱後寒之溫瘧者。有氣藏於心而爲但熱不寒之痺瘧者。常山主通少陰太陽之氣。從陰出陽。自內而外。則邪隨氣出。所謂有故無殞。若邪已提出陽分。而反用攻利之劑。豈不妄傷正氣乎。李斬陽數十年苦心。始成綱目。而其間發明議論。有與經旨不合者。長於彙集。而少於參究故也。

葶藶子。氣味辛寒。無毒。主治癯瘵積聚。結氣。飲食寒熱。破堅逐邪。通利水道。葶藶子始出藁城平澤田野。之近以彭城曹州者爲勝。春初生。莖葉高六七寸。似薺。故別錄名狗薺。根白色。枝莖俱青。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許慎鄭元注皆云。靡草狗薺。葶藶之屬是也。葶藶花實黃色。根白。味辛。蓋稟土金之氣。化稟金氣。故主治癯瘵積聚之結氣。稟土氣。故主治飲食不調之寒熱。破堅逐邪。金氣盛也。通利水道。土氣盛也。

李杲曰。本草十劑云。洩可去閉。葶藶大黃之屬。二味皆大苦寒。一泄血閉。一泄氣閉。蓋葶藶之苦寒。氣味俱厚。不減大黃。又性過于諸藥。以洩腸分肺中之閉。亦能洩大便。爲體輕象陽。故也。別錄云。久服令人虛。朱丹溪謂葶藶屬火。性急。善逐水。病人稍涉虛者宜遠之。且殺人甚。健何必久服。而後虛也。李時珍曰。葶藶子有甜苦二種。正如牽牛黑白二色。急緩不同。又如葫蘆甘苦二味。其毒亦異。大抵甜者下泄之性緩。雖泄肺而不傷胃。苦者下泄之性急。既泄肺而兼傷胃。故古方多以大棗輔之。若肺中水氣積滿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則止。不可過劑。既不久服。何至殺人。淮南子云。大戟去水。葶藶愈脹。用之不節。乃反成病。亦在用之有節與不耳。

薊花。氣味苦寒。有毒。主治傷寒溫瘧。下十二水。破積聚。大堅癥瘕。蕩滌胸中。留癖飲食。寒熱邪氣。利水道。

蕘音饋。蕘花始出咸陽河南中牟今所在有之以雍州者爲勝苗似胡荽莖無刺花細黃色六月采花陰乾

診要經終論云五月六月天氣高地氣盛人氣在頭。蕘花氣味苦寒。花開炎夏。稟太陽本寒之氣。而合太陽之標陽。故苦寒有毒。傷寒者。寒傷太陽。蕘花氣合標陽。故治傷寒。溫瘧者。病藏於腎。蕘花氣稟寒水。故治溫瘧。膀胱水氣。藉太陽陽熱而運行于周身。則外濡皮毛。內通經脈。水氣不行。則爲十二經脈之水。蕘花合太陽之陽。故下十二水。且破陰凝之積聚。及大堅之癥瘕。太陽之氣。從胸膈以出入。故滌滌胸中之留滯痰飲類也。不但蕘花胸中留滯。且除飲食內停之寒熱邪氣。水氣得陽熱以運行。故利水道。○按傷寒論云。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若微利者。小青龍湯加蕘花。如雞子大。熬令赤色。大如雞子。形圓象心也。熬令赤色。取意象火也。是蕘花氣味雖屬苦寒。而有太陽之標陽。恐後世不能司歲備物。故加炮製如是爾。

蕘花氣味辛溫。有小毒。主治欬逆上氣。喉鳴喘。咽腫。短氣。蠱毒。鬼瘡。疔瘻。癰腫。殺蟲魚。蕘花本經名。去水

毒魚言其性也。根名黃大。載言其似也。俗人因其氣惡。又名頭痛花。近道處處有之。春生苗莖紫色。長一二尺。葉色青厚。則黑二月開花。有紫赤黃碧白數種。根色黃白。如桑根。小兒爭鬪者。取其葉擦皮膚。

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巫人如鹽擦。卵能染其殼。若諸色。

草木根莖之在下者。性欲上行。花實之在上者。性復下降。此物理之自然也。蕘花氣味辛溫。花開赤白。

稟金火之氣化。主行心肺之氣下降。故治欬逆上氣。喉鳴而喘。以及咽腫而短氣。稟火氣。故治蟲毒鬼瘡。稟金氣。故治疔瘰癧腫。辛溫有毒。故殺蟲魚。

菼蓄氣味苦平。無毒。主治浸淫疥癩疽。瘳殺三蟲。菼蓄一名扁竹處處有之多生道旁春時蔓延布地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弱莖促節節紫赤似釵股三月開

細紅花如蓼藍花狀結綱子爐火家燒灰煉霜用

金匱要略曰。浸淫瘡從口流向四支者可治。從四支流來入口者不可治。蓋口乃脾竅。脾屬四支。菼蓄稟火氣而溫土。故主治脾濕之浸淫。充膚熱肉之血。不澹滲於皮毛。則為疥癩。菼蓄稟東方之木氣。故主治疥癩。浸淫可治。則疽痔亦可治矣。疥癩可治。則三蟲亦可治矣。緣其稟木火之氣。通利三焦。從經脈而達於肌腠皮膚。故主治如此。

商陸根氣味辛平。有毒。治水腫。疔瘰癧。瘳。除癰腫。殺鬼精物。商陸所在有之春生苗高二三尺莖青赤極柔脆葉如牛舌而長夏秋開花作蕊根如蘿蔔似人形者有神有赤白二種白根者花白赤根者花赤白者入藥赤者甚有毒不可服之見鬼神俗名章柳相傳刻其根為人能通鬼神也

商陸稟金土之氣化。故氣味辛平。以根花白者為良。主治水腫者。辛走氣。土勝水。氣化則水行。水散則腫消也。治疔瘰者。疔瘰乃厥陰肝木之病。而金能平之也。瘳。猶言瘳。肌腠閉瘳。商陸熨而治之。火溫土也。除癰腫者。金主攻利也。殺鬼精物者。金主肅殺也。

藜蘆氣味辛寒有毒。主治蠱毒。欬逆。洩痢。腸澼。頭瘍。疥癬。惡瘡。殺諸蟲毒。去死肌。藜蘆一名山葱。所在山谷有之。莖下多毛。三月

生苗高五六寸。莖似葱根。色青紫。外有黑皮。裏莖宛似櫻欄根。長四五寸許。黃白色。

藜蘆氣味辛寒。其根黃白。外皮黑色。稟土金水相生之氣化。土氣運行。則能治蠱毒。金氣流通。則能治

欬逆。水氣四布。則能治洩痢。腸澼也。治頭瘍疥癬。金制其風也。治惡瘡。水濟其火也。殺諸蟲毒。土勝濕

而解毒也。土主肌肉。故又去死肌。

旋覆花氣味鹹温。有小毒。主治結氣。脇下滿。驚悸。除水。去五藏間寒熱。補中下氣。旋覆花本經名金沸草。爾雅名盜庚。近道皆有

多生水邊。及下濕地。二月以後生。苗長一二尺。莖柔細。葉似柳。六月至七八月開花。狀如金錢菊。淡黃色。中心細白茸。作叢花圓而覆下。故名旋覆。相傳葉上露水。滴地即生。故繁茂。

花名旋覆者。花圓而覆下也。草名金沸者。得水露之精。清肺金之熱沸也。又名盜庚者。開黃花白茸于

長夏金伏之時。盜竊庚金之氣也。氣味鹹温。有小毒。蓋稟太陽之氣化。夫太陽之氣。從胸脇以出入。故

主治胸中結氣。脇下脹滿。太陽不能合心主之神氣以外出。則驚寒水之氣動于中。則悸。旋覆花能旋

轉于外而覆冒于下。故治驚悸。太陽為諸陽主氣。氣化則水行。故除水。五藏如五運之在地。天氣旋覆

于地中。則五藏之寒熱自去矣。去五藏間寒熱。故能補中。治結氣。脇滿。驚悸。除水。故能下氣也。

青箱氣味苦微寒無毒。主治邪氣。皮膚中熱。風癢身癢。殺三蟲。○子氣味同。主治唇口青。青箱處乃野雞

名草。淡明花。葉與雞冠無二。但雞冠花穗或圓或大而扁。此則稍間出穗狀如兔尾。水紅色。亦有黃白色者。穗中細子黑而光亮。亦與雞冠子及莧子無異。

青葙開花結秋實於三得秋。金清肅之氣。故主清邪熱。去風瘙。殺三蟲。辨脈篇曰。唇口反青。四肢繫習者。此為肝絕也。青葙花開黃白。結黑子於深秋。得金水相生之化。以養肝木。故子治唇口青。肝氣得其生化。故今時又用以明目。

貫眾根。氣味苦微寒。有毒。主治腹中邪熱氣。諸毒。殺三蟲。貫眾所在山谷。有之多。生山陰近水處。數根叢瓜直而多枝。皮黑肉赤。黑鬚叢簇。春生赤苗。圓葉。鏡莖黑毛。布地。冬夏不死。四月花白。七月實黑。生交相貫穿。故本經名貫節。又名百頭形。如大

貫眾。氣味苦寒。色多赤黑。蓋稟少陰水火之氣。主治腹中邪熱氣。諸毒。稟水氣也。殺三蟲。稟火氣也。

蛇含草。氣味苦微寒。無毒。主治驚癇寒熱。邪氣除熱。金瘡疽痔。鼠癩惡瘡。頭瘍。蛇含草始出益州山谷。今濕地蜀中人家亦種之。辟蛇一莖五葉。或七葉。有二種。細葉者名蛇含。一名紫背龍牙。大葉者名龍含。合一作銜。銜二字義同。通用陶隱居曰。當用細葉有黃花者。李時珍曰。龍含亦入瘡膏。用抱朴子曰。蛇含膏。連已斷之指。

蛇含草始出西川。氣味苦寒。花開黃色。西川金也。苦寒。水也。黃色。土也。稟土金水之氣。化金能制風。則驚癇之寒熱可治也。寒能清熱。則邪氣之熱氣可除也。土能生肌。則金瘡可治也。稟土金水之氣。而和在下之經脈。則治疽痔。稟土金水之氣。而和在上之經脈。則治鼠癩惡瘡頭瘍。

驚癇之寒熱可治也。寒能清熱。則邪氣之熱氣可除也。土能生肌。則金瘡可治也。稟土金水之氣。而和在下之經脈。則治疽痔。稟土金水之氣。而和在上之經脈。則治鼠癩惡瘡頭瘍。

狼毒根。氣味辛平。有大毒。主治欬逆上氣。破積聚。飲食寒熱。水氣。惡瘡。鼠瘻。疽蝕。鬼精。蟲毒。殺飛鳥走獸。

狼毒始出隴西秦亭山谷及奉高太山諸處。今陝西州郡及遼石州亦有之。葉似蒿。陸莖葉上有毛。其根皮色黃肉色白。以實重者為良。輕浮者為劣。陶隱居曰：岩昌亦出之。乃言止有數畝。地生蝮蛇食其根。故為難得。今用出漢中及建平云。

狼毒草有大毒。稟火氣也。氣味辛平。莖葉有毛。入水則沉。稟金氣也。稟金氣。故主治肺病之欬逆上氣。金能攻利。故破積聚。破積聚。則飲食壅滯而為寒為熱之病。亦可治矣。水氣。水寒之氣也。水氣而濡。則有惡瘡鼠瘻疽蝕。并鬼精蟲毒之病。狼毒稟火氣而溫藏寒。故皆治之。又言其毒能殺飛鳥走獸。草以狼名。殆以此故。李時珍曰：觀其名。則知其毒矣。

狼牙根。氣味苦寒。有毒。主治邪氣熱氣。疥癩惡瘍。瘡痔。去白蟲。狼牙本經名牙子。別錄名狼齒。吳普本草名犬牙。又名抱牙。始出淮南川谷及冤句。

今江東州郡所在有之。其根黑色。若獸之齒牙。故有諸名。

狼性靈智。此草根如獸之齒牙。而蒂以狼名者。疑取其上下靈通之義。寒水之氣上行。則能散在表之邪氣熱氣。以及皮膚之疥癩惡瘍。苦寒之氣下洩。則能除在下之瘡痔。以及在內之白蟲。○金匱要略曰：少陰脈滑而數者。陰中即生瘡。陰中蝕瘡爛者。狼牙湯洗之。此草氣味苦寒。稟性純陰。故能治少陽之火熱瘡爛也。

羊蹄根。氣味苦寒。無毒。主治頭禿疥癩。除熱。女子陰蝕。羊蹄一名牛舌草。一名秃菜。羊蹄以根名。牛舌以地極多。秋深則生。凌冬不死。春發苗高三四尺。葉大者長尺餘。如牛舌之形。入夏起臺。開青白花。花葉一色。成穗結子。夏至卽枯。根長近尺。赤黃色。如大黃。胡蘿蔔之形。故一名羊蹄。大黃俗人爲之。土大黃子名金薺。麥燒煉。家用以制鉛汞。

羊蹄水草也。生于川澤及近水濕地。感秋氣而生。經冬不凋。至夏而死。蓋稟金水之精氣所生。金能制風。故治頭禿疥癩。水能清熱。故除苦能生肌。故治陰蝕。

羊躑躅花。氣味辛溫。有大毒。主治賊風在皮膚中。淫淫痛。溫瘧。惡毒。諸瘰。羊躑躅近道諸山皆有之。莖高蕊瓣皆黃色。羊食其花葉卽躑躅而死。故又名鬧羊花。

羊躑躅。花色黃。氣味辛溫。稟火土金相生之化。羊乃火畜而兼土金。南方赤色。其畜羊。火也。在辰爲未土也。在卦爲兌。金也。此花大毒。亦稟火土金之化。羊食之。則同氣相感而受其毒。是以躑躅而死。金主皮毛。土主膚肉。火主血脈。主治賊風在皮膚中。淫淫痛。治金主之皮毛。土主之膚肉。乃以毒而攻毒也。瘡邪隨經內薄。治溫瘧。惡毒。治火主之經脈也。諸瘰乃皮脈肉之瘰。而躑躅亦治之也。

按鬧羊花。羊食之則死。緣此花有毒。故也。謂同氣相感而受毒。此說似屬蛇足。不必參究。至此事。時珍曰。此物有大毒。曾有人以其根入酒飲。遂至于斃。和劑局方治中風。籬瘼。伏虎丹中亦用之。不多服。

瓜蒂氣味苦寒有毒。主治大水。身面四肢浮腫。下水殺蠱毒。欬逆上氣。及食諸果病在胸腹中。皆吐下之。

蒂今作蒂。瓜蒂一名苦丁香。乃甜瓜蒂也。別錄云。瓜蒂生嵩高平澤。七月七日采。陰乾。今則甜瓜一種。北土中州處處皆蒔植矣。三月下種。延蔓而生。葉大數寸。五六月開黃花。六七月瓜熟。其類最繁。有圓

有長有尖。有扁大。或徑尺小。或一捻。或有稜。或無稜。其色或青。或綠。或黃。斑或糝。斑或白。路或黃。路其

瓢。或白。或紅。其子。或黃。或赤。或白。或黑。王禎農書云。瓜品甚多。不可枚舉。以狀得名者。有龍肝。虎掌。兔

頭。狸首。羊髓。蜜筒之稱。以色得名者。有烏瓜。白鬮。黃鬮。白鬮。小青。大班之別。然其味不出乎香甜而已。

雷斅曰。凡使勿用白瓜。蒂要取青綠色。瓜氣足。勝其蒂。自然落在蔓上者。采得繫屋東。有風處吹乾。用

今浙中之香瓜。即甜瓜也。諸瓜之中。惟此瓜最甜。故名甜瓜。亦惟此瓜有香。故謂之香瓜。

餘瓜不爾也。今人治黃疸。初起。取其蒂燒灰。存性。用少許。吸鼻中。流出黃水。而愈。極驗。

甜瓜生于嵩高平澤。味甘。臭香。色黃。蓋稟天地中央之正氣。其瓜極甜。其蒂極苦。合水土相生之氣化。

故主治大水。及身面四肢浮腫。所以然者。稟火土之氣。達于四旁。而能制化其水濕。故又曰。下水。土氣

運行。故殺蠱毒。苦主下洩。故治欬逆上氣。苦能上湧。又主下洩。故食諸果病在胸腹中者。皆可吐下之

也。愚按。苦為陰。甘為陽。此係蔓草。性惟上延。以極苦之蒂。生極甜之瓜。直從下而上。從陰而陽。故傷

寒金匱方。作為吐劑。

黃若子。氣味苦寒。有毒。主治齒痛出蟲。肉瘰。拘急。久服輕身。使人健行。走及奔馬。強志益力。通神見鬼。多

食令人狂走。黃音浪。若音蕩。黃若子一名天仙子。別錄曰。生海濱川谷及雍州。今所在皆有之。葉似梧

細青白色。如粟米粒。蘆葉皆有細白毛。四月開花紫色。或白色。五月結實。有殼。作鷄子狀。如小石榴房。中子至

黃芩子氣味苦寒。生于海濱。得太陽寒水之氣。故治齒痛。太陽上稟寒氣。下有標陽。陽能散陰。故能出蟲。太陽陽熱之氣。能溫肌腠。又太陽主筋所生病。故治肉痺拘急。肉痺肌痺也。拘急。筋不柔和也。久服輕身。使人健行。走及奔馬者。太陽寒標熱。少陰本熱標寒。太陽合少陰而助蹻脈也。蓋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起于跟中。出于外踝。陰蹻者。足少陰之別。起于跟中。循于內踝。黃芩子稟太陽少陰標本之精。而助蹻脈。故輕身健走若是也。稟陰精之氣。故強志益力。稟陽熱之火。故通神見鬼。下品之藥。不宜久服。故又曰。多食令人狂走。戒之也。

夏枯草氣味苦辛寒無毒。主治寒熱瘰癧鼠瘻頸瘡。破癥瘕瘰結氣。腳腫濕痺輕身。頸舊作頭訛今改正

夏枯草本經名夕句又名乃東處處原野平澤間甚多冬至後生苗葉對節生似旋覆花葉而有細齒背白苗高一二尺許其莖微方三四月莖端作穗長一二寸開花淡紫色似丹參花結子每一莖中有細子四粒夏至後

枯即

夏枯草稟金水之氣。故氣味苦辛寒無毒。主治寒熱瘰癧鼠瘻頸瘡者。稟水氣而上清其火熱也。破癥瘕瘰結氣者。稟金氣而內削其堅積也。腳腫乃水氣不行于上。濕痺乃水氣不布于外。夏枯草感一陽而生。能使水氣上行環轉。故治腳氣濕痺而且輕身。

蚤休氣味苦微寒有毒。主治驚癇搖頭弄舌熱氣在腹中。蚤休圖經名紫河車唐本草名重樓金線後人名三層草又名七葉一枝花處處有之多生深

山陰濕之地一莖獨上高尺餘莖當葉心葉綠色似芍藥凡二三層每一層七葉莖頭于夏月開花一花七瓣花黃紫色蕊赤黃色長三四寸上有金線垂下秋結紅子根似肥薑皮赤肉白謬云七葉一杖花深山是我家癰疽如遇者一似手拈拿又道家有服食紫河車根法云可以休糧

一者水之生數也七者火之成數也三者一奇二偶合而為三也蚤休三層一層七葉一花七瓣稟先天水火之精故主治驚癇搖頭弄舌驚癇而搖頭弄舌乃小兒胎驚胎癇也胎驚胎癇乃熱毒之氣得于母腹之中故曰熱氣在腹中愚按蚤休一名河車服食此草又能辟穀為修煉元真胎息長生之藥故主治小兒先天受熱之病學者得此義而推廣之則大人小兒後天之病亦可治也

按日華本草言紫河車治胎風手足搐故隱菴解熱氣在腹中謂熱毒之氣得于母腹之中云云然即謂搖頭弄舌由小兒內熱所致不必作深一層解亦可○蘇恭曰醋磨傳癰腫蛇毒甚效

白芨根氣味苦平無毒主治癰腫惡瘡敗疽傷陰死肌胃中邪氣賊風鬼擊痲緩不收白芨近道處處有薑藜蘆三四月抽出一臺開花紅紫色長寸許中心吐舌宛若草蘭今浙人謂之箸蘭花後結實七月中熟黃黑色根似菱黃白色有三角節間有毛可為末作糊性稠粘難脫

白芨氣味苦平花紅根白得陽明少陰之氣化少陰主藏精而精汁生于陽明故主治癰腫惡瘡賊風痲緩諸證

白斂根氣味苦平無毒主治癰腫疽瘡散結氣止痛除熱目中赤小兒驚癇溫瘧女子陰中腫痛帶下赤白白斂本經名白草近道處處有之二月生苗多在林中蔓延赤莖葉如小桑五月開花七月結實根如雞鴨卵而長三五枚同一窠皮黑肉白一種赤斂皮肉皆赤而花實功用相同

斂者。取秋金收斂之義。古時用此藥敷斂癰毒。命名蓋以此。有赤白二種。賦稟與白芨相同。故主治不甚差別。白芨得陽明少陰之精。汁收藏於下。是以作糊稠粘。白斂乃蔓草。性惟上延。而津液濡上。故兼除熱清目。小兒驚癇。及女子陰中腫痛。帶下赤白。又治溫瘧者。主清下焦之熱。其性從下而上也。

鬼臼氣味辛溫有毒。主治殺蟲毒。鬼疰瘡物。辟惡氣不祥。逐邪解百毒。

鬼臼本經名。九曰別錄名。天曰出。九真山谷及宛句。荆州。陝州。襄州。

近以錢塘餘杭徑山者為上。生深山。岩石之陰。其葉六出或五出。如雁掌。莖端一葉如繖。且時東向。暮則西顧。蓋隨日出沒也。花紅紫如荔枝。正在葉下。常為葉所蔽。未常見。曰故俗名羞天花。一年生一莖。莖枯則根作一曰。新根次年另生。則舊根中腐。新陳相易。九年乃作九。曰九曰者。有神根形如蒼朮及黃精之岐曲。以連生。曰窾為別也。曰形如馬眼。故本經又名馬眼。

鬼臼以九曰者為良。故名九曰。九老陽之數也。陽者天氣也。故別錄名天。白氣味辛溫。稟太陽陽熱乾金之氣。故主殺蟲毒。鬼疰精物。及惡氣不祥。并逐邪解百毒。金匱方治傷寒令愈不復者。助太陽之氣也。蓋陽氣者。若天與日。此花隨天日旋轉。而又不見天日。猶天德惟藏。不自明也。

梓白皮氣味苦寒無毒。主治熱毒。去三蟲。

梓為木中之王。其花色紫。其莢如筥。長近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樹李時珍曰。梓木處處有之。有三種。木理白者為梓。赤者為

楸。梓之美紋者為椅。楸之小者為椶。

梓楸同類。梓從辛。楸從秋。稟金氣也。氣味苦寒。稟水氣也。稟水氣。故主治熱毒。稟金氣。故主殺三蟲。陽明篇曰。傷寒癢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內用梓白皮。義可知矣。

柳花氣味苦寒無毒。主治風水黃疸。而熟黑。柳處處有之。有楊有柳。乃一類二種。楊葉圓闊。柳葉細長。楊

櫻柳之別。喜生水旁。縱橫倒順。插之皆生。春初生柔荑。即開黃蕊。花是為柳花。至春晚。花中結細黑子。蕊落而絮出。如白絨。因風飛舞。著于衣物。能生蟲。蛀入地。沼即為浮萍。是為柳絮。蓋黃蕊未結子時。為花結子。蕊落即為絮矣。古者春取榆柳之火。開寶本草有煙柳。一日三起三眠。又名三眠柳。爾雅名河柳。即今兒醫治瘡疹。所謂是西河柳也。乃寒涼。利下行。小便之藥。用者以意會之。

柳性柔順。喜生水旁。受寒水之精。感春生之氣。故縱橫倒順。插之皆生。得春氣則能助肝木以平土。故

主治風水黃疸。得水精。則能清熱氣。而資面顏。故治面熟黑。

柳葉氣味苦寒無毒。主治惡疥。癩瘡。馬疥。煎汁洗之。立愈。又療心腹內血。止痛。瘡疥也。○別錄附。

楊柳枝及根白皮。氣味苦寒無毒。主治痰熱淋疾。可為浴湯。洗風腫癢。煮酒漱齒痛。近今以屋簷插柳經

風日者。煎湯飲。治小便淋濁痛。通利水道。○附。唐本草

李時珍曰。柳枝去風消腫止痛。其嫩枝削為牙杖。滌齒甚妙。琦按。佛敎食後嗽口。必嚼楊枝。毗奈耶云。嚼楊枝有五利。一口不臭。二口不苦。三除風。四除熱。五除痰癢。是知楊枝去風消熱除痰癢。止痛。痛諸功。夫有益于人。也。然削為牙杖。久則枯燥。若以生枝削用。當更見效耳。

郁李仁氣味酸平無毒。主治大腹水腫。面目四肢浮腫。利小便水道。郁李山野處處有之。樹高五六尺。花

味甘酸。可噉。花實俱香。爾雅所稱棠棣。即是此樹。

李乃肝之果。其仁當治脾。郁李花實俱青。其味酸甘。其氣芳香。甲己合而化土也。土氣化則大腹水腫

面目四肢浮腫自消小便水道自利

巴豆氣味辛溫有毒主治傷寒溫瘧寒熱破癥瘕結聚堅積留飲痰癖大腹蕩練五藏六府開通閉塞利

水穀道去惡肉除鬼毒蠱疰邪物殺蟲魚巴豆出巴郡川谷今嘉州眉州戎州皆有之木高一二丈葉似櫻桃而厚大初生青色後漸黃赤至十二月葉漸凋二月復漸

生四月舊葉落盡新葉齊生卽花發成穗微黃色五六月結實作房青色七八月成熟而黃類白豆蔻漸漸自落乃收之一窠有三子子仍有殼用之去殼戎州出者殼上有縱紋隱起如線或一道或二道或三道土人呼爲金

綠巴豆最爲上品

巴豆生于巴蜀氣味辛溫花實黃赤大熱有毒其性慄悍主治傷寒溫瘧寒熱者辛以散之從經脈而

外出於肌表也破癥瘕結聚堅積留飲痰癖大腹者溫以行之從中土而下洩於腸胃也用之合宜有

斬關奪門之功故蕩練五藏六府開通閉塞閉塞開通則水穀二道自利矣其性慄悍故去惡肉氣合

陽明故除鬼毒蠱疰邪物殺蟲魚經云兩火合并是爲陽明巴豆味極辛性大溫具兩火之性氣合陽

明故其主治如此○愚按凡服巴霜卽從胸脇大熱達于四肢出于皮毛然後復從腸胃而出傷寒論

有白散方治傷寒寒實結胸用此古人稱爲斬關奪門之將用之若當眞瞑眩瘳疾之藥用之不當非

徒無益而反害矣

雷丸氣味苦寒有小毒主殺三蟲逐毒氣胃中熱利丈夫不利女子雷丸出漢中建平宜郡及房州金州諸處生竹林土中乃竹之餘氣所結

故一名竹芥上無苗蔓大小如栗狀似
猪苓而圓皮黑而微赤肉白甚堅實

雷丸是竹之餘氣感雷震而生竹莖葉青翠具東方生發之義震為雷乃陽動于下雷丸氣味苦寒
冬令寒水之精得東方震動之氣故殺陰類之三蟲而逐邪毒之氣得寒水之精故清胃中熱震為雷
為長男故利丈夫不利女子

按別錄云雷丸久服令人陰痿當是氣味苦寒久服則精寒故耳男子多服陰痿則女子久服子宮
寒冷不能受孕其不利可知本經乃兩分之曰利丈夫不利女子未審何義馬志云疏利男子元氣
不疏利女子藏氣隱菴以震為雷
為長男為解均未的當尚當另參

代赭石氣味苦寒無毒主治鬼瘧賊風蠱毒殺精物惡鬼腹中毒邪氣女子赤沃漏下代赭石本經名須
丸別錄名血師研

之作朱色可以點書故俗名土朱又名鐵朱管子曰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北山經曰少陽之山中多美
赭西山經曰石脆之山澗水出焉中有流赭管謂此石別錄曰代赭生齊國山谷赤紅青色如雞冠有
澤染爪甲不渝者良今代州河東江
東處處山中有之以西北出者為良

赭石鐵之精也其色青赤氣味苦寒稟水石之精而得水火之化主治鬼瘧賊風蠱毒者色赤屬火得
少陽火熱之氣則鬼瘧自消也石性鎮重色青屬木木得厥陰風木之氣故治賊風蠱毒也殺精物惡
鬼所以治鬼瘧也腹中毒所以治蠱毒也邪氣所以治賊風也赭石一名血師能治衝任之血故治女
子赤沃漏下

鉛丹氣味辛微寒無毒。主治吐逆反胃，驚癩癩疾，除熱下氣，煉化還成九光。久服通神明。鉛丹一名丹粉，今煉鉛所作黃丹也。鉛名黑錫，又名永中金五金中之屬水者，也有銀坑處皆有之。

鉛丹本金水之精，得火化而變赤。氣味辛微寒，蓋稟金質而得水火之氣化。主治吐逆反胃者，火溫其土也。治驚癩者，水濟其火也。治癩疾者，火濟其水也。氣味辛寒，寒能除熱，辛能下氣也。鍊化還成九光者，鍊九轉而其色光亮，還成黑鉛也。鍊化還光而久服，則金水相生，水火相濟，故通神明。愚按鉛有毒，鍊鉛成丹則無毒。鉛丹下品不堪久服。鍊鉛丹而成九光，則可久服。學者所當意會者也。

鉛粉氣味辛寒無毒。主治伏尸、毒螫、殺三蟲。因化鉛而成粉，故名鉛粉。本經名粉錫，別錄名胡粉，今名水粉。李時珍曰：鉛錫一類也。古人名鉛為黑錫，故名粉錫。

伏尸者，伏於泉下之尸，相癘而為傳尸鬼瘧之病。鉛粉從黑變白，從陰出陽，故主治伏尸。粟水氣而性寒，故消螫毒。稟金氣而味辛，故殺三蟲。○愚按黃丹鉛粉皆本黑錫所成，而變化少有不同。變白者得金水之氣而走氣分，變赤者得火土之氣而走血分。黃丹稟火土之氣，故入膏丹。主癰疽惡瘡之用。今時則用鉛粉收膏藥，以代黃丹。

戎鹽氣味鹹寒無毒。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蠱。戎鹽產自西戎，故名戎鹽。生酒泉福祿城東南之海中。潮水灘濱，山石經久則凝結為鹽，不假人力而成。所謂南海北海乃西海之南北，非南方之海也。青紅二種皆名戎鹽。今醫方但用青鹽，不用紅鹽。

戎鹽由海中鹹水凝結于石土中而成。色分青赤。是稟天一之精。化生地之五行。故主助心神而明目。補肝血而治目痛。資肺金而益氣。助脾胃而堅肌骨。五藏三陰之氣。交會於坤土。故去蠱毒。

石灰氣味辛溫。有毒。主治疽瘍疥癩。熱氣惡瘡。癩疾。死肌。墮屑。殺痔蟲。去黑子息肉。石灰一名石墜。又名

爲之作一土。蜜下用柴或煤炭作一層。上累青石作一層。如是相間作數層。自下發火。層層自焚。一晝夜則石成灰矣。化法有風化水化二種。入藥宜用風化。且陳年者。

石者土之骨。以火煨石成灰。色白味辛性燥。乃稟火土之氣。而成燥金之質。遇風卽化。土畏木也。遇水

卽化。火畏水也。稟金氣而祛風。故治疽瘍疥癩。稟土氣而滋陰。故治熱氣惡瘡。癩疾。死肌。稟性燥烈。服

食少而塗抹多。塗抹則墮屑殺痔蟲。去黑子息肉。

蘇頌曰古方多用石灰合百草團末治金瘡。殊勝李時珍曰石灰止血神品也。但不可著水著水則肉爛。今時以石灰同韭菜搗成餅粘貼壁上。陰乾細研成末。治跌打損傷。皮肉破處。止血如神。

天鼠屎氣味辛寒。無毒。主治面癰腫。皮膚洗洗時痛。腹中血氣。破寒熱積聚。除驚悸。天鼠本經名伏翼。列

鼠屎日華本草名夜明砂。天鼠罕用。夜明砂常用。故錄之。天鼠冬蟄。夏出。晝伏夜飛。多處深山崖穴中。及人家舊屋內。食蚊蚋乳石精汁。李時珍曰凡采得以水淘去灰土惡氣。取細砂曬乾焙用。其砂卽蚊

納眼也。

蝙蝠形極類鼠。而飛翔空中。故曰天鼠。身有翼而晝伏。故曰伏翼。屎乃蚊蚋乳石之餘精。氣味辛寒。感

陽明太陽金水之化。主治面癰腫。面屬陽明也。皮膚洗洗時痛者。皮膚屬太陽也。癰腫則血氣不和。

陽明行身之前。而治面之癰腫。則腹中血氣之病。亦可治也。皮膚洗。則身發寒熱。皮膚時痛。則寒熱積聚。太陽主通體之皮膚。而治皮膚洗洗之時痛。則自發寒熱。而邪積凝聚者。亦可破也。肝病則驚。心病則悸。除驚悸者。稟陽明金氣。而除風木之驚。稟太陽水氣。而除火熱之悸也。

蝦蟇氣味辛寒。有毒。主治邪氣。破癥堅血。癰腫陰瘡。服之不患熱病。

本經下品有蝦蟇。別錄下品有蟾蜍。乃一類二種也。蝦蟇生陂澤中。背有

黑點。身小。能跳。作呬呬聲。舉動極急。蟾蜍在人家濕處。身大青黑。無點。多疔。不能跳。不解作聲。行動遲緩。功用大同。小異。李時珍曰。古方多用蝦蟇。今方多用蟾蜍。攷二物功用。亦不甚遠。今人只用蟾蜍。有效。而蝦蟇不復入藥。疑古人所用者。亦多是蟾蜍。蓋古時通稱蟾蜍為蝦蟇耳。王荊公字說云。俗言蝦蟇懷土。取置遠處。一夕復還。其所離。或遇之。當慕而返。故名蝦蟇。今俗傳其能作土遁。蓋亦有所本云。

蝦蟇生于陰濕阪澤。能作土遁。其色黃黑。氣味辛寒。蓋稟土金水之氣化所生。主治邪氣者。辛以散之也。稟金氣。故破癥堅血。稟土氣。故治癰腫陰瘡。稟水氣。故服之不患熱病。

蜈蚣氣味辛温。有毒。主治鬼瘞。瘰癧毒。蠹諸蛇蟲魚毒。殺鬼物老精。温瘡。去三蟲。

蜈蚣江以南處。處有之。春出。冬蟄。節節有足。雙鬚。岐

尾頭上有毒。鉗入藥。以頭尾赤者為良。蜈蚣一名天龍。能制龍蛇。蜥蜴。畏蝦蟇。蟾蜍。蜘蛛。雄雞。莊子所謂物畏其天。陰符經所謂禽之制在氣也。

蜈蚣色赤。性温。雙鉗兩尾。頭尾咸紅。生于南方。稟火毒之性。故本經主治皆是以火毒而攻陰毒之用也。○愚按。蛇屬金。蜈蚣屬火。故能制之。雞應昴宿。是又太陽出而燭火滅之義矣。

蚯蚓氣味鹹寒無毒主治蛇瘻去三蟲伏尸鬼疰蠱毒殺長蟲蚯蚓生濕土中凡平澤膏壤地中皆有之其孳如邱其行也引而後伸故名蚯蚓能穿地穴故又名地龍入藥宜大而白頸是其老者有力日華子曰路上踏殺者名千人踏入藥更妙

蚯蚓冬藏夏出屈而後伸上食稿壤下飲黃泉氣味鹹寒宿飲軫水稟水土之氣化主治尸疰蠱蓋

以泉下之水氣上升地中之土氣上達則陰類皆從之而消滅矣蜈蚣屬火名曰天龍蚯蚓屬水名曰地龍皆治鬼疰蠱毒蛇蟲毒者天地相交則水火相濟故稟性雖有不同而主治乃不相殊

蛇蛻氣味鹹甘平無毒主治小兒百二十種驚癇蛇癇疾癩癧弄舌搖頭寒熱瘍痔蠱毒蛇蛻人家牆

有之其蛻無時但着不淨則蛻或大飽亦蛻凡青黃蒼色者勿用須白色如銀者其于五月五日蛻者更佳又蘄州之白花蛇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者其蛻尤佳

蛇蛻色白如銀至潔至淨氣味鹹平稟金水之氣化金能制風故主治小兒百二十種驚癇蛇癇之證

癩疾癩癧驚癇病也弄舌搖頭蛇癇病也水能清熱解毒故主治大人寒熱腸痔蠱毒寒熱者腸痔蠱

毒之寒熱也○愚按癇證惟一既曰驚癇復曰蛇癇則癇證不止一端若以內之七情外之形象求之不啻百二十種先聖立言當意會也

斑蝥氣味辛寒有毒主治寒熱鬼疰蠱毒鼠瘻惡瘡疽蝕死肌破石癰斑蝥甲蟲也斑言其色蝥言其毒如矛刺也所在有之七八月在大

豆葉上長五六分大者寸許黃黑斑紋烏腹尖喙太平御覽引神農本草經云春食芫花為芫青夏食芫花為亭長秋食豆花為斑蝥冬入地中為地膽其斑蝥甲上有黃黑斑點芫青綠色亭長黑身赤

斑蝥氣味辛寒有毒主治寒熱鬼疰蠱毒鼠瘻惡瘡疽蝕死肌破石癰斑蝥甲蟲也斑言其色蝥言其毒如矛刺也所在有之七八月在大

頭地膽黑頭赤尾色
雖不同功亦相近

斑蝥感秋氣食豆花氣味辛寒色兼黃黑蓋稟金水之化而為毒蟲故主散惡毒消惡瘡攻死肌破石瘡乃以毒而攻毒也

蛻蝦氣味鹹寒有毒主治小兒驚癇瘵瘵腹脹寒熱大人癩疾狂陽蛻蝦所在有之有大小二種小者身黑而暗不堪入藥大者身黑而光明

胡蛻蝦腹翼下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見燈光則來宜入藥用蛻蝦以土包糞轉而成丸雄夷雉推置于坎中覆之而去數日有小蛻蝦出蓋孚乳于中也故一名推丸又名推車客深目高鼻狀如羌胡背負

黑甲狀如武士故一名鐵甲將軍晝伏夜出故又名夜遊將軍

蛻蝦甲蟲也出于池澤以土包轉而成生育氣味寒鹹是甲蟲而稟水土之氣化甲虛屬金金能制風故主治小兒驚癇瘵瘵稟土氣故治腹脹之寒熱稟水氣故治大人癩疾之狂陽

鼠婦氣味酸溫無毒主治氣癰不得小便婦人月閉血瘦癩瘡寒熱利水道墮胎鼠婦處處有之多在人窠地上下濕處凡藥器

底及土坎中更多形似衣魚稍大灰色多足背有橫紋感起詩經所謂蟪蛄在室即此蟲也

鼠婦感陰濕而生氣味酸溫稟太陽寒水厥陰風木之化太陽水氣行於膚表則氣癰而不得小便者可治也厥陰木氣上行外達則婦人月閉而為血瘦者可治也膀胱氣癰在內則不得小便在外則有癩瘡寒熱之病鼠婦治氣癰則癩瘡之寒熱亦可治也不得小便則水道不利鼠婦治不得小便則水

道亦可利也。婦人惡血內閉，則為血瘕。新血內聚，則為妊娠。鼠婦治婦人月閉血瘕，則墮胎亦其驗矣。

水蛭氣味鹹苦平，有毒。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癥積聚，無子利水道。水蛭處處河池有之，種類不一，在山野中者名山蟻，在草中者名草

蛭在泥水中者名水蛭，大者謂之馬蟻，今名馬蟻。

水蛭乃水中動物，氣味鹹苦，陰中之陽也。鹹苦走血，故主逐惡血瘀血，通月閉。鹹莢堅苦下洩，故破血

癥積聚。及經閉無子，感水中生動之氣，故利水道。○仲祖傷寒論治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有抵當湯，內

用水蛭，下瘀血也。

雀甕氣味甘平，無毒。主治寒熱結氣，蠱毒，鬼疰，小兒驚癇。雀甕本經謂之躁舍，後人謂之蝘蝓，房乃刺毛

名雀甕，又謂之雀兒，飯甕刺毛蟲一名蝘蝓，俗名楊癩子，因其背上毛有毒能螫人作痛也。牛樹枝間如蠶而小，背上有五色斑毛，將老者口中吐白汁作繭，自裏凝聚漸硬，正如雀卵，紫白稠斑，其蟲在中

成蟻如蠶之在繭也。夏月羽化而出，作蛾放于子葉間，如蠶子處處樹上有之。牡丹上尤多，入藥惟取石榴樹上及棘上房內有蛹者，正如蠛蠓諸樹皆有，入藥惟取桑上者耳。故圖經有天漿子之稱，衍義

有棘剛子之號，天漿乃謂之名也。

雀甕多生榴棘樹上，夏月羽化而出，毛蟲有毒。雀甕則無毒矣。氣味甘平，感木火土之氣化，土氣和于

內外，則寒熱結氣可治矣。水氣條達，則土氣蘇通，而蠱毒可治矣。火氣光明，則鬼疰及小兒驚癇，皆可

治矣。

螢火氣味辛微温無毒主明目

螢火本經名夜光別錄云螢火生階地池澤七月七日取陰乾螢有二種一種小而雷飛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所謂腐草化為螢者是也一種長如蛆蠅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其名曰蠲明堂月令所謂腐草化為螢者是也一種水螢居水中唐李子卿水螢賦所謂彼何為而草化此何為而居泉是也入藥用飛螢

潤下作鹹其臭腐腐草為螢稟水氣也熒為火宿名曰螢火稟火氣也生于七月其時大火西流故氣

味辛温水之精火之神共濟於目故本經主明目而別錄又云通神精

衣魚氣味鹹温無毒主治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兒中風項強背起摩之

魚身有白粉其色光亮如銀故又名白魚俗傳衣魚入道經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吞之可至神仙此方士謬傳不可信也

衣魚一名白魚即蠹魚也生衣帛及書紙中故名衣魚形略似

衣魚色白碎之如銀稟金氣也命名曰魚氣味鹹温稟水氣也水能生木故治婦人之疝瘕婦人疝瘕

肝木病也金能生水故治小便之不利小便不利水不行也小兒經脈未充若中于風日久不愈則項

強背起乃督脈為病督脈合肝部屬太陽衣魚稟金水之化故當用以摩之

以上集神農本經上中下三品藥性計若干種為服食養生却邪治病之用學者體認先聖格物致

知之學則自別錄以下及唐宋元明增補藥性品類雖繁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即以參解本經之義

觸類引伸總歸五運六氣以詮解得其綱領無不貫通若舍此而從事于諸家之治驗則散漫多岐

益難啟悟是為逐末忘本求進于道者能知所先後庶幾得之矣

醫林指月

因陋就簡舍其本而末是圖學人大弊也今之言藥性者往往雜取世俗孟浪之說奉爲律令而于神農本經棄猶敝屣譬之經生家四書五經不之研究而祇記腐爛時文以爲應試之用思微幸以取科第安能冀其必得哉先民慮不遠作本草博議其子晉公廣之作乘雅張隱菴高士宗作本草崇原皆以本經爲宗而推衍之發前人所未發者甚多可謂良工心苦第乘雅間雜闕文語兼晦澁性根譎陋者多不能讀崇原則詮解明哲中人以下咸可通曉似於新學爲宜在昔張君創其始張歿而高君集其成繕寫樣本方欲鋟板高君又亡事遂中輟厥後樣本傳歸胡念菴家念菴父子謝世不知又歸誰氏茲從胡之門人高端士處得其移寫副本惜乎譬校未精文句間有缺略譌謬恐後之閱者不免夏五三豕之嘆爰加訂正而授之梓以公于世學者苟能依此而詳繹之舉一反三引伸觸類自可以入烈山氏之藩籬而得其妙用視彼因陋就簡之徒雜採世俗之說以處方定劑者其得失不大有逕庭耶

乾隆丁亥冬至後七日胥山老人王琦跋

侶山堂類辯序

余家胥山之陰，峨嵋之麓，有石梁焉，紛出，余因其屹然立者，植之爲峯，塊然枿者，依之爲岡，峭然削，澗然谷者，綴之爲曲，屈爲深窈，就其上築數椽，而南則構軒臨其山，客有訪余者，望其蔚蔚陰秀，咸低徊留之，擬冷泉風況焉。余日坐臥軒中，幾三十年，凡所著述，悉於此中得之。去冬素問成，漸次問世，偶慨嘆曰：既闢聖緒，仍任習比，譬比倒瀾，等同鷗泛，爰是錯綜盡蘊，參伍考詳，隨類而辯起焉。雖然，惡乎辯哉！夫天下有理所同者，同無容辯；天下有理所異者，異亦無容辯；即天下有理之同，而勿爲理之所異；理之異，而或爲理之所同者，同中異，異中同，又無容辯。惟是理之同矣，而同者竟著異；理之異矣，而異者竟同，同之不可爲異，異之不可爲同，又何容無辯辯之而使後世知其同，即知其所以異矣；知其異，即知其所以同矣；知其同不爲異，異不爲同，即知其所以同，所以異矣。無事辯矣。若曰：予好，豈敢云然。

康熙歲次庚戌正陽月西冷隱菴張志聰書於崑池之花闌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A prominent horizontal scribble is visible at the top of the page.

侶山堂類辯目錄

卷上

辯血

辯氣

辯兩腎

辯三焦

辯包絡

辯督脈

辯藏府陰陽

辯九竅

辯七門

春傷於風夏生殭泄秋傷於濕冬生欬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痲瘧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

亢則害承迺制則生化
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

鍼經論

傷寒書論

金匱要略論

診法論

識脈論

音聲言語論

望色論

問因論

傷寒傳經辯

陰證陽證辯

陽劇似陰陰劇似陽辯

陰證本於陽虛辯

邪正虛實辯

陽脫陰脫辯

病有新故辯

飲酒傷脾辯

發汗利水辯

癰勞鼓脹為難治之因辯

能醫傷寒即能醫痘疹能醫瘧疾即能醫癰毒辯

乳癰鼠瘻辯

能食而肌肉消瘦辯

奇恆論

利論

中風論

頭痛論

心痛論

腹痛論

消渴論

欬嗽論

砂證論

痘論附五類救逆丹
百祥丸
玄兔丸

瘡論附方

胎前論

產後論

急下論

急溫論

汗下論

往來寒熱論

潮熱論

傷寒論編次辯

風傷衛寒傷榮辯

醫學入門

醫以力學為先

中庸之道

雜證論

十干化五行論

卷下

本草綱領論

藥性形名論

草木不凋論

四時逆從論

大棗

卮子

枇杷

款冬花

澤瀉

芍藥

牡丹皮

栝藋

麥芽

薯蕷

枸杞

紅花

石膏

女貞實

蓮實

桑上寄生

紫草茸

枳實

橘皮

麥門冬

防己

附子

丹雄雞

黑豕

鱗類

蚌蛤

血餘

龜板鹿茸

半夏天花粉

百合紫蘇

羌活防風

雞子金銀花王不留行

沙參人參黃耆

薑附辯

炮製辯

畏惡反辯

奇偶分兩辯

寒熱補瀉兼用辯

官料藥辯

金匱腎氣丸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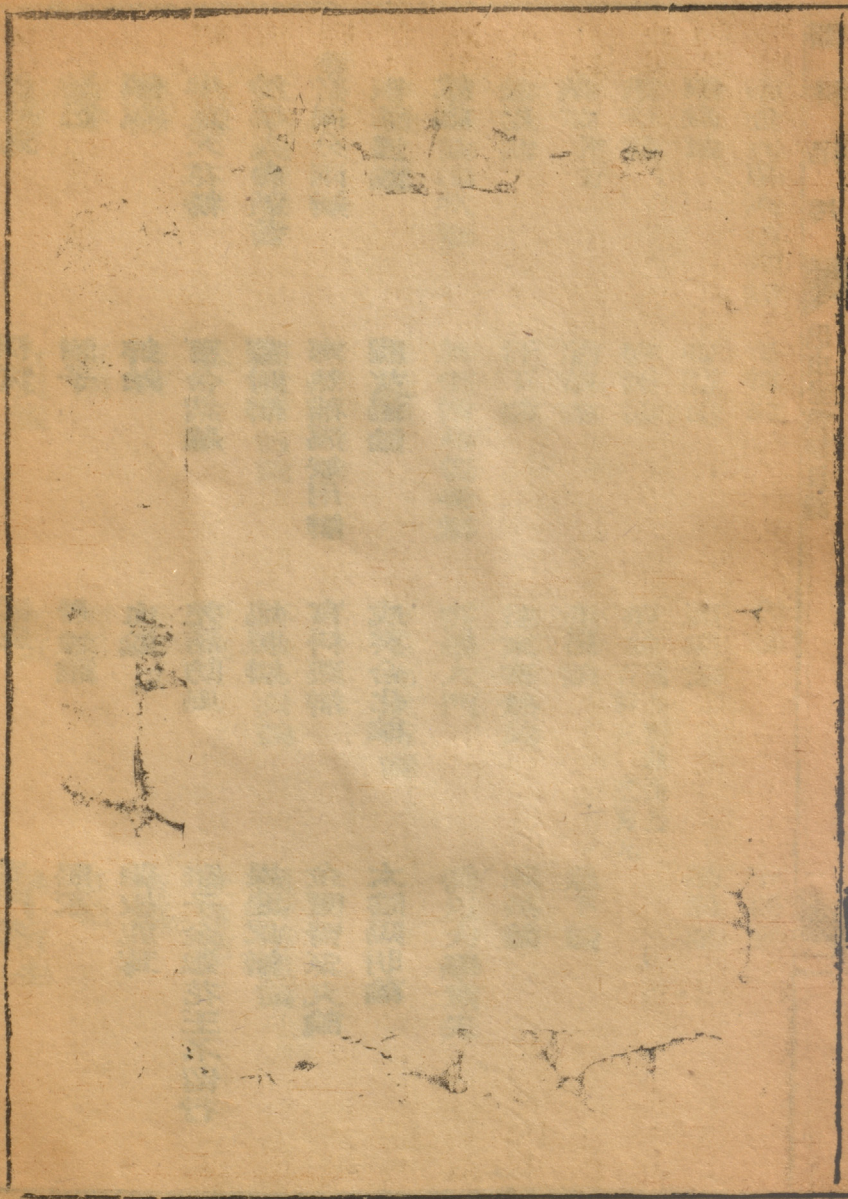
枳朮湯論

膠艾湯論

戊癸合化論

太陰陽明論

虻蟲



侶山堂類辯卷上

西陵隱菴道人撰

同學弟開之合參

辯血

經云營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是血乃中焦之汁。流溢於中。以為精。奉心化赤。而為血。衝脈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滲皮膚。生毫毛。男子。上唇口而生鬣鬚。女子。月事以時下。此流溢於中。之血。半隨衝任而行於經絡。半散於脈外。而充於膚腠皮。毛臥則歸於肝藏。是以熱入血室。刺肝之期。門臥出而風吹之。則為血痹。此散於皮膚肌腠。故曰布散於外。乃肝藏所主之血也。故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月事數脫於血也。時俗皆謂男子血不足。女子血有餘。此血或因表邪太盛。迫其妄行。以致吐衄者。有因肝火盛者。有因暴怒。肝氣逆而吐者。吐則必多。雖多不死。蓋有餘之散血也。又心下包絡之血亦多。此從衝任通於心包。為經絡之血者。乃少陰所主之血也。如留積於心下。胸中必脹。所吐亦多。而或有成塊者。此因焦勞所致。治法宜引血歸經。若屢吐不止。或咳嗽而成勞怯。或傷胃藏之原。而後成虛脫。所謂下厥上竭為難治也。其精專者。行於經隧。心主之血也。中焦蒸水穀之津液。化而為血。獨行於經隧。以奉生身。莫

貴於此。榮行脈中。如機緘之環轉。一絲不續。乃回則不轉。而穹壤判矣。是以有吐數口而卒死者。非有傷於血。乃神氣之不續也。有因咳嗽而夾痰帶血者。肺藏之血也。有因腹滿而便血唾血者。此因脾傷而不能統攝其血也。學者先當審其血氣。生始出入之源流。分別表裏受病之因證。或補或清。以各經所主之藥治之。未有不中於窾卻者矣。近時以吐血多者。謂從胃出。以陽明爲多血多氣耳。不知陽明之所謂多血多氣者。以血氣之生於陽明也。而太陽太陰厥陰亦主多血。非獨陽明試觀剖諸獸腹中心下夾脊包絡中多血。肝內多血。心中有血。脾中有血。肺中有血。腎中有血。胃實未嘗有血。而可謂多乎。

辯氣

或曰。人秉陰陽水火而生。總屬一氣血耳。余觀傷寒論註疏。子以皮膚肌腠五藏六府各有所主之氣。恐於陰陽之理相背歟。曰。子不明陰陽離合之道。合則爲一。離則有三。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而主於膚表。少陽之氣生於腎藏而通於肌腠。故靈樞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蓋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充肌腠。此太少之氣由下焦之所生。若夫陽明之氣。乃水穀之悍氣。別走陽明。卽行陽行陰之衛氣。由中焦之所生。此三陽之氣各有別也。三陰者。五藏之氣也。肺氣主皮毛。脾氣主肌肉。心氣通血脈。肝氣主筋。腎氣主骨。此五藏之氣各有所主也。夫氣生於精。陽生於陰。胃府主化生水穀之精。是以榮衛二氣。生於

陽明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而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故少陽之氣。發於腎藏。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五藏主藏精者也。是三陰之氣。生於五藏之精。故欲養神氣者。先當守其精焉。夫一陰一陽者。先天之道也。分而爲三陰三陽者。後天之道也。子不明陰陽之離合。血氣之生始。是謂失道。客曰。三陰三陽。敬聞命矣。請言其合也。曰。所謂合者。乃先天之一炁。上通於肺。合宗氣而司呼吸者也。夫有生之後。皆屬後天。故藉中焦水穀之精。以養先天之精炁。復藉先天之元炁。以化水穀之精。微中下二焦。互相資益。故論先後天之精氣者。養生之道也。分三陰三陽者。治病之法也。如邪在皮膚。則傷太陽之氣。或有傷於肺。邪在肌腠。則傷少陽陽明。或有傷於脾。邪中少陰。則有急下急溫之標本。邪中厥陰。則有或寒或熱之陰陽。此在天之大氣。傷人之三陰三陽。猶恐其不能分理。而可以一氣論乎。若謂正氣虛者。補中下二焦之元氣。以禦六淫之邪。則可。

辯兩腎

門人朱濟公問曰。有云兩腎皆屬水。命門居兩腎之中。在脊之十四椎內。爲三焦生氣之原。有如坎中之滿。此說甚爲有理。曰。此不經之語耳。夫醫道始於黃岐。藏府血氣之生始出入。非生知之聖。孰能究其精微。奈何後學不體認聖經。反好爲異說。夫人之始結胚胎。猶太極耳。三月而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而生。

兩儀。天一之水。生木。木生火。地二之火。生土。土生金。是先天止有水火。後天始備五行。五行之中。有二火。合而爲三陰。三陽。以配六藏六府。故靈樞本輸篇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蓋少陽乃三焦之生氣。發於右腎上。合包絡。爲相火之原。左腎屬水。上連於肺。故爲兩藏也。腎上連肺。詳水熱穴論。又本藏篇曰。腎合三焦。膀胱。蓋右腎之氣。上合於心。主包絡。而爲一藏。又素問欬論曰。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是內經止曰。腎而原無命門之名。蓋以一腎合三焦。一腎合膀胱。是爲兩藏。而配合兩府者也。夫人秉陰陽水火而生。若以兩腎象坎中之滿。又將何藏以象離中之虛乎。潛心聖經。自不爲前人所惑。濟公復問曰。難經謂右腎主男子藏精。女子繫胞。師言爲相火生氣之原。是左腎主水。右腎主火。精水止生於左。而胞當偏於右矣。曰。非此之謂也。夫天地陰陽之道。在無形之氣。曰陰曰陽。有形之徵。曰水曰火。在人之元神。曰氣曰精。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兩腎之氣。交相貫通。左右之皆有精有氣。水卽是精。火卽是氣。陰陽水火。互相資生。否則孤陽不生。獨陰不長矣。夫藏精繫胞之說。亦不過分別男女而言。然在女子。未嘗不藏精。在男子。亦可以結胎者也。胞之所繫。蓋言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故繫於右。乃氣之所感。非胞之連絡於右腎也。如云日月星辰繫焉。亦大氣之所載。日月運行。星移斗轉。又何嘗有所繫帶乎。

辨三焦

己酉之秋。內經甫竣。興懷山水。八月既望。借二三知己。夜泛西冷。時月明雲斂。天高氣清。呼盧暢飲。幾忘寤寐。偶論及三焦。有云。無形之氣者。有云。有形之經者。聚訟不已。質之於余。余曰。有形無形。皆是也。但各偏執一見。而不能通貫耳。靈樞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金匱要略云。腠理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蓋三焦乃少陽相火。即精水中所生之元陽。壯則為火。平為元氣。游行於上中下之間。通會於腠理之內。實無形之氣也。若游行之氣。不應屬一府。而有經穴矣。經脈篇曰。三焦之脈。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下膈乃胃分循者。循於三部也。榮衛生會篇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中焦亦並胃中。下焦者。別迴腸。平脈篇曰。三焦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洩。是三焦之氣。發原於腎藏。歸著於中胃。上下之間。靈樞經所論之出處。即平脈論所歸之部署也。有有形之部署。則有經脈氣穴而為一府矣。藏府血氣之生始出入。先聖賢多詳論於諸經之中。奈何後人不能博覽羣經。又不能貫通會悟。是以各執一見。而為一偏之辭。嗟嗟。三焦之理。數千年以來。尚議論紛紛。無惑乎諸君之折辯也。

辨包絡

越人謂心主包絡。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後人有以命門爲包絡者。皆非通論也。少陽三焦之氣。生於腎藏。卽相火也。相火者。先天所生之元陽也。包絡者。包絡於心。下多血而主脈。爲君主之相。其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在三焦曰循。在包絡曰歷。皆分循分歷於中胃上下之間。是包絡在膈上。三焦在膈下。皆屬有形之藏府也。但包絡三焦之氣。並出於腎。一游行於上中下。而各有所歸之部署。一入於心下包絡。而爲君主之相。靈樞經云。腎合三焦膀胱。乃腎氣上合於心。包猶膀胱之歸於部署。猶腎與膀胱。太陽與君火。標本之相合也。腎中之元陽。先天之水火也。君火與包絡。後天之二火也。包絡三焦。皆以有形無形之間求之。則得矣。

辨督脈

骨空論曰。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庭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庭孔。陰戶也。溺孔。之端戶內之產門也。此言督脈起於少腹之內。故舉女子之產戶以明之。是男子之督脈亦起於少腹內。宗筋之盡處。故下文曰。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蓋此節舉女子。則男子可知。下節舉男子。則與女子等也。其絡循陰器。合纂間。繞纂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纂初患切。腎音充。纂間前後二陰相交之處。此言督脈循陰器之下。從後腎貫脊。在十四椎之間。從命門而入內屬腎。蓋命門乃督脈所入之門。故越人以右腎名爲命門。謂督脈主陽。而右腎屬火也。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

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夾脊抵腰中。下循脊絡腎。根結篇曰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督脈之從上而下者起於太陽之命門上。額交巔絡腦出項循肩抵腰下。脊絡腎是起於陽者出於上之命門而入於下之命門也。蓋太陽與督脈乃陰中之生陽本於先天之水火為性命始生之門。故上下出入之處皆名命門。上節曰貫脊屬腎。此節曰循脊絡腎。猶藏脈之屬。藏絡。府脈之屬。府絡。藏督脈之從下而上。從上而下。皆從命門而入。屬絡於兩腎者也。出於庭孔者起於陰而貫脊屬於右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者起於陽而下。脊絡於左腎。是以陰屬陽。以陽絡陰。陰陽交互之妙用也。夫男左女右。故上節論女子。此下論男子。良有以夫。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繫兩目之下中央。齊同臍。○此言督脈之原起於少腹之內而分兩岐。一從後而貫脊屬腎。一從前而循腹貫齊直上繫兩目之下而交於太陽之命門。是督脈環遶前後上下一周。猶天道之包乎地外也。世人咸謂背為陽。腹為陰。督脈循於背。總督一身之陽。任脈循於腹。統任一身之陰。又不明越人以右腎為命門之義。故已詳註於素問而復申明之。○督脈分兩岐而內絡兩腎。越人尚不能詳析經義。○出分兩岐而入亦分兩岐。

辨藏府陰陽

經云太陽之上濕氣治之。而有肺金之燥。燥濕相濟也。是以脾喜燥而肺喜潤。陽明之上燥氣治之。而

胃合太陰之濕。藏府雌雄之相配也。是以陽明不從標本。從中見太陰之濕化。陰陽和平。燥濕相合。則飲食消化。津液運行。而肌肉豐厚。如陰陽不和。則能食而瘦矣。故脾胃之陰濕太過者。宜燥之。溫之。陽明之燥熱已甚者。宜苦寒以洩之。肺與大腸。病秋金之燥者。宜清涼以潤之。感太陰之濕者。宜溫熱以燥之。此平治陰陽燥濕之道也。少陰之上。君火主之。而有腎藏之水。太陽之上。寒水主之。而有巨陽之陽。陰陽標本之相合也。是以水上火下。斯成既濟之無咎。若水不上濟。則火盛而心懸如病飢。火不下交。則下焦寒而足膝厥冷。故當調攝其水火之升降焉。厥陰之上。風氣治之。而有包絡之火。少陽之上。火氣治之。而有甲木之風。蓋火生於木。風自火出。風火之相生也。故火熾者當先其風木。風烈者宜先息其火炎。此陰陽五行雌雄配合。各有平調之法焉。故善養生者。非惟苛疾不生。更可以延年不老。

辯九竅

經云。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天地交而生化萬物。人秉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是以人之形身。應天地之日月五星山川谿谷。而人之九竅。亦應地天之泰卦也。上三竅皆偶。下三竅皆奇。肺心肝為陰中而開竅皆奇。此天地爐錘之妙用也。奇偶之圖。名曰人中。蓋以此中分人之上下陰陽也。肺開竅於鼻。心開竅於耳。肝開竅於目。脾開竅於口。腎開竅於二陰。玉師曰。腎將兩藏。故開竅於二陰。是五藏五陰之氣。通於九竅者。

也。六府不和，則九竅爲之不利。是六府六陽之氣，通於九竅者也。九竅爲水注之氣，是藏府之津液。外法於九竅者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交互，上下和平，水隨氣而運行於外，是天地交而九竅通也。若陰陽不和，則九竅閉塞，水道不行，則形氣消索矣。

辯七門

越人四十四難曰：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竇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小腸會爲闕門，下極爲魄門。是謂七衝門。人但知飲食從飛門而入，糟粕從魄門而出，不知所謂門者，有開有闔，有旋轉之樞，神氣之有出有入，皆由此門。如曰吸門，必先呼出而後能吸入，有如轆轤之有升有降也。夫人之所以養生者，莫先乎飲食。如飲食不下，二便閉癢，多有因於氣機不轉。人但知降下而不知升提，有如轆轤之繩，西不能下，因東之碍而不升。故曰：將欲下之，必先舉之。此之謂也。開之曰：有碍於升者，有碍於降者，宜審別治之。又不可必其升而後降也。

春傷於風，夏生飧泄，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東方生風，春之氣也。中央生濕，土之氣也。主於夏秋之交。故曰：秋傷於濕。玉師曰：土主四氣之七月八月，故秋傷於濕。夫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喉主天氣。

嗑主地氣。嗑乃胃土之門。脾脈貫胃絡嗑。陽受風氣。陰受濕氣。風乃陽邪。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陽病者。上行極而下。故

春傷於風。夏生飧泄。濕乃陰邪。故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此天

地陰陽之邪。隨人氣之上下升降者也。夏生飧泄。是天氣之下降於地也。肺主天。冬生咳嗽。是地氣之上升於天也。

張開之曰。因上受之邪。而生在下之病。下受之邪。而生在上之病。故曰。生謂從上而生於下。從下而生於

上也。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痲瘧。

溫病瘧病。皆邪伏於內。而後發者。寒乃陰邪。冬時陽氣內盛。故邪伏於在外皮膚之間。冬至一陽始生。至

春陽氣盛。長外伏之陰邪。與陽相遇。邪正相搏。寒已化熱。故春發為溫病也。陰濕陽則化熱。陽遇陰不隨。正氣所化。故與陰氣寒熱交

爭。暑乃陽邪。夏時陽氣在外。裏氣虛寒。故邪伏於裏陰募原之內。夏至一陰始生。至秋陰氣盛。長內伏之

陽邪。與陰相遇。邪正相持。故發為往來寒熱之瘧瘧。瘧瘧陰虛也。陰邪發陽病。陽此天地陰陽之邪。隨人

氣之外內出入者也。夫內經首重天地陰陽之氣。暑往來升降出入。人居天地氣交之中。隨四時之寒

暑往來。而四時之風寒暑濕。又隨人氣之升降出入。東垣不明經旨。反穿鑿綴緝。而安道譏之。安道譏之

而亦不能闡發其經義。是使後人而復譏後人也。

開之曰春時陽氣盛長。秋時陰氣盛長。伏邪必隨氣而外出。故曰必。

亢則害承迺制則生化。古文制生則化。今文改爲制則生化。

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以臣行一步。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治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此論地之六節。以應四時之六氣也。天道左旋。地道右轉。故曰顯明之右。顯明者。寅正之時。日方顯而明。故曰顯明。乃厥陰風木所主之時也。君火之位。乃二之氣。少陰所主之六十日也。相火之位。乃三之氣。少陽所主之六十日也。土氣之位。乃四之氣。太陰所主之六十日也。金氣之位。乃五之氣。陽明所主之六十日也。水氣之位。乃終之氣。太陽所主之六十日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者。周而復始也。復言水氣以便接前歲之金制水生步者。六十日爲一步。以主時之氣紀步也。治主也。承者。下承上也。蓋以主時之氣在上。而行過之氣在下也。如四之氣。太陰濕土主氣。而無承制。則土亢矣。少生氣。則不及矣。有木制火。生於下。則土化而和平矣。又如初之氣。乃厥陰風木主氣。如無承制。則木盛矣。少生氣。則不及矣。有金制水。生於前。則木化而和平矣。化者。即天地陰陽之造化。若

太過不及。則有災眚之變。而不能化生萬物。故曰制生則化。謂有制而有生。則化矣。元人王安道謂改制則生化爲是。蓋亦不明經義者也。此總論五行生尅之道。可一言以蔽者。奈何前人徇規矩而改錯。雕鏤深刻。議論紛更。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非惟求之不得。且使邇者易者。反可黃可黑矣。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

難經十三難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脈。下部有脈。雖困無能爲害。所以然者。脈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知不死。此越人論脈之生於中胃。寸生於尺。陽生於陰也。夫藏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尺者。脈之根也。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是以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主吐傷中胃。而見此脈也。若不因吐而見此脈者。生氣已絕於內。卽所謂寸口脈平而死者是已。故上部無脈。下部有脈。如樹之有根。雖困無害。上下文義。一氣呵成。張氏圖註云。凡人之脈。上部有而下部無。乃邪實在上。生氣不得通達。故當吐其邪而升其氣。否則源塞。故知必死。是張氏以上節論邪下節論正。一段氣脈。分爲兩截矣。且邪壅於上。而下氣不得疏達者。下部之脈。必有力而沉緊。未有氣壅於下。而反無脈者也。若以無根之脈。而再令吐之。是促之速死矣。予嘗診霍亂之脈。寸尺皆無。脈復者生。不復則死。要知始吐之時。先下部無脈。待師至診之。并上

部皆無矣。越人註難經八十一篇，乃採摛內經，設爲辯難，雖義理明顯，然其中亦有錯誤。若再疏註，蓋訛又爲越人之罪人矣。噫，著述難，而箋釋亦不易。

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

七十五難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剛則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夫遠曰：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是五行之氣皆有亢有制也。奚止東方實而南方當瀉乎？要知上二句乃啟下之文，下二句乃承上之辭也。意若曰：假如東方實，西方虛者，當瀉南方而補北方也；瀉南方者，瀉東方之實，實則瀉其子也；補北方者，補西方之虛，子能令母實也。肺主呼吸而腎爲生氣之原，故經言腎爲本，肺爲末。荀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者，卽此義也。然首末經義，重在補虛。首末是經義中故段是越人釋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當知瀉南方亦所以補西方也。何問其餘者，言五行之氣皆可推而論之，設使西方實，東方虛，又當瀉北方而補南方矣。雖然，東南主生長之令，其氣多實，西北主收藏之氣，其氣多虛。

故曰歲半以上勝之常也。夫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分論主時之氣。而各有太過也。東寶西虛。瀉南補北。統論一歲之氣。而有虛實也。以歲氣而兼論人身之五行皆可參論經義。可分可合。庶為得之。

鍼經論

靈樞。古名鍼經。隋書經籍志謂之九靈。唐王冰改為靈樞。蓋亦有所本也。其中論藏府陰陽。雌雄配合。精神氣血。生死原流。營衛之經行出入。經脈之終始循環。三陰三陽。有血氣之多少。手經足經。分尺寸之短長。五藏五行之氣。外合皮肉筋骨。四方四時之令。內通肺腎心肝。十二經脈。合地之十二經水。十一藏府。應天之六律五音。天地日月。配形身之上下。人與天地參也。生長收藏。隨寒暑之往來。而人亦應之。脈隨呼吸。應周天之二十八宿。營隨衛轉。合晝夜之百刻陰陽。十二經中。分是動所生之病證。五藏脈法。有緩急滑瀉之提綱。論五藏神。內含五情五志。分五形人。外具五色五音。察面王。卽知藏府之凶吉。審形氣。便知壽命之短長。論氣之陰陽清濁。有順有逆。味之酸辛甘苦。有忌有宜。論內傷之病。分別陰陽喜怒。外感之疾。各有部署形層。百病之起。有寒熱虛實。湯液之法。有補瀉溫涼。其間護理精微。不能盡述。苟非生知睿聖。焉能洞察膈垣。誠三才之原始。實醫學之上乘。後世視爲鍼經而忽之。醫者能明正氣之生始出入。而後知邪病之虛實淺深。舍根本之大道。而反循末務。設遇盤根錯節。靡不意亂心迷。若能潛心此經。自

然出類拔萃

傷寒書論

世傳傷寒論乃斷簡殘編。藉王叔和編次。事稽仲景生於東漢。叔和西晉時人。相去止百餘歲。不遭秦火之劫。奚為斷殘乎。第經義淵微。鮮有通其義者。故輒詆傷寒論為非全書。譬書來學。實仲景罪人也。今世之醫。有終身目不識者。獨執陶氏六書。以為枕中鴻寶。夷考陶氏。剽南陽唾餘。分別門類。將經中語氣。皆為斷截。若學者熟讀全書。細心體會。其中義理。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一字一句。條分縷析。鱗甲森然。得其蘊奧。自有精華滋味。非比塵垢糠粃。以上多係王肯堂語

金匱要略論

所謂要者。得其綱領也。知其要者。一以貫。十以貫。百可千。可萬。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內如婦人妊娠章云。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瀉勞宮。類而推之。則知八月有手陽明之當養不養矣。十月之中。各分主養之藏府。而各有當養不養之患。若止以七月論之。是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也。學者潛心此書。得其要而引伸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診法論

夫診脈察色。昉於靈素諸經。西晉王叔和。因傷寒論金匱要略。編輯脈經十卷。內雖採用經語。其中不無杜撰。且多七表八裏之蛇足。圖畫七奇八怪之形狀。疑惑後學。反多岐路之悲。五代高陽生。假叔和名。撰脈訣二卷。然亦有所長。在叔和脈經。又未可爲全璧。是以學者。當宗法靈樞素問。及仲景平脈辯脈諸法。靈樞有緩急大小滑澹之提綱。素問有左右前後上下之診法。蓋以形身之上下四旁。以應天地六合之道。又三部九候之法。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謂人居天地氣交之中。人與天地參也。經脈篇論六藏脈屬藏絡府。六府脈屬絡藏。脈要精微論。以尺脈候腎。左附上以候肝。心右附上以候脾。肺蓋以兩腎爲先。天始分之水火。而生木火土金之五行也。藏府之雌雄。配合經脈之屬絡相連。是以高陽生有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之歌。蓋亦有所本也。本論以右附上候脾胃則心與小腸肺與大腸不言而可知矣。後人妄生別論。皆未曾參究內經。平脈篇有三菽六菽之診法。謂皮脈肉筋骨乃肺心脾肝腎之外合。故以舉按輕重以候五藏之氣也。此四診之法。咸宜明了於心中。隨機應變於指下。兼之審證察色。而診道始備。至如褚澄儲冰諸君之論。不徇經理。反覆陰陽。顛倒藏府。置之勿問。可也。

識脈論

或曰。識脈其難乎。余曰。子但知識脈之難。而不知審脈之更難也。所謂識脈者。如滑伯仁之妙。家要曰。

浮不沉也。沉不浮也。遲不及也。數太過也。虛不實也。實不虛也。滑不澀也。澀不滑也。長不短也。短不長也。大不小也。小不大也。緩不速也。弱不盛也。伏不見也。與無力也。微不顯也。散不聚也。洪大也。細微細也。代更代也。牢堅牢也。動者滑大於關上也。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緊者如轉索無常也。芤者浮大而按之中空。革者中空而外堅也。結者緩而有止。促者數而有止也。以對待之法識之。猶身分別於指下。所謂審脈者。體認所見之脈。何因所主之病。何證以心印之。而後得也。平脈篇曰。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府。遲爲在藏。又曰。浮則爲風。浮則爲熱。浮爲氣實。浮爲氣虛。浮則無血。浮則爲虛。是將爲外感乎。爲內傷乎。爲氣乎。爲血乎。爲實乎。爲虛乎。是必審其證之表裏陰陽寒熱虛實病之久病新病。脈之有力無力。而斷之以意也。如扁鵲知桓侯疾之淺深。望而知之也。知虢太子不死。問而知之也。華佗聞呻吟之聲。而取蛇毒。聞而知之也。後人惡能及二君之神智。然必四診咸備。而後可保萬全。故曰審脈之更難也。

音聲言語論

音聲者。五音之聲。嘹唳而有高下者也。語言者。分別清濁字面。發言而有語句者也。土者。其數五。五者音也。故音主長夏。是音聲之發於脾土。而響於肺金也。在心主言。肝主語。心開竅於舌。舌者音聲之機也。肝脈循喉嚨。入頰頰。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肝心氣和。而後言語清明也。然又

從腎間動氣之所發。故腎氣虛者，音聲短促。上氣不能接下氣矣。是以發言歌咏，出於五藏神之五志。故有音聲而語言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語言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能言語音聲而氣不接續者，當責之兩腎。聞乃四診之一。不知音聲之原委，又安能審別其病情乎。脈要精微論曰：聲如從室，中言者是中氣之濕也。

望色論

盧不達先生曰：嘗讀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公，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為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又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少頃，東郭牙至。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其意之也。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愀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艸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艸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哇而不吮，所言者莒也。哇，邱加切。音。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此例於醫為望法之第一義也。何必五色精明象見哉。此

三人者專心事樞。故見其動容貌。而知其用舍。若能專心事病人。則一望所楚。深達其自己欲言而未能者矣。死生吉凶。其未事乎。若季札聞樂所言。是又聞法之第一義也。

問因論

內經曰。治之極於一。一者因得之。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蓋得其因。則能定其名。能定其名。則知所以治矣。夫病又有脈證之相應者。有不相應者。有病久而重感於新病者。有外感風寒。而復內傷五志。病不以次入。而乘傳者。故當詳審其受病之因。所病之苦。察其志意得失。神氣存亡。飲食嗜欲。居處房勞。參合脈證。以意逆之。然又不可惑於病家之言。而無果斷也。予治一少年。傷寒三四日。頭痛發熱。胸痛不可按。病家曰。三日。前因食麵而致病者。予曰。不然。麵飯糧食。何日不食。蓋因外感風寒。以致內停飲食。非因食麵而為頭痛發熱者。故凡停食感寒。只宜解表。不可推食。如裏氣一鬆。外邪即陷入矣。夫食停於內。在胸下。胃脘間。按之滿痛。今胸上痛。不可按。此必誤下而成結胸。病家云。昨延某師。告以食麵之因。醫用消食之藥。以致胸中大痛。予診視外證。尙有。仍用桂枝湯加減一服而愈。又一隣女。年十三四。始出痘。至七八日。漿尙未化。醫措藥竟。其父云。家中事務。俱是此女料理。平日極辛苦者。醫聞之。復大加黃耆白朮。服後甚覺不安。次日。醫知誤投耆朮。復用清涼解毒。角刺甲片攻之。毒不

能化。遂成不救。此皆惑於病家之言。不能主持過耳。聊記此二者。以爲聽言之鑑。

傷寒傳經辨

夫陰陽之道。一陰一陽。分而爲三陰三陽。三陰三陽。應藏府之十二經脈。是無形之氣。合於有形之經。在經脈有手足之分。在六氣止論三陰三陽。而無分手與足也。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在人亦有此陰陽之六氣。如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水者。膀胱之水也。太陽者。巨陽之氣。水中之生陽也。靈樞經曰。膀胱者。毫毛其應。是太陽寒水之在下。而巨陽之氣。衛於通體皮毛之間。夫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故凡傷於寒。則爲病熱。是天之寒邪。病太陽之陽氣。得陽氣而寒反化熱也。天之寒邪病寒水之氣同氣相感也太陽寒水之經脈。上循於頭項。故見頭項強痛之證。此病氣而及於經。非經氣之兼病也。如邪溜於經。則爲桃仁承氣之下證。不復再傳陽明矣。經曰。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是以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七日來復於太陽。如不作再經。而病自愈矣。此六氣之相傳也。如邪留於陽明。則見白虎湯之渴證。承氣湯之燥證。不復再傳少陽矣。如邪留於少陽。則見往來寒熱之柴胡湯證。不復再傳太陰矣。如邪留於太陰。則見脾家實。腹滿時痛之腹證。不復再傳少陰矣。如邪留於少陰。則見自利而渴之經證。不復再傳厥陰矣。如邪

留於厥陰則見下利膿血之熱證不來復於太陽矣。此始病太陽之氣得陽氣已化熱故雖傳留於三陰而皆爲熱證。至於不能化熱及直中三陰之陰證。又當別論。夫六氣相傳止見太陽之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而來復於太陽不見六經之證也。如見少陽證則爲邪留少陽見少陰證則爲邪留少陰。非病在少陽而再傳太陰病在少陰而再傳厥陰之理也。先賢見太陽病而復見陽明證者曰此循經傳也。見太陽病而後見少陽證者曰此越經傳也。見太陽病而後見太陰證曰此誤下傳也。見太陽證而後見少陰證者曰此表裏傳也。越經誤下之說皆係杜撰夫太陽之邪傳留於某經則見某經之病不復再傳別經。非六氣相傳而七日來復於太陽之傳經也。皆緣不明陰陽經氣之道不識仲景之書而妄爲臆說如此。又太陽標陽而本寒少陰標陰而本熱陰陽水火之氣交相感召故有病太陽而傳於少陰者此亦氣相感而不涉於經也。有病在太陽而爲心下煩悶者先輩曰此壬水逆傳於丙丙丁兄妹相傳此更爲不通之說也。以上論六氣相傳以下論傳足不傳手夫六氣運行四時代序總屬寒暑往來而皆歸於地故人亦應之如君相二火發原在腎太陽之氣生於膀胱風氣本於肝木濕氣本於脾土燥氣本於胃金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三陰三陽之氣皆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素問厥論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是以陰陽六氣止合足之六經靈樞本輸篇曰五藏六府之輸五五二十五輸六六三十六輸六府皆出

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是三陰三陽之氣止合足之六經足之六經上合於手者也是以天之寒邪始病太陽膀胱之氣六氣相傳止見足經之證而不與手經相涉天之六淫病人之六氣太陽之上寒氣先治之與手太陽之小腸火毫無干涉先輩有以手經皆為有餘足經皆為不足之說者有以足六經屬水土手六經屬金與火之說者有以上體多受風熱下體多感寒濕之說者嗟嗟傷寒之理甚難挈其綱領示以大道尙不能窺仲景之籛籬若再多旁岐之說使後學更無歸著矣予故設此辯匪敢政前賢之是非聊以俟後人之詳審爾

陽證陰證辯

夫內經之所謂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蓋謂熱病而言也故篇名熱論熱病者寒邪在於表之三陽寒已化熱故可汗而已在不從汗解則熱邪已入於裏陰故可下而已若寒邪在表而不能化熱及表陽虛脫者太陽經有四逆湯之寒證寒邪直中於裏陰感君相二火之熱化者少陰經有急下之火證厥陰經有便膿血之熱證此皆從人身中之氣化也故邪在三陽曰陽證能化熱曰熱證不能化熱曰寒證在三陰曰陰證病陰寒曰寒證得火化曰熱證又不可以病在陽而定為熱病在陰而必為寒也

陽劇似陰陰劇似陽辯

陽劇似陰者。謂厥深熱亦深也。厥陰篇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所謂傷寒一二日者。謂一日病在太陽。二日病在陽明。寒已化熱。至四五日而後傳入於裏陰。故曰必發熱。言傷寒一二日必前發熱。至四五日而後厥也。深重微輕也。蓋熱邪深入而裏氣不能外達。故熱深而厥亦深也。如此者當知一二日之間邪在表陽。曾發熱而後傳入於裏陰也。一日必痛之頭。所謂陰劇似陽者。乃寒邪直中於裏陰。盛而格陽於外。是以喜寒惡熱。揭去衣被。欲臥涼處。如此者其人必躁。其脈沉細。或虛浮而亂。其舌必滑。其面色必清。或赤浮於外。其膚必涼。或發熱者必先涼。而後熱。以手按之。始覺壯熱。久之反涼。此二者先詳審其因證。而假象自露矣。若猶恐陽劇似陰。陰劇似陽。先以此搖惑於心中。則反有差誤。

陰證本於陽虛辯

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在內。陽之守也。是以人之三陽。猶外之重門。人之三陰。猶內之堂室。邪中於陰而為陰證者。乃重門不固。本陽虛也。雖然外城已破。內城尚可固守。蓋陽生於陰。裏氣實者。猶能外禦其侮。若表氣微虛。裏氣不守。則使邪中於陰矣。有一方士。華輿盛服。昂昂然至病者之家。審其脈證虛寒。曰此陰證也。病者曰不然。予保養數月矣。病者之妻亦大愠於側。伴晒而

譏之方士。赧言語澀。遂不敢用溫熱之藥。貿貿然而出。若有所失。悲夫。不明陰陽之道而爲醫。猶未能操戈而使之戰也。

開之曰。陰陽之道。陽密爲要。如陽氣不固。則邪不以次入。憂恐悲喜怒。皆傷五藏。邪卽隨所傷之藏而乘之。又非獨腎精之能固守也。

邪正虛實辯

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通評虛實論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又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是凡病未有不爲邪氣所傷而卽爲正氣虛脫者。也是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皆因外感風寒。內傷五志之所致。故凡病當先却其邪。調其血氣。順其所逆。通其所稽。則陰陽和平。而正氣自復。若止知補虛。而不清理其病。邪病一日不去。正氣一日不復。漸積至久而成不救之虛脫矣。又常見少年子女。因感外邪。而爲發熱咳嗽。或爲唾血。或爲夜熱。不行清理其邪。而致陰陽破散。血氣乾枯。有不數月而死者。有不周歲而死者。而曰此百日怯也。此周年怯也。悲夫。夫少壯之人。精神日盛。血氣日生。若不因邪病而成虛怯。未之有也。有不因邪病而成虛怯者。奇恆之病也。不外感

內傷故曰奇恆大奇篇曰胃脈沉鼓瀯。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從內而外故曰發夫人之榮衛血氣皮肉筋骨。皆資生於胃府水穀之精。胃脈沉鼓瀯者。胃虛而生氣衰也。血氣不能榮養於身。故成偏枯之證。年未滿二十者。精神正盛。血氣方殷。而反見此衰敗之證。此因先天所秉之元氣虛薄。而後天不能資培。斯成自損之病。然亦至三年之久。而不致於速死。審辯邪正虛實。臨證要緊關頭。名醫之門多疾。若能分別救治。庶幾其有瘳乎。

陽脫陰脫辯

陰陽虛脫。有外因內因之分。有偏勝偏絕之別。如邪中於陰。手足厥冷。脈微欲絕。此陰盛而生陽之氣欲絕於內也。如欲冷飲。欲臥涼地。揭去衣被。躁而不安。此陰盛於內。而陽欲脫於外也。急宜參附薑桂以救之。如發汗不解。身反大熱。此陽盛而陰絕於內也。如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此陽盛於內。而陰液外脫也。此外因之陰。陽偏勝而偏絕也。若夫內因之陰。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陽生於陰者。陽氣生於陰精也。陰生於陽者。陰精之生於陽化也。陽化者。陽氣化水穀之精微而生。此精也。陰陽和合。交相生化。是為平人。如孤陽不生。獨陰不長。此陰陽之生機欲絕於內也。難經曰。脫陽者見鬼。脫陰者目盲。蓋陽脫者。從下而脫於上。陰脫者。從上而脫於下。故脫陰而目盲者。尚有餘命之苟。延脫陽而見鬼者。不

計日而死矣。夫陽脫之患，多有本於陰虛。如年老之人，足膝寒冷，此元陽之氣漸衰，而欲絕於下，宜用參附半硫之類，以助生陽。或因脾胃虛而穀精不生，或入房甚而腎精日損，或憂恐而藏精漸消，或煩勞而精神日耗，以致陰氣日衰，而陽將外脫矣。故治未病者，見陰精有虧，乃陽脫之漸，預培養其陰焉。若待陽氣外脫，用桂附而欲其引火歸原，不知陰精者，陽氣之生原也。其原已絕，又安所歸乎？故陽脫而用桂附救之者，外因之脫也。治內因而用桂附者，助陽氣之衰於下也。若陰虛而陽脫者，非桂附可救。故曰：陰陽虛脫，有外因內因之分，有偏勝偏絕之別。

病有新故辯

夫新病者，多宜於清解。久病者，多宜於補養。《機結篇》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瀉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則陰陽俱有餘也。當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脈要精微論曰：微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微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微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微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是凡病皆當審其形氣色脈，而分別其新故焉。然又有病久而重感新病者，又當清解其邪，而調其虛實。若見其病

氣有餘則以爲病久而變劇仍用久病之法治之以致中道天而不終其天年乃不審新故之過耳夫血氣壯盛者尙爲邪所中況久病之人血氣虛衰腠理不密甯保其不復爲邪氣之所傷乎

飲酒傷脾辯

夫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入胃之飲從在內之脾肺四布於皮毛下輸於決瀆而爲津爲溺乃從內而外也酒入於胃隨衛氣而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轉入於經而經脈大盛是反從外而內也蓋酒者水穀之悍液衛者水穀之悍氣故隨衛氣而先行皮膚是以飲酒者面卽赤而小便獨先下乃先通調於外而下輸也其充滿於經脈者復歸於脾肺是以醉飽入房多成中滿咽隔咳嗽吞酸之病蓋留積於內不復通調於外致傷脾肺故爾

發汗利水辯

夫汗之生源有二一出於充膚熱肉之血血之液化而爲汗此表汗也一出於陽明胃府乃水液之汗也是以表汗止可微取恐血液傷而陽氣脫若水液之汗不妨如水淋漓麻黃湯發表之劑也麻黃空細如毛能開發皮毛間之閉邪植麻黃之地冬不積雪能通陽氣於至陰之下又肺主皮毛故配杏子以利肺

氣蓋內竅通而外竅始通也。如配石膏乃直從陽明而發水液之汗。又非發表之劑矣。配一味卽入相逕
忽如小便不利者。用麻黃杏子配八正散。內加二味。其應如響。蓋外竅通而內竅通。上竅通而下竅卽利
矣。予在蒼溪。治一水腫者。腹大膚腫。久服八正散。琥珀散。五子五皮之類。小便仍淋瀝。痛苦萬狀。予曰。此
雖虛證。然水不行則腫不消。腫不消則正氣焉能平復。時值夏月。予不敢用麻黃。恐陽脫而汗漏不止。以
蘇葉防風杏子三味各等分。令煎湯服。覆取微汗。而水卽利矣。次日至病者之室。牀之上下。若傾數桶
水者。被褥幃簿。無不濕透。病者云。昨服藥後。不待取汗。而小水如注。不及至溺桶。而坐於牀上行之。是以
牀下如此也。至天明。不意小水復來。不及下牀。是以被褥又如是也。今腹滿腫脹俱消。痛楚盡解。深感神
功之救我。予曰。未也。此急則治其標耳。子之病因火土傷敗。以致水泛。乃久虛之證也。火卽人之元氣。必
待脾氣元氣復。而后可保其萬全。予卽解維。寫一六君子方。去甘草。加蒼朮厚朴炮薑熟附子。每日令濃
煎溫服。卽以此方合丸藥一料。每日巳未時服之。卽止其湯藥。半載後。病者之兄。備土物來謝曰。吾弟
已全愈矣。予曰。如此之證。水雖行而正氣不復。後仍腫脹而死者。比比此命不應絕。非予之功也。雖然。邪
之所湊。其正必虛。若初腫之時。行去其水。正氣易於平復。醫者不知發汗行水之法。惟以疎利之藥利之。
腫或減而無尾閫之洩。猶以隣國爲壑耳。如久服疎利之藥。則正氣日消。水留日久。則火土漸滅。然後以

此法行之無濟於事矣。

癱勞鼓膈爲難治之因辯

夫飲入於胃。猶海之行雲氣於天下。穀入於胃。由脾土之轉輸於四旁。是以水穀之津液。各走其道。五藏六府皆以受氣。皮肉筋骨咸以資生。故曰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是止濁中之濁者。歸於大腸小腸膀胱。而爲糞爲溺也。夫勞怯膈脹之證。或久嗽而傷肺。或鬱怒以傷肝。或不得志意。而心脾之氣不舒。或過於勞傷。而腎藏之精漸絕。入胃之藥食。不能輸布於五經。惟走腸胃而爲穢濁。故雖久服而毫無效驗也。卽誤服其藥餌。亦不覺其有損。用參苓之神品。亦不能受其精華。此皆鬱逆之爲故耳。以致精神日減。肌肉日消。而漸無生氣矣。脹滿之病。在於腸胃之外。郭郭之中。如脾不運行。則藥食更不能及。知陰陽升降之理。五行運化之道者。先當理其脾胃焉。土氣化而灌溉四旁。坤德厚而資生萬物。津液生而陰火伏。地天泰而否隔消。脾氣運行。則脹滿日減。筋骨濡潤。則癱瘓可強。此端本澄源之大道也。若不知治本。惟以涼潤之藥。欲其降火生津。潤下飲食。夫脾喜燥而肺惡寒。脾土濕則不能輸運。肺氣寒則不能通調。以致津液不生。痰涎反甚。陰火炎而咳嗽頻。上下否而膈脹愈劇矣。陰火不可撲滅。遇水愈熾。得所生之真精而后能制之。

能醫傷寒即能醫痘疹能醫癰毒辯

學士許叔微曰。能醫傷寒。即能醫痘疹。能醫痘疹。即能醫癰毒。蓋能醫傷寒者。知表裏陰陽寒熱氣血邪正虛實耳。傷寒之邪。從外而內。痘疹之毒。從內而外。若夫癰毒。有因於風寒暑濕之外襲者。有因於喜怒飲食之內傷者。是以傷寒痘疹癰毒。皆當審其表裏虛實而治之。如痘證之表實者。當清解其表。裏實者。即疎利其裏。血熱者涼血。氣逆者理氣。邪毒盛者。急宜清熱解毒。正氣虛者。又當兼補其正焉。氣虛者補氣。血虛者補血。表虛者固表。裏虛者實裏。是以治痘有寒熱溫涼之方。有攻解補瀉之法。蓋瀉者瀉其熱毒。補者補其正虛。昔錢氏痘方。多用清涼。謂當清熱解毒爲要。陳氏專用溫補。謂血氣充足。而后能化毒成漿。此皆偏執一見。而不得中正之道者也。故爲兒醫者。當以二氏之方。折中其間。審其邪正虛實。而治之。萬無一失矣。至於癰毒之證。與痘證無二。而治法亦同。如陰毒在內。而不起發者。即痘毒之內陷也。根盤收斂而高聳者。即痘之界地分明而起脹也。膿稠者。即痘之漿厚也。無膿者。即痘毒之不化也。能食者。即痘毒之盡發於外也。不能食者。毒氣尙壅滯於內也。收口者。即痘之結痂也。臭爛者。即痘之爛不收也。或解或攻。或補或瀉。皆當以治痘之法治之。古來瘍醫。咸以爲痛癢瘡瘍。皆屬於火。惟以寒涼之藥治之。或毒反冰伏。而不起者。或始終用攻利之藥。致正氣虛脫。而後成。不救者。噫。爲兒醫瘍醫者。能潛心於

醫素仲景諸書功經辨量矣

乳癰鼠瘻辨

一婦人產後乳上發癰腫脹將半月周身如鍼刺飲食不進余診之六脈沉緊有力視左乳連胸脇皆腫予用麻黃葛根荊防杏仁甘草石膏令溫服取汗次日復視之曰昨服藥後身有大汗而周身之痛盡解乳上之腫脹亦疎飲食亦進服藥不啻十有餘劑毫無效驗爰此劑有如是之功也予曰金匱要略云產後婦人喜中風生氣通天論曰開闔不得寒氣從之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此係風寒外襲火熱內閉榮衛不調以致腫痛諸醫止以涼藥治熱而不知開闔故也今毛竅一開氣機旋轉榮衛流行而腫痛解矣內經云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此腫屬陽明厥陰二經是以飲食不進今經氣疎通自然能食矣又一老嫗兩頰浮腫每邊有核如梅子大嫗曰予一姪女因生鼠瘻而死又一甥女亦患鼠瘻而歿今心甚憂之余診其脈兩寸口皆浮大其證則頭痛發熱予曰不妨汝證乃風寒內於脈中而爲瘻用解肌蘇散之劑則愈與姪女甥女之瘻不同二女子之瘻其本在藏其末在脈原係惡疾有灸刺之法載在內經骨空篇中能依法治之亦不至於死此緣失於救治者也吁治癰瘍者可不知內經乎

能食而肌肉消瘦辨

胃乃受納之府。脾爲轉運之官。故水穀入胃。得脾氣之轉輸。而後能充實於四肢。資養於肌肉。胃爲陽。脾爲陰。脾與胃以膜相連。陰陽相交。如能食而瘦者。陽與陰絕也。夫陽明不從標本。從太陰中見之化。陽明乃燥熱之府。不得太陰之濕化。則悍熱之氣更盛。脾不得稟水穀之氣。則太陰之氣愈虛。是以胃中熱。則消穀饑脾。氣虛則肌肉日瘦。盛者愈盛。而虛者愈虛。漸至五有餘而二不足。則死不治矣。夫人參甘草半夏橘皮生薑之類。乃助胃之品也。白朮蒼朮山藥黃耆厚朴茯苓乾薑大棗之類。乃助脾之品也。枳實黃連大黃石膏麻仁芍藥之類。乃抑胃之藥也。經言強者抑之。弱者扶之。不知藥性之所主。不分強弱之實抑。是以強者仍強。而弱者仍弱矣。陽明篇曰。胃氣生熱。其陽則絕。又曰。浮則胃氣強。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此陽與陰絕。而用抑強之法也。

奇恆論

夫病之生於內傷外感。人所共知。而奇恆之病。知之者鮮矣。所謂奇恆者。異於恆常也。乃陰陽偏勝五行逆傳。審證辯脈。大有徑庭。內經之論疾病者。不及二十餘篇。論奇恆之章。有八。學者當用心參究。庶免五

通之責

利論

古文作利
今文作痢

夫利有三因。因於外感風寒暑濕。而爲下利膿血者。有死有生。有氣有血。宜補宜瀉。宜寒宜熱。具在傷寒論。金匱要略及千金諸方。各宜隨證而分別治之。又有陽中霧露之氣。陰中渾濁之邪。血凝自下。狀如豚肝。陰陽俱厥。脾氣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難。臍築淋痛。命將難全。詳論辨脈篇中。此外因之下利也。有因食飲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而入五藏。則填滿閉塞。下爲殞泄。久爲腸澼。此內因之下利也。有因於奇恆之下利者。乃三陽并至。三陰莫當。積并則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礮礮。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噤喉塞。并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澼。其脈緩小。沉澼血溫。身熱死。熱見七日死。蓋因陽氣偏劇。陰氣受傷。是以脈小沉澼。此證急宜大承氣湯。瀉陽養陰。緩則遂成不救。醫者不知奇恆之因。見脈氣和緩。而用平易之劑。又何異於毒藥乎。予故曰。服平和湯而愈者。原不死之病。勿藥亦可。服平和湯而後成不救者。醫之罪也。

中風論

夫邪之中於人也。有皮肉筋骨府藏之淺深。有陰陽寒熱燥濕之氣化。況風之善行而數變。是以傷於皮。

毛則爲頭痛發熱。咳嗽。嘔涕之輕證。入於血脈。則肌膚不仁。或爲癩瘍。或爲腫瘻。邪在肌肉筋骨。則爲痛痺。或爲拘攣。或爲偏枯。邪入於腹。或爲飧泄。或爲燥結。邪入於腑。卽不識人。邪入於藏。卽難言。口唾痰涎。此邪入之有淺深。而病之有死生。輕重也。夫天有大淫之邪。風有六氣之化。邪襲於陽。則爲熱化。中於陰。則爲陰寒。濕感者。則痰涎上壅。燥感者。則腸胃下結。邪氣盛者。則病氣形氣皆盛。正氣虛者。則病氣形氣皆虛。總屬天之風邪。而人身中有寒熱燥濕虛實之化。是以河間謂中風主於火。丹溪謂主於痰。東垣謂主於氣。又曰中風之病。惟年老者有之。此皆未明陰陽氣化之道也。夫喎僻拘攣。目斜不語。在童稚則爲急慢驚風。在少壯則爲中風。卒暴予一姪女。年二十餘。體甚豐厚。精神強旺。六月盛暑。恆貪風涼。臨窗露臥。忽一日頭大痛。身熱無汗。口不渴而燥。手足拘急。口眼喎斜。余診之。六脈沉細。予曰。邪已入藏。此危證也。次日卽不能言。口唾涎。藥亦不受。病三日而死。如此之候。年少壯盛者比比。又非獨於老人也。經曰。夏傷於暑。冬傷於寒。是夏月止有風暑。而無寒邪。卽見陰寒之證。而宜於薑附之熱藥者。乃邪中於裏。陰而不得陽熱之化。非天之寒氣也。夏月陽氣盡發。越於外而裏氣虛寒。時下名流。咸以此證爲中寒。予微哂之曰。是固知年少之無中風也。若謂少壯之人。血氣充實。而不爲風邪所中。是亦不應中寒中暑矣。此習俗之固弊。牢不可破者也。或曰。然則老年之多中風者。何氣使然。曰。年老之人。天癸已絕。血氣虛衰。腠理不密。故易於受

風且精氣竭而痰火盛是以有因痰因火因氣之說焉。夫客氣邪風中人多死。若五藏安和元真通暢。不使形體有衰。病即無由入其腠理。靈樞經曰。八風之邪。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則爲淋露寒熱。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是聖人之教化。又何嘗有年老少壯之分也。

頭痛論

夫但知三陽之脈。上循於頭。而爲頭痛。不知厥陰與督脈會於巔。而少陰之骨髓通於腦也。止知風寒火熱在頭。而爲頭痛。又不知足六經之證。上逆於頭。而爲厥頭痛也。足六經之氣。能厥逆於頭。而爲頭痛。又當知寒邪入腦。亦能傳於厥陰。少陰而爲陰證也。真頭病者。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

心痛論

夫咸謂心痛者。乃胃脘當心而痛。不知有厥心痛也。厥心痛者。四藏之氣逆客於心下而爲痛也。心痛與背相控。善癢。如從後觸其心。僵僕者。腎心痛也。心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者。肝心痛也。臥若徙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胃脘當心而痛者。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不下。各審其脈證。而隨經取之。分別寒熱虛實而治之。無有不效者矣。若真心痛。

者。手足青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腹痛論

腹者。太陰之宮域。腸胃之郭。郭病滿痛者。有入府干藏之分。有緩急輕重之別。如卒暴絞痛。面青肢冷。此邪直干陰分。急宜刺洩其邪。如暴吐下利。此邪傷陽明。名曰霍亂。若發熱頭疼。爲欲愈也。如厥逆脈脫。急宜理中圓。甚者加附子。晡時脈還。手足溫者。生。不復則死。此邪甚而胃氣絕也。如腹痛下利。而能食者。乃邪入於腸中。利止則愈。此皆直中於內。而有藏府輕重之分焉。又有邪傳五藏。而爲腹痛者。始發於皮毛。腠理。正氣不能禦邪。淫衍於血脈中。而傳溜於內。大氣入藏。腹痛下淫。此淫傳敗絕之證。不及二十日而死。雖盧扁再生。亦不能救。此證多有不究心者。悠悠忽忽。反爲病家怨。尤

消渴論

病陽明之燥熱而消渴者。白虎湯主之。此外因之渴也。胃氣弱而津液不生者。人參湯主之。此內因之渴也。有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肺不能通調水道。而爲消渴者。人但知以涼潤之藥治渴。不知脾喜燥而肺惡寒。試觀泄瀉者。必渴。此因水津不能上輸。而惟下泄。故爾。以燥脾之藥治之。水液上升。卽不渴矣。故以涼潤治渴。人皆知之。以燥熱治渴。人所不知也。

咳嗽論

咳者肺證也。有邪在皮毛而爲肺咳者。有五藏受邪。各傳與之肺而爲欬者。此外因之欬也。有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而欬者。有藏府之鬱熱。上蒸於肺而爲欬者。此內因之欬也。蓋肺者五藏之長也。輕清而華蓋於上。是以藏府之病。皆能上傳於肺而爲欬。然其標見於肺。而其本在於藏府之間。故當以標本之法。兼而行之。治無不應矣。欬論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痹。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胛下滿。脾欬之狀。欬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胃欬之狀。欬則肩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膽欬之狀。欬嘔苦汁。大腸欬。狀而遺矢。小腸欬。狀而失氣。氣與欬俱失。膀胱欬。狀而遺溺。三焦欬。狀而腹滿。不欲食飲。

砂證論

所謂砂者。身上有斑點如砂。或用麻刮之。則纍纍如硃砂。故名曰砂。此乃風寒濕邪。或山嵐瘴氣。襲於肌皮之間。皮者肺之合。肌者脾之合。肺主氣而脾主腹。邪內干於肺。則氣逆而面青。支冷干於脾。則腹中絞痛。故淺者刮之。深者刺之。使邪氣外洩而痛可止。若邪甚而失於救刺。則邪干藏而氣機不轉。卽不能救。

矣。近時名曰斑砂。宜刺百會。蓋刺百會出血。名爲開瘡門。瘡卽斑疹。故以治瘡之法治之。若非熱盛發斑。又不必取百會矣。虞天民醫學正傳曰。治砂證。或先用熱水蘸搭臂膊。而以芒藤刮之。甚者鍼刺十指出血。或以香油燈照視胸背。有紅點處皆烙之。是斑點之說。其來舊矣。焮烙之法。有行之矣。近時以爲新有之斑砂。乃失於涉略故耳。夫熱邪在於皮膚。或寒邪化熱而後成斑。若卒中而卽入於內者。面青支冷。有何斑點。若不急刺。則爲卒死。又何假於照焮乎。

痘論

痘疹之論。自昔及今。不啻百有餘家。然不參究靈素諸經。不知藏府血氣之生始出入。是以止知順險逆之證。而不知順險逆之因。不知其因。則不能用救治之法矣。夫人秉陰陽水火之氣而成此形。蓋有正氣必有邪淫。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在天地亦有淫氣是痘之毒氣。已萌於有生之初。猶太極也。三月而成形。先生兩腎。猶太極而分兩儀。是痘之根原在腎。腎爲水臟。主藏精而化血。又爲生氣之原。少陽之氣乃水中之生陽。上與心主包絡相合。故痘之起發。隨少陽之正氣而上達於心包。腎氣之交於心包必從中焦而上邪在陽明則爲嘔逆。陽明熱盛則爲發狂。故痘前發驚者可治。若發於肝脾肺外合之皮膚肌肉。心主血而包絡主脈。聞毒邪不解。反內傷於肝。則發驚傷脾。則泄瀉傷肺。則喘急。是痘後發驚者不治。故毒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從孫絡而出於皮膚者。順也。蓋痘乃精血中之火毒。故走於血分而後能。

貫。臆。結。痂。若。走。於。氣。分。則。為。水。泡。白。殼。矣。夫。經。絡。為。血。分。皮。膚。肌。腠。為。氣。分。皮。毛。者。肺。之。合。肌。肉。者。脾。之。合。皮。膚。肌。肉。之。中。有。充。膚。熱。肉。之。血。肝。所。主。也。亦。為。氣。分。故。痘。之。順。者。從。經。絡。而。出。於。皮。膚。是。以。陸。續。出。而。參。差。大。小。不。齊。根。窠。收。斂。界。地。分。明。蓋。界。地。乃。皮。膚。肌。肉。而。不。為。邪。毒。所。傷。故。也。血。華。色。而。潤。澤。根。紅。頂。白。氣。領。成。漿。蓋。氣。行。脈。外。而。血。隨。氣。化。也。所。謂。逆。證。者。走。於。皮。膚。之。氣。分。則。一。齊。湧。出。如。癩。疔。俗。所。謂。肺。經。痘。者。此。也。如。走。於。氣。分。而。留。於。肌。腠。則。昏。腫。眼。脹。肉。先。浮。而。痘。反。平。塌。時。俗。所。謂。脾。經。痘。者。此。也。如。走。於。氣。分。而。留。於。充。膚。熱。肉。之。血。間。則。皮。薄。而。嬌。紅。可。愛。光。亮。如。燈。三。者。皆。無。血。以。成。漿。終。為。不。救。此。因。毒。隨。氣。而。走。於。肺。脾。肝。外。合。之。皮。膚。肌。肉。間。實。非。肺。經。脾。經。肝。經。之。痘。毒。也。又。有。一。種。夾。疹。之。痘。此。分。走。於。氣。分。血。分。故。尚。為。可。治。若。純。走。於。氣。分。雖。智。巧。之。士。不。能。為。無。米。之。炊。矣。夫。所。謂。險。證。者。乃。火。毒。太。盛。或。阻。滯。於。腎。臟。或。留。蓄。於。心。包。毒。滯。於。腎。臟。則。為。腰。疼。肚。痛。寒。戰。咬。牙。甚。則。紫。斑。黑。陷。毒。留。於。心。包。則。壯。熱。煩。躁。便。血。神。昏。此。事。在。良。醫。急。施。妙。用。表。實。者。解。表。裏。實。者。疎。裏。熱。毒。盛。者。急。宜。清。解。不。起。發。者。攻。發。為。先。此。乃。可。生。可。死。之。急。證。匪。延。時。日。者。也。故。證。有。重。輕。方。有。緩。急。若。服。平。和。湯。而。愈。者。原。不。死。之。證。勿。藥。亦。可。服。平。和。湯。而。後。成。不。救。者。醫。之。罪。也。夫。救。逆。之。法。方。書。却。有。冰。肌。散。治。痘。一。齊。湧。出。服。之。復。能。斂。入。予。謂。此。方。平。易。淺。薄。焉。能。救。其。大。逆。門。人。金。西。銘。在。丹。陽。得。一。救。逆。湯。方。予。於。邱。漢。冲。先。生。處。得。一。丸。方。以。此。三。方。斟。酌。增。減。合。為。一。方。名。曰。五。類。

救逆丹。逆證險證。服之皆有奇驗。至於表裏血氣寒熱虛實。又在臨證之士。兼以湯藥治之。可也。

五類救逆丹

龜板用大龜底板 鹿茸六兩茸酥 犀角烏魚尖 鱗以人氣 地龍去土焙 川山甲炒三錢 落花生如學者是切

血餘用童男童女者入新礮內填滿鹽泥 天花粉一兩 銀柴胡一兩 當歸大歸頭酒洗切 芎藭真川產而

牡丹皮酒浸一宿切片 茜草酒洗淨 玄參焙燥 地骨皮厚大者 菟絲子煮出絲焙 連翹七錢 附子臍中者二

赤桂二錢桂附能導命門 大生地黃一兩 汁調和前藥為丸 右為極細末入犀角髮灰和均用生地黃汁

和杵為丸如龍眼核大以上好硃砂飛過為衣天泉煎湯空心調服一丸兒小者半丸大者可服二三

丸如見其形證不順預服此丹若十分中有三分成膿者即有生氣矣如險證透發不起者服之即起

如毒盛而起發不快日可服二三次如患逆證而兒能飲酒者服藥一服時飲以甜酒一盞或少

類飲幾次亦可蓋酒隨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前方乃通絡清熱毒心腎血分之藥使在內之餘

毒仍走於經絡而出於皮膚復飲以酒漿使在外皮膚之毒復與絡脈相通此血氣出入之妙用也

附百祥丸說

兒醫錢乙字仲陽載在宋史一代之名流也專用百祥丸治痘之黑陷甚者謂能轉禍為福故有百祥之

名。後人置之不用者。不知物性故耳。夫火戟性能洩水。味苦寒而色紫赤。能瀉水中之火毒。浸於水中。其色青翠。蓋從子以洩母也。夫痘毒發原在腎。如初起腰疼肚痛。寒戰咬牙。乃熱毒太盛。不能透發。此危在俄頃。非大戟大黃芒硝之類。爲釜底抽薪之法。則束手待斃矣。故表而出之。疏殺其衷則透發於外矣張開之曰。痘之初發三日。主春生。起脹三日。主夏長。貫膿三日。主秋成。結痂三日。主冬藏。若秋冬之不能收成者。多緣病釀於春。故熱毒雖盛。而能生長透發。內無留畜。至秋冬無有不收成者。卽正氣虛脫。不妨大用溫補。如使邪毒留滯。外內不清。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欲補其正氣。則碍於熱毒。欲清其熱毒。又妨於正虛。是以熱毒盛而不能透發者。死於三五之期。雖透發而裏氣不清者。終成糝痺。善治痘者。當預防其初焉。

玄兔丸

夫稀痘之方法雖多。未有如玄兔丸之理甚精微。驗若桴鼓。蓋痘乃先天之毒。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相濟。陰陽互交。乃水中之火毒也。玄乃水天之色。參者參也。參天地之化育者也。兔絲子一名女蘿。爾雅名爲玉女。蓋兔乃月魄純陰之物。故有玉女之稱。抱朴子云。兔絲初生之根。其形如兔握。割其血以和丹藥。立能變化神異之品也。夫凡物得清涼水土之氣。而後能發芽。兔絲秉純陰之性。故得火爇而絲長。此

物理陰陽之妙用也。內經云：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肺腎天水之相通也。肺屬天。玄參具水天之性。能於水中以清發其天花。兔絲有陰陽之妙用。能於至陰之中而透其陽毒。是以嬰兒在百日內與此丸服之。或服至三歲。則毒盛者稀。而毒微者不出矣。即熱毒盛者亦無險逆之虞。同邑盧子由先生五十無子。得一種子奇方。即生二男。皆為痘壞。蓋種子方中不無多熱藥耳。後復生子。皆以玄兔丸服之。至六十有五。連舉六男六女。俱已長成。皆不為痘疹所壞。玄兔之功。豈淺淺哉。盧氏以此為祕方

疹論古名瘡今名瘡

痘乃先天之毒。疹屬後天之邪。先天止有水火。後天始備五行。產下發聲吮乳。肇自後天。是以發聲之時。口中有毒。即嚙下而歸於陽明。故瘡之毒氣發於陽明。上達於肺。出於皮毛。肺主氣而外合皮毛。是以痘毒走於血分。而氣以化之。為順。瘡毒走於氣分。而血以和之。為順。若走於血分。而見雲頭紫赤斑者。逆也。瘡乃氣分之毒。更速於痘。若停留於胃。則爛牙齦阻滯在肺。則為鼻喘。急發表疏。清熱解毒。事在良醫之臨證妙用者也。夫氣為陽。血為陰。痘乃精血中毒。故應四時之生長收藏。以合地支之數。瘡乃氣分之毒。是以一日三蒸。三而三之。以應陽九之終。痘發於陰。故宜頭面稀疏。不喜獨參陽位。瘡發於陽。故喜

大烹頭面。不宜惟在心胸。此人之陰陽血氣。應天地自然之道也。男玉師問曰。相傳痘先出而瘡後出者。爲順。如瘡在痘先。後要復出。此亦應先天後天之義歟。下有缺文

治瘡主方

葛根 桔梗 荆芥 防風 杏仁 甘草 牛蒡子 橘皮 右方用泉水煎服。再隨四時之氣而加減用之。如寒閉者宜麻黃。熱閉者宜石膏。食閉者宜枳朴山查。熱甚者加黃芩黃連。毒甚者加白花地丁西河柳。渴者加知母。喘者倍杏仁。裏實者加葶藶牽牛。蓋痘疹有血氣之分。而用藥亦宜分別。如大黃大戟。血分之瀉藥也。葶藶牽牛。氣分之瀉藥也。黃連形壘如連珠。瀉心火之藥也。黃芩外肌皮而內腐空。故名空腸。又名腐腸。乃瀉肺而清肌表之藥也。肺主氣而心主血。故清痘之熱毒。宜以連爲君。而芩爲佐。清瘡之熱毒。宜以芩爲君。而連佐之。又如金銀花。花開黃白。藤名忍冬。能散陰氣而解氣分血分之熱毒。蓋黃走血而白走氣也。故解痘毒者宜之。而瘡毒亦可。若夫白花地丁。又專於瘡證者也。此用藥之大關目。學者引伸觸類。微妙無窮。

胎前論

易繫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五類昆蟲。咸感陰陽精氣而成孕。腎主藏精。爲生氣之原。故胎之根本。

在腎。假血以成形。衝任之血。肝所主也。故始於肝藏主養。肝氣暴虛。故多思酸作嘔。夫人生於寅。故始於厥陰。木藏府之精氣。次序資養。至十月而五行之陰陽已周。十干之氣已化。歸於壬癸而生。戊癸化火。此丁壬化木。此天地生成之道也。一月肝木。二月膽木。三月君火。四月相火。五月脾土。六月胃土。七月肺金。八月大腸金。九月腎水。十月壬水。藏府陰陽之氣。循序相生。如主養之氣不足。則胎亦不長矣。胎長如瓜。若不長。則有墮落之虞。金匱要略云。懷身七月。太陽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瀉勞宮。蓋因火制其金也。故如土氣主養。當培其土而抑其木。金氣主養。當瀉其火而資其金。以逐月主養之藏府。審其虛實而調之。此養胎之大要也。又火能速物。是以三月四月。多有半產之虞。火能剋金。故七月亦有不足之慮。如胎氣熱者。當預防之。胎以腎為本。故養胎以地黃杜仲為君。坤德厚而資生萬物。故白朮大棗為安胎之聖藥。胎從血長。是以四物湯為胎產之要方。胎寄而生。故桑寄生川續斷力能繫胞。火能速物。故芩連益母皆為要藥。氣化則血行而胎長。故砂仁橘皮紫蘇枳殼宜兼用以疎氣。夫天地交而萬物生。水火濟而陰陽平。是以阿膠艾葉香附茯苓得交感之妙用者也。至於胎前百病。以治病養胎之法兼而行之。此胎前之大綱領也。婦人小兒總止多胎產痘疹耳。其餘百病皆歸一法。是以重素諸經不過分別數條。學者當明白此理。

關之曰。肺屬天。七月而生者。得乾金之氣。故能育而且壽。九月感天癸之氣。十月得化運之全。若八月則

不青矣。

產後論

產後氣血兩虧。宜於溫補。但初產者。惡血未行。先宜導滯。以防上奔。新產婦人。喜中風。產後土虛。能停食。產後燥結多血阻。此三者。是為實證。宜於清補相兼。如無此三證。氣虛者補氣。血虛者補血。寒者溫之。熱者涼之。隨其所利而行之。此產後之大法也。予嘗用大劑人參。薑附。救產後虛脫之危證。用芍藥以利熱燥之留停。又何嘗忌人參之補。薑附之熱。而芍藥亦未嘗酸斂也。

急下論

陽明篇曰。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少陰篇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夫寒傷六經。止陽明少陰之有急下證者。蓋陽明秉悍熱之氣。少陰有君火之化。在陽明而燥熱太甚。緩則陰氣絕矣。在少陰而火氣猛烈。勿戕將自焚矣。非腸胃之實滿也。若實在腸胃者。雖十日不更衣。無所苦也。如此六證。若究省不到。不敢急下。故病

此者鮮有能生之。且予嘗聞之曰。痞滿燥實堅。五證皆備。然後可下。噫。當急下者。全不在此五字。

急溫論

少陰篇曰。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太陽篇曰。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夫急溫急救之。在少陰。太陽者。有水火寒熱之氣化也。病在少陰。感君火之甚者。急下之。病陰寒之劇者。急溫之。寒傷太陽。欲如連樞。神氣乃浮。脈反沉者。陽反內陷也。故當救其裏。二者止見脈沉。若待其厥冷脈絕。則不救矣。故所謂急者。如人墮於水火之中。緩卽焚溺矣。

汗下論

一薰一蕪。十年遺臭。故去邪莫如速也。曰。汗多亡陽。如表邪盛者。汗之而解。以養陽也。曰。下多亡陰。如裏邪實者。下之而解。以養陰也。多者。謂其太過也。太過不可。而況妄行乎。靈樞經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竅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蓋氣化而汗出。溱溱也。又曰。奪血者無汗。是血氣不足。邪不得從汗解也。傷寒論曰。微則陽氣不足。濇則無血。下之。則心下痞。鞭是血氣不足。又難從下解也。當知邪賊宜攻。而正氣又當培養。夫邪正相持。則爲寒熱出入。邪負則愈。正北則危。汗下之法。猶援兵也。善用兵者。寡可以敵衆。弱足以勝強。若不審虛實。不識形勢。而妄攻之。反爲賊害矣。

往來寒熱論

辯脈篇曰。病有灑淅惡寒。而復發熱者何。答曰。陰脈不足。陽往從之。陽脈不足。陰往乘之。曰。何謂陽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曰。何謂陰不足。答曰。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陽脈浮。陰脈弱者。則血虛。血虛則筋急也。其脈沉者。榮氣微也。其脈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榮氣微者。加燒針。則血流不行。更發熱而躁煩也。夫藏脈爲陰。府脈爲陽。血爲陰。氣爲陽。榮爲陰。衛爲陽。內爲陰。外爲陽。此所言陰陽者。非此之謂也。乃陰陽之氣耳。陰陽之氣者。先天之水。火也。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在地爲火。在天爲熱。無形之氣。曰陰。曰陽。有形之徵。曰水。曰火。陰陽氣交。是爲平人。乘於脈中。則爲往來寒熱矣。故始曰陰脈。曰陽脈。復曰寸口。曰尺脈。曰陰氣。曰陽氣。曰陰中。曰陽中。謂陰陽之氣相乘。入於脈中。而見於寸尺也。蓋以寸尺分陰陽。非藏脈爲陰脈。府脈爲陽脈也。又非謂內絡於藏府者爲陰脈。外絡於形身者爲陽脈也。中脈中也。陰中陽中者。謂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故曰上入下陷也。此陰陽之氣。乘於脈中。而爲寒爲熱。非脈中之血虛。故曰陽脈浮。陰脈弱者。則爲血虛也。血虛則筋急者。謂血行脈中。滲於脈外。肝藏所主。而血自有陰陽之分也。脈內爲陰。脈外爲陽。榮氣微者。其脈沉。衛氣衰者。其脈浮。謂陰陽相乘者。見寸口脈微。尺中脈弱。非榮衛之爲陰陽。而脈之浮沉也。如燒鍼

則血流不行者。謂血隨榮轉。非隨陰陽之氣而往來也。更發熱而躁煩者。謂榮氣之生於陽明。而主於心。腎也。燒鍼之火氣傷陽明。則發熱。傷心腎。則躁煩。此言榮血生於後天水穀之精。陰陽本於先天水火之氣。乃陰陽之氣。乘於脈中。而為寒為熱。非榮血之為寒熱也。男玉師曰。何以治之。曰。金匱腎氣丸為主。方配四物以養血。

潮熱論

胃為水穀之海。而外合海水。是胃氣晝夜升降。如潮往來。但平人有潮而不為熱也。如有邪病留於脈肉筋骨間。隨潮而出。則為發熱。故當審其先發於何部。何處。獨盛。分六經而治之。與夜熱之不同也。夜熱本於陰虛。潮熱因於病氣。潮熱一潮而退。夜熱至旦方涼。因證不同。治法亦異。傷寒潮熱列於陽明篇中

傷寒論編次辯

仲祖傷寒論。其中條緒井井。原係本文。非叔和所能編次。蓋謂斷簡殘篇者。是因訛傳訛也。如溼瀉三種。非傷寒之病。因病在太陽。而與傷寒相似。故先提出於太陽篇外。溫病風溫。原因傷寒所致。然非卒病之風寒。故先分別於太陽篇中。太陽為諸陽主氣。故首提太陽之為病。次中風。風即寒中鼓動之氣。故篇名傷寒論。而反先提中風。次傷寒。次傳經。次桂枝湯證。次麻黃湯證。如六經篇首。則曰某經之為病。若六經所概論者。總歸於太陽。

之首篇。其間條分縷析。有斷有續。予於斷續間。首加一圈。如學庸孔孟之分章。便後學之體認。此皆仲祖位置。非叔和編次也。

再按仲祖一百十三方。爲形層淺深。陽寒熱而設。無分風與寒也。如邪在皮毛者。宜麻黃湯。在肌腠者。宜桂枝湯。故曰桂枝本爲解肌。然中風之用桂枝者。始受之風邪。不閉於皮毛。而入於肌腠。故桂枝湯爲中風之首方。如寒邪發汗不解。而入於肌腠者。亦屬桂枝湯證。故邪病太陽而無分風與寒者。則曰太陽病。有風寒之分者。則曰太陽中風。曰中風發熱。曰傷寒。如風寒之邪。皆可爲柴胡湯證者。則曰傷寒五六日中風。皆可爲陷胸湯證者。則曰浮則爲風。曰傷寒五六日結胸熱實。如瓜蒂散證。則曰傷寒中風。蓋始受之時。有風寒之分者。分中風傷寒。如病在太陽。感太陽之熱化者。則曰太陽病。病在陽明。感陽明之燥化者。則曰陽明病。而無分風與寒矣。至如大小青龍湯證。乃病太陽寒水之氣者也。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故太陽標陽而本寒。大青龍證。太陽標本之爲病也。小青龍證。病太陽之陽而動其水氣也。曰太陽中風。謂風中太陽之氣也。脈浮緊者。浮則爲風。緊則爲寒。乃天之風邪。與太陽之寒氣相搏。而見於脈也。發熱者。風在太陽而爲熱也。惡寒者。病太陽之寒氣也。身疼痛者。風寒之邪。尙及於形身。不汗出者。邪正之氣陷於內也。煩躁者。太陽標本之氣化也。此風中太陽之熱邪。而兼病其本寒。故用麻黃桂枝之複方。去芍

藥之苦平。易石膏之甘辛。直從內而透發於外也。如汗出惡風者。風邪在外。故不可服。蓋汗之生。原有一出於表者。血液之汗也。一出於裏者。陽明水穀之汗也。麻黃湯發表汗之劑也。桂枝湯解肌腠之邪也。如麻黃配石膏。乃直從裏而發陽明水液之汗矣。邪不在裏而妄動其陽明。是以筋惕肉瞤。陽明主肌而主宗筋也。又如傷寒脈浮緩者。乃寒傷太陽而邪正之氣並陷於內也。夫天之寒邪與太陽之陽氣相搏於膚表之間。其脈則緊。風與寒搏。寒與陽搏。乃陰陽相搏。其脈皆緊。此寒傷太陽。寒已化熱。邪正相合而陷於內。故止見虛浮之緩脈也。身不疼者。邪在內也。但重者。陽氣陷也。乍有輕時者。正氣欲出也。太陽與少陰標本相合。如寒傷太陽而見少陰證者。則為一身手足盡熱。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蓋太陽與少陰在標本寒熱之合化。寒在太陽。則病反其本而為熱矣。及於裏陰。則同氣相感於少陰之火氣矣。故曰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上章。乃風動之邪。入於裏而尚涉於形身。故見浮緊之脈。疼痛之證。宜大青龍湯主之。此乃寒凝之氣入於裏而無形身之痛。故恐轉屬於少陰。藉陽氣之欲出。乍有輕時。而以大青龍湯發之。此風寒之邪病太陽之標陽而兼動其本氣者也。又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者。病太陽之陽而動膀胱之水氣也。乾嘔者。水氣上逆也。水火相交者。正氣也。水氣上乘者。邪氣也。發熱者。寒在太陽而為熱也。欬者。水氣上通於肺也。病表陽之氣而動其水氣。則氣不化而水不行。故有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之證也。宜小青龍湯主

之用麻黃桂枝甘草芍藥以清肌表之邪。用乾薑半夏細辛以助火土之氣。用五味子之酸助春生之木。氣以洩冬令之寒水也。渴者火鬱於上。水逆於下。故去半夏之燥。加栝蒌根。通水液以上滋。利者寒水在下。火氣不能下交。菊花性寒屬水。用花萼之在上者。如雞子大。熬令赤色。皆取其象心。導火氣溫煖於下也。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噎。故加附子以散寒。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土受所勝之侮而不能制化。故加茯苓補中土以伐水邪。喘者加杏仁以利肺氣。此在表之邪入於裏而動其水氣。故並去其麻黃。又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汗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此表邪已解而寒水之氣上逆也。欬而微喘者。水氣上乘於肺也。發熱不渴者。得太陽之氣化也。服湯已渴者。水寒之氣外散而復傷太陽之氣也。故仍以小青龍主之。經曰。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在天呈象。在地成形。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天有大氣。地有五行。人秉天地之氣而生。兼有此五行六氣。是以大青龍證病。太陽之陽而動其寒氣者也。故宜大青龍湯以發汗。謂在天之龍能行雲而施雨也。小青龍證病。太陽之陽而動其水氣者也。故宜小青龍主之。謂潛藏始蟄之龍能洩冬令之寒水也。又如少陰病。真武湯主之者。病少陰而動其水氣也。四逆散主之者。病在少陰得君火之熱化而動其水氣也。蓋太陽少陰乃水藏水府皆有寒熱之氣化者也。若夫外因之水。停飲於中焦者。又屬五苓散證。蓋其因有不同。而治法亦別。是以有發表之方。有解

肌之方。有散寒之方。有行水之方。有氣分之方。有血脈之方。有胸脇之方。有腹胃之方。有却邪之方。有補正之方。有大涼之方。有大熱之方。有大補之方。有大瀉之方。有和解之方。有寒熱補瀉兼用之方。皆從形層外內之淺深寒熱虛實之氣化。麻黃桂枝分形層大小青龍論氣化不然。止屬風寒二邪。奚有三百八十九證之分耶。明乎形層氣化之道。傷寒大義。思過半矣。

風傷衛寒傷榮辯

風乃天之陽邪。傷人衛氣。寒乃陰邪。傷人榮血。同氣相感耳。辯脈篇所謂風傷衛寒傷榮者。謂風寒兩感。榮衛俱傷。風則傷衛。寒則傷榮。以言其大概。若夫天之風寒。傷人氣血。或中於陰。或中於陽。無有恆常者也。人之皮毛肌腠。氣分爲陽。血脈爲陰。榮行脈中。衛行脈外。風雨寒暑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是風寒之邪。皆始傷皮。毛之氣分留而不去。而後傳舍於經。榮者也。靈樞經曰。寒傷形。乃病形。風傷經脈。經脈乃應。金匱真言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是又寒傷氣。而風傷榮矣。蓋陰陽之道。變化不測。故內經自有矛盾之文。以意逆志。庶爲得之。若膠執文辭。又不可與論陰陽矣。至於傷寒論之中風。更爲不同。非春傷之風。亦非四時所中之風。卽嚴寒鼓動之氣。故中風首節曰。蓄蓄惡寒。淅淅惡風。寒乃陰

凝之邪。閉於皮毛之間。故用麻黃湯以發散。風乃鼓動之氣。開發皮毛。入於肌腠。故宜桂枝湯以解肌。是又寒在皮毛。而傷氣。風入腠理。而將傷於榮矣。太陽之氣。主於皮毛之間。寒傷太陽。是以六氣相傳。七日來復。若入於經榮。則為桃仁承氣抵當湯之血證。不復再傳陽明矣。寒傷氣。故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又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此寒在太陽之表。故有六氣之相傳。風入於肌腠。故不為傳經之邪也。至於春傷之風。四時所中之風。或傷於皮毛。則為噎淚喘欬。入於肌腠。則為肌膚不仁。傷於筋骨。則為痛痺拘攣。入於脈中。或為鼠瘻。或為厲瘍。久風入中。則為腸風飧泄。或中於府。即不識人。或中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此在靈素金匱諸經中求之。與傷寒論之中風不相同也。

醫學入門

金匱要略曰。千般疢難。不越三條。疢丑刃切音趁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搏。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金匱二條皆重外因。以房室服食為內因。宋成無己曰。病有三因。一者外因於天。二者內因於人。三者不內外因。外因於天者。風寒暑濕之六淫也。內因於人者。喜怒憂恐之七情。及飲食房勞也。不內外因者。金刃跌撲蟲獸管杖之所傷也。人之百病。不外此三

者。夫傷寒。外因也。而傷寒經旨。風寒暑濕之六氣。咸所具載矣。其間分析表裏陰陽寒熱氣血邪正虛實。內外百病。靡不備悉。明乎傷寒之道。于般病難。不出於範圍焉。故醫學入門。當從傷寒始。先難其所難。而後易其所易。蓋外因之病。暴而危。內因之病。徐而持。中風瘧痢痿痺疝脈頭腹痛多係外因故治外感者。可以活人。可以死人。治內傷者。或少有失誤。未卽爲害。是以能醫內傷。而不諳治傷寒者。未可醫名也。能醫傷寒。而不諳治內傷者。未之有也。

醫以力學爲先

月三六九晨集及門說內經及傷寒論講畢。謂諸生曰。時俗相沿云。行醫全憑時運。予以爲不然。諸生來學。當苦志讀書。細心參究。庶可免庸醫之責。若憑時運。則何業不可爲。而習此苦難之事。設使殺一不辜。而救百人。其功不能贖罪。蓋救人乃醫家分內事。況多有病之輕者。有病之自能愈者。或病雖劇而可救者。越人曰。僕不能生人耳。不起之病。僕能起之。是非必死之病。而醫能活之。若使病者不死於病。而反死於醫。又何異於梃刃。是以救人之功小。誤傷之罪大。試觀栽杏叟。尙誤投藥。餌傷及母子二命。況平人乎。然此亦警世之事也。古今名流。皆生前根氣豐厚。若再加培植。卽可名登仙籍。惜乎不能何也。旣已名擅當時。焉肯虛心下士。況一人之精神有限。或忙中有錯。卽誤用其藥。亦不自知其非。病家延請惟艱。幸而

至之。焉敢論其是非。卽服藥有誤。反歸於死者之命。是以運之小者其過小。運之大者其過大。諸生能鑑予言。潛心好學。將來運之小者可大。運之大者可無過矣。閉之曰。歷觀古今醫家。有子孫顯達者。有子孫式微者。大有霄壤之分。若不圖名。不貪利。虛衷受益。存心活人。有不永昌厥後者乎。

又曰。古稱醫士爲山中宰相。謂能變理陰陽。調和氣味。操生殺之柄耳。記云。醫不三代。不服其藥。許學士曰。謂能讀三代之書。予以爲世代相傳。又能讀書好學。猶響纓世胄。士之子而恆爲士也。若僅守遺方。以爲世傳。何異按圖索驥。夫天有四時之氣。地有五方之異。人之百病。變幻多端。卽如傷寒一證。有三百八十九法。可膠執遺方。能通變時疾乎。趙括徒讀父書。尙至喪師敗績。況無遺書可讀耶。守祖父之業。而不好學者。可方草廬諸葛乎。伊川先生曰。醫不讀書。縱成倉扁。終爲技術之流。非士君子也。盧不遠先生曰。當三復斯語。及門者多係世醫。弟故復言此以戒。

中庸之道

中者不偏。庸者不易。醫者以中庸之道存乎衷。則虛者補。實者瀉。寒者溫。熱者涼。自有一定之至理。若偏於溫補。偏於涼瀉。是非中非庸矣。夫醫道上通天之四時六氣。地之五方五行。寒熱溫涼。升降浮沉。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急者急治。緩者緩治。若僅守平和之橘皮湯者。又執中無權也。邈觀古今。多有偏心。偏於

溫補者。惟用溫補。偏於清涼者。慣用清涼。使病人之宜於溫補者。遇溫補則生。宜於涼瀉者。遇清涼則愈。是病者之僥倖以就醫。非醫之因證以治病也。豈可語於不偏不易之至道哉。

雜證論

雜證者。謂一人之病。見證龐雜。當知始受之因。則一久久不去。漸至蔓延。故治雜病。如理亂繩。得其頭緒。一路理清。不則愈理愈亂矣。所治之藥。亦專取其要。多則雜雜無功。經曰。一者因得之。又曰。治之在於一。嗟乎。精一之道難矣。人秉天地之氣所生。此身中有上下陰陽之氣交。五運六氣之變化。榮衛血氣之貫通。五藏六府之生始。知其推數無窮。而後可歸於一。非細參靈素諸經。不易得也。

十干化五行論

黃帝問曰。五運之數。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願問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齡天之氣。經於心尾己分。齡音金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氏昂畢。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此岐伯論五行之化。始於五方之天象。丹赤色。火之氣也。牛女在癸度。經於牛女戊分。戊癸合而化火也。齡黃色。土之氣也。心尾在甲度。經於心尾己分。甲己合而化土也。蒼青

色。水之氣也。危室在壬度。柳鬼在丁度。丁壬合而化水也。素白色。金之氣也。亢氏在乙度。昴畢在庚度。乙庚合而化金也。玄黑色。水之氣也。張翼在丙度。婁胃在辛度。丙辛合而化水也。夫丹齡蒼素。玄天之五氣也。丹齡蒼素。玄天之五色也。青黃赤白黑地之五色也。在天之五色。化生地之五色。金木水火土地之五行也。天之丁壬。經於五方之分。陰陽配合而化生五氣。天之五氣。化生地之五行。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五行之中。有二火。在地爲木。在天爲風。在地爲火。在天爲熱。在地爲土。在天爲濕。在地爲金。在天爲燥。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在地爲火。在天爲暑。是地之五行。化生天之六氣。此天地之陰陽。交相生化者也。故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收藏。下應之。三陰三陽者。子午爲少陰君火。丑未爲太陰濕土。寅申爲少陽相火。卯酉爲陽明燥金。辰戌爲太陽寒水。巳亥爲厥陰風木。是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十二支。上承天之六氣。後人不參究上古聖經。不明天地陰陽之化。運有以逢辰則化之說者。有以制尅則化之說者。此皆技術家之迂論也。

偶山堂類辯卷上終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appears to be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仙山堂類辯卷下

西陵隱菴道人撰

錢塘楊元如參訂

本草綱領論

天地所生萬物。皆感五運六氣之化。故不出五氣五味。五行寒熱溫涼。升降浮沉之別。經云。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湧洩為陰。淡味滲洩為陽。鹹味湧洩為陰。大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奠或堅。隨所利而行之。此物性之綱領也。五氣五味。各歸所喜。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脾色黃。宜食鹹。腎色黑。宜食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奠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益精氣。四時五藏之病。隨五味所宜也。又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欲奠急食鹹以奠之。用鹹補之。甘瀉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辛又能潤為能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又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靈樞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此五味補瀉宜忌之綱領。

也。夫百病之生也。不出乎表裏陰陽。寒熱虛實。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凡甘溫辛溫皆從補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溫之。逸者行之。盛者折之。驚者平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此治病之綱領也。萬物各有自然之性。凡病自有當然之理。即物以窮其性。即病以求其理。得其性理。豁然貫通。則天地所生之萬物。人生所患之百病。皆歸一致矣。用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豈不綽然有餘裕哉。

藥性形名論

按本草綱目。金石草木。禽獸果穀。自神農及今。計一千六百餘種。命名之義。各有思存。如黃連白芷青黛。元參之類。以色而命名也。甘草苦參酸棗細辛之類。以味而命名也。寒水石溫胸臍火硝香薷之類。以氣而命名也。桑皮橘核杏仁蘇子之類。以體而命名也。夏枯草款冬花長春秋葵之類。因時而命名也。防風續斷決明益智之類。以功能而命名也。鈞藤兜鈴狗脊烏頭之類。以形象而命名也。命名之義。不能枚舉。施於治道。各有功用。如五氣分走五藏。五味逆治五行。皮以治皮。節以治骨。核以治丸。松節杉節及草根之多堅節者皆能治骨。荔枝核。核子能明目。藤蔓者治筋脈。血肉者補血肉。各從其類也。如水草石草。其性主升。稍秒子實之類。胎孕丸。

其性主降。甘香之品。能橫達於四旁。寒熱之氣。性浮沉於上下。在土之根莖。本乎上者親上。本乎下者親下。在外之枝幹。在根者治本。在枝者行於四支。此物性之自然也。又如夏枯之草。夏收之朮。半夏之生。薤麥之成。皆得火土之氣。而能化土。秋莢之菊。秋鳴之蟬。感金氣而能制風。凌冬不凋者。得寒水之氣。而能清熱。先春而發者。秉甲木之性。而能生升。此感天地四時之氣。而各有制化也。甘溫者補。苦寒者瀉。色赤者走血。色白者走氣。赤圓者象心。白瓣者象肺。紫尺者益脾。香圓者入胃。徑直青赤者走肝。雙仁圓小者補腎。以形色之相類也。以象形而治五臟詳金匱要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陰中之陽升。陽中之陰降。輕清者主上。重濁者主下。濁中之清升。清中之濁降。凡物感陰陽之氣而生。各有清濁升降之質。性者也。又如山梔炒黑而降。黑豆黃卷而升。紅耬生血。神麴化積。此假造釀而得化功者也。因名而取實。因象以用形。得其性之升降。浮沉。氣之溫涼。寒熱。色之青黃。赤白。味之甘苦。酸辛。一千六百餘種。大概不越乎此矣。

草木不凋論

草木寒不黃。隕及花發於冬者。得冬令寒水之資也。木生於水。水通於天。水火相濟。水由地行。水氣之通於四藏者也。如麥門冬。款冬。花。枇杷。葉。側柏。葉。山豆。根。巴戟。天。之類。腎之肺藥也。黃連。葛。蒲。山。梔。南。燭。茶。花。梅。花。之類。腎之心藥也。厚朴。豆。蔻。丁。香。枳。橘。之類。腎之脾藥也。茵。桂。蠶。竹。蜜。蒙。花。女。貞。實。之類。腎之肝

藥也。夫腎爲水臟。受藏五臟之精。而復暹出於四臟。入肝爲淚。入心爲血。入脾爲涎。入肺爲涕。上下交通。而外注於九竅。是以得寒水之草木。能啟陰氣。上滋四臟。復能導四臟之氣。而下交於陰。又非獨腎氣之通於四臟。五臟之氣。皆相通。而藥性亦然。如棗仁。脾之心藥也。石斛。脾之腎藥也。芍藥。脾之肝藥也。桑皮。脾之肺藥也。類而推之。總不出五行之生化。

四氣逆從論

經云。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謂春宜用升。以助生氣。夏宜用浮。以助長氣。秋時宜降。以順收令。冬時宜沉。以順封藏。此藥性之宜順四時者也。春氣溫。宜用涼。夏氣熱。宜用寒。秋氣涼。宜用溫。冬氣寒。宜用熱。此用氣之宜逆四時者也。而病亦如之。然時氣病氣。又皆有常有變。知其常變。反其逆從。可以把握陰陽。裁成造化矣。

大棗

棗色黃味甘。脾家果也。夫木末之實而爲心家果者。生化之道也。木末之實而爲脾家果者。制化之道也。蓋天地所生之萬物。咸感五運六氣之生化。明乎陰陽生尅之理。則凡物之性。可用之而生化於五藏六腑矣。○元如曰。桃爲肺之果。核主利肝血。杏爲心之果。核主利肺氣。亦制化之理然與。

梔子

梔子冬不隕葉。五月感一陰之氣。生花六出。潔白芬香。得金水之氣也。其實結於枝梢。圓小赤色。味苦性寒。乃陰中之陽。腎之心品也。故炒黑而成離中之虛。導心火以下交於腎。○元如曰。六者陰之終也。花多五瓣。如雪花。梔子花京精石。皆感陰氣生成。

枇杷

枇杷四季長青。葉上多毛。凡草木之生毛者。皆主治肺。多刺者。花開於秋者。皆得堅金之氣。而能制風。枇杷初秋結蕊。深秋放花。夏時果熟。又得冬令之氣。能引寒水以上滋。利肺氣以下降。故主治嗽。嗽卒。嗽并下氣消痰。

款冬花

款冬花氣味辛溫。生於關中及雍州山谷溪水間。冬時發條。結蕊於冰雪中。故名款冬。西北氣寒。冰雪至。夏不消。款冬辛溫。可為大熟者矣。土人謂之看燈花。又曰敲冰取款冬。謂在正月前半月採之。如過元宵燈節。花即大放矣。此陰中之陽升也。如形寒飲冷。肺氣虛寒。作喘者宜之。若陰火上炎。肺葉焦滿。恐益銷燬。傷矣。

澤瀉

澤瀉水草也。凡水草皆屬腎。其性主升。蓋大氣下降。地水之氣上升。自然之理也。凡物之本乎上者。性升。本乎下者。性降。澤瀉形圓。無下行之性矣。春時叢生。苗於水中。獨莖直上。秋時白花作叢。腎之肺品也。易曰。山澤通氣。能行在下之水。隨澤氣而上升。復使在上之水。隨氣通調而下瀉。故名曰澤瀉。○元如曰。如何首烏。形圓莖蔓。其性惟升。牛膝形細而長。其性惟下。故主治在下。諸品可類推之。

芍藥

芍藥氣味苦平。苦走血。故為血分之藥。苦下洩。故本經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因其破洩。故太陰篇云。太陰為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今人咸云。芍藥主酸斂。而不知有大黃之功能。○元如曰。芍藥乃神農中品之藥。本經曰。氣味苦平。後人增曰酸。而實未嘗酸也。盧子由曰。市肆一種赤芍藥。不知為何物。草根兒醫瘍醫多用之。此習已而不察其為害殊甚。

牡丹皮

牡丹皮色赤。氣味辛寒。血分之藥也。不緣子生。故名曰牡丹。陰中之陽。升也。其味辛。故主發散中風。寒熱邪氣。除癥堅瘀血。寒能涼血。故主瘰癧。驚癩。凡骨蒸勞熱。癰腫瘡瘍。丹皮為要藥。若吐血衄血。大非所宜。以其上升故也。○元如曰。若因風寒而衄血者。宜之。如陰火上炎者。大忌。

括樓

凡草木之根。其性上升。梢秒子實。性復下降。物之理也。括樓。蔓延結實。則根粉盡消。實黃赤而子白。潤氣味苦寒。是以天花粉能散陰液。以上滋於心肺。括樓實復能導心肺之氣以下行。故本經主治胸痹。○元如曰。如蘇子。蘿蔔子。白芥。雲臺之類。性皆下行。所謂上行極而下也。

麥芽

麥春長夏成。得木火之氣。故為肝之穀。透發其芽。能達木氣。以制化脾土。故能消米穀之實。經云。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人之食飲不化。而成反胃咽膈者。多因肝氣鬱怒所致。予治此證。於調理脾胃藥中。倍加麥芽。多有應手。蓋醫者。但知消穀而不知疎肝。○玉師曰。可類推於穀芽。黍芽。大豆黃卷。

薯蕷

薯蕷百名也。避唐宋帝諱。改名山藥。種植之法。切作薄片。隨所杵之竅而長之。盧子由先生治一血利久不愈曰。此腸內有血管。山藥隨所杵之竅而長。滿性能塞管。用又百合之白花者。摘碎埋於土中。一瓣即生百瓣。而成一蒲夫。山藥為君。配血藥而愈。此乃意度之妙用。凡物切碎。皆成腐穢。二品所生之異。蓋得本體之精。感氣化而生長。山藥肉內多涎。仲景用百合湯。以水浸一宿。出其白沫。涎沫乃其精也。氣生於精。二品得精氣之盛。故主補中益氣。長肉強陰。○元如曰。凡物

多精汁者皆主養精補血益氣生肌

枸杞

神農本草經總名枸杞。無地骨皮。枸杞子之分。蓋枸字諧狗。杞字諧己。狗屬戌。而戌主右腎。腎主骨。而已屬陰土。故有地骨之名。而久服能堅筋骨。氣味苦寒。能清熱中消渴。蓋能助水土之氣。上滋心肺者。也。其子色赤性寒。能補兩腎之精。氣骨之精。爲瞳子。故助瞳子之光明。

紅花

紅花色赤多汁。生血行血之品也。陶隱居主治胎產血暈。惡血不盡絞痛。胎死腹中。金匱方紅蘭花酒。治婦人六十二種風。又能主治痰瘧。臨川先生曰。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蓋風乃陽邪。血爲陰液。此對待之法也。花棗莖葉且多毛刺。眞堅金之象。故能勝制風木。夫男女血氣相同。仲祖單治婦人六十二種風者。良有以也。蓋婦人有餘於氣。不足於血。所不足者。乃衝任之血。散於皮膚肌腠之間。充膚熟肉。生毫毛。男子上唇口而生鬚鬚。女子月事以時下。故多不足也。花性上行。花開散蔓。主生皮膚間散血。能資婦人之不足。故主治婦人之風。蓋血虛則皮毛之腠理不密。而易於受風也。此血主妊娠。故專治胎產惡血。靈樞經云。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故用酒煎以助藥性。瘡邪亦伏於募原之腠理間。故能引其外出。夫血有

行於經脈中者有散於皮膚外者而所主之藥亦有不同如當歸地黃茜草之類主養脈內之血者也紅
蘭花主生脈外之血者也川芎芍藥丹皮紅朮之類又外內之兼劑也學者能體認先聖用藥之深心思
過半矣。

石膏

石膏氣味辛甘微寒神農本經主中風寒熱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腹中堅痛除邪鬼產乳金
瘡仲景用麻黃配石膏能發陽明水液之汗白虎湯解陽明燥熱之渴又主風熱發斑是神農仲景皆用
爲發散之品蓋氣味辛甘而體質疎鬆如肌理但其性沉重色白若金故直從陽明而達於外也後人咸
謂清內熱而主降下乃不明經義物性故耳夫凡物有可升可降者配發散之藥則升配破洩之藥則降
如厚朴之氣味苦溫本經主中風傷寒頭痛寒熱乃發散之藥也仲景承氣湯配枳實大黃芒硝爲急下
之劑經云酸苦湧泄爲陰蓋酸苦之味能上湧而下洩也同升藥則升同降藥則降立方配合乃醫家第
一義詭可忽諸。

女貞實

女貞子乃本經上品氣味苦平主補中安五藏養精神除百病久服肥健輕身不老強陰健腰膝變白髮

明目。卽蠟樹也。立夏前後。取蠟蟲種子。裹置枝上。半月後。其蟲化出。延緣枝上。造成白蠟。堅白如凝脂。猶蠶食桑而成絲。連綿溫煖。皆得樹質精華。是以桑根白皮。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胸中絕脈。補虛益氣。女貞雖與冬青同名。其種實異。冬青名凍青。葉微圓。子赤色。蟲不造蠟爲別也。世俗混用凍青實。一物用迴別。采擇者。不可不辯。

蓮實

蓮子本經上品。氣味甘平。主補中養神。益氣力。除百疾。久服輕身耐老。不飢延年。夫蓮莖色青味澆。中通外直。具風木之象。花紅房白。鬚黃。子老而黑。有五行相生之義。故能補五臟不足。五臟主藏精者也。腎爲水臟。受藏五臟之精。石蓮子色黑味澆。故用之以固精氣。今市肆一種。狀如土石。味極苦澆。不知爲何物。盧子由先生曰。食之令人腸結。宜於建蓮子中。揀帶殼而色黑者爲是。有云假石蓮子乃樹上所生卽苦珠子之類

桑上寄生

桑寄生。生於近海州野。及海外之境。地暖不蠶。桑無剪採之苦。氣厚意濃。兼之鳥食榕實。糞落桑上。乘氣而生。榕乃易生之木。枝葉下垂。卽生根作本。故其樹極大。多生於海山中。是以子附於桑。則爲桑上寄生。蓋感桑之精氣。故其功力。一本於桑。若寄生他木上者。不惟氣性不同。且反生災害矣。今市肆者。乃柴枝

也。有一種色黃而脆。狀如金釵石斛者。庶幾可用。寇宗奭曰。予宦官南北。徧搜不可得。故非親採。難以別真偽。要知市賣者皆偽也。予故以依附桑上之藤葉。如三角楓者。取之。妄胎甚效。蓋亦得桑之精氣者也。

紫草茸

按本草綱目。紫草發明下。李時珍曰。紫草氣味苦寒。如痘疹欲出未出。血熱毒盛。大便閉澀者。宜之。已出而紫黑便閉者。亦可用。若已出而紅活。及白陷大便利者。切宜忌之。直指方云。紫草治痘。能導大便。使發出亦輕。活幼新書云。紫草性寒。小兒脾氣實者。猶可用。脾氣虛者。反能作瀉。故古方惟用紫草茸。取其初得陽氣。以類觸類。所以用發痘瘡。今人不達此理。一概用之。非矣。夫所謂茸者。卽初生之蒙茸。非紫草之外。另有茸也。又有如麒麟竭者。謂之紫草茸。非也。乃紫鈿耳。酉陽雜俎云。紫鈿樹。出真臘波斯二國。樹高盈丈。枝葉鬱茂。經冬不凋。天有霧露及雨沾濡。則枝條出鈿。狀如糖霜。纒纒紫赤。破則鮮紅。能出痘毒。此物產於異域。殊不易得。近有市利之徒。以偽物假充。索價甚厚。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不若用草之爲當也。

枳實

考工記云。橘逾淮而北爲枳。蓋橘得江南溫熱之氣。故氣味辛溫。能達中土之氣。通溜於四旁。枳乘江北寒涼之氣。性味苦寒。能去寒熱之邪下洩。是一物而性不同。因天地之氣也。本經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

豆苦癢者。能散寒水之發。以對待其陽邪。枳葉經冬不凋。得寒水之氣。夫橘至成熟而後採摘。天氣充滿。故能橫徧於四體。枳乃初生之小者。其氣收斂。故專主下泄。若夫枳殼之苦洩。其性又能橫充。所以本經止云實而無殼。至宋時始有殼實之分。如病胸腹實而當下者。應用實。而以殼代之。乃識見淺而無力量處。

橘皮

橘皮臭。香。色黃。味甘而帶辛。甘香黃主土。辛主金。夫胃土主脈絡。胃又屬陽明。脾土主肌肉。肺金主皮毛。橘皮在內之白膜。如胃府所主之絡脈。皮內之白若肌肉。皮外之宗眼如毛孔。是從中達外。由脈而絡。而肌。肌而皮也。橘皮能宣發陽明之汗。解胃氣之逆呃。蓋能宣達胃氣。外出於皮毛。若夫皮腠之邪。逆於內而為喘急。膈上之痰。結於上而為咳嗽。欲消痰降氣而從下解者。是又從肌而絡。而脈。而胃。也是邪正之氣。欲出欲入。而用橘皮為導引者。皆藉皮內之白膜。如去其膜。白則斷截出入之道路。故本經止曰橘皮。而並無留白去白之分。

麥門冬

經云。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是藏府受水穀之精氣。由胃府之大絡。通於藏府之經。麥門

冬主傷中。傷飽。胃絡脈絕。以其根鬚從中。而貫如絡脈之貫於募原之中。是通胸絡之氣。藉中心之貫通也。麥冬經冬不凋。能散陰氣。上滋於心肺。故主心腹結氣。咳嗽虛勞。腎脈上貫肝膈。入肺中。從肺出絡心。是腎氣之上交於心肺。心肺之痰熱。欲從下解者。又咸藉麥冬之心。而導引於脈中也。蓋凡物之寒涼者。其心必熱。熱者陰中之陽也。人但知去熱而不知用陽。得其陽而後能通陰中之氣。

防己

經云。水道不行。則形氣消索。是水有隨氣而運行於膚表者。有水火上下之相濟者。如氣滯而水不行。則爲水病痰病矣。防己生於漢中者。破之紋作車輻。莖蔓空通。主通氣行水。以防己土之制。故有防己之名。金匱方治水病。有防己黃耆湯。防己茯苓湯。治痰飲。有木防己湯。防己加茯苓芒硝湯。孫思邈治小便閉澀。有三物木防己湯。蓋氣運於上。而水能就下也。今相沿爲下部之藥。緣前人創論於前。後人隨文附會。爾臯曰。防己如險健之人。幸災樂禍。首爲亂階。若善用之。亦可敵兇突。險此瞑眩之藥也。故聖人存而不廢。如上焦氣分之病。皆不可用。乃下焦血分之藥耳。噫。如此議論。不知從何處參出。夫氣化而後水行。防己乃行氣利水之品。反云上焦氣分不可用。神農本草分上中下三品。以養生補益。延年不老者爲上品。治病者次之。毒藥爲下。防己能運行去病。是運中有補。故本經列於中品之前。奚爲存而不廢。且氣味辛

平無毒。奚爲瞑眩之藥。如此議論。不能枚舉。無裨治道。反疑惑後學。予觀今世惟盧子田先生學識淵博。惟宗聖經。獨不爲前人所愚。

附子

附子如芋。子附母生。故名附子。旁之小子曰側子。土人欲重其斤兩。用木坯將側子敲平於上。然母子之體不相合。故須揀子之少者。又當估去小子。有一兩餘方可用。若連子而重一兩五六錢。更爲有力。近時俗人咸謂一兩外者爲天雄。不知天雄長三寸以上。旁不生子。故名曰雄。土人尤忌生此。以爲不利。卽禳禱之。謂其不能子母之相生也。今人多取重一兩者。若側子多而去其二三錢。則母身止重七八錢之川烏矣。此緣失於考究。故沿襲時俗之訛。又如附子之尖。乃下行之根。其性趨下。有欲治上而用其尖者。顛倒物性。尤爲可等。

丹雄雞

羽蟲三百六十。秉火運而生。故飛翔於上下。雞在卦屬巽。冠羽皆丹。感木火之氣者也。在支屬酉。又得金之制。故鳴於寅酉二時。鳴則先鼓其翼。風之象也。鳴者金之聲也。玉師曰。木其性好鬪。秉肅殺之氣也。故主女子崩中。漏下赤白。蓋崩中漏下。肝主之血也。夫凡物各有自物之性。得其物性。施於治道。若合符

節故舉一以推之。

黑豕

豬屬亥。水之畜也。故氣味鹹平。豕性甚躁。玉師曰故行不舉足而惟奔。故無病之人食之補腎生精。如感於風寒者食之生痰發喘。以其善奔水氣於上也。按毛蟲三百六十。感木氣而生。而牛羊犬馬。又秉火土之化。豕屬水而性寒。羽蟲感火氣之化。而生長於水中者。又居其半。鵝鴨鳧鷖之類蓋五類之蟲。雖感五行之氣而生。而五行之中。有變有化。明乎變化之道。可與參天地之生物矣。生長於水中

鱗類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感水運而生。水者至陰也。陰極陽生。故戊癸合而化火。火生於水也。玉師曰是以魚屬火。而有水火相濟之功。龍身有

蚌蛤

介蟲三百六十。皆具堅甲之象。感金氣而生。金生水也。外剛內柔。離之象也。故蚌蛤之肉皆主清涼。在外之殼。又能燥濕。是一物而有水火寒熱之分焉。非惟蚌蛤之為然也。如坎為水。水生木。其於木也。為堅多心。是木皮之清涼者。其心則熱。又非惟木之為然也。凡物之極寒者必有熱。極熱者必有寒。蓋物極則變。

變則生化。○玉師曰：如麻黃大發汗而根節又能止汗。西瓜大涼而子性大熱。

血餘

腎藏精。其榮在髮。心主血。髮乃血之餘也。夫血乃所生之精汁。奉心神而化赤。故曰血者神氣也。本經髮主五癧。關格不通。療小兒驚。大人瘧。仍自還神化。謂血化之餘榮。仍自還於神化也。血脈流通。精神交感。則關格通而驚瘧自解。是以瘧方用血餘者。取其能導腎精中之毒氣。歸於心神。行於脈絡。而又能敗毒。

龜板鹿茸

李時珍曰：龜鹿皆靈而有壽。龜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脈。故取其甲以補心補腎補血。皆以養陰也。鹿鼻常反向尾。能通督脈。故取其角以補命補精補氣。皆以養陽也。乃物理之玄微。神工之能事。按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督脈環繞一身。循腰脊。歷絡兩腎。龜板治小兒顛。不合。鹿茸主生齒不老。蓋二品皆屬於腎。腎主骨也。任督二脈。為陰陽百脈之宗。又皆出於腎。故瘡方用之者。一取其養陰。而清熱。一取其透頂。以敗毒。導腎中之火毒。從百脈而外出於皮膚。龜板又能達於四肢。上古卜寮烹而用之。若敗龜板者。乃病死枯敗之物。絕無靈氣。又何所取焉。

半夏天花粉

月令五月半夏生。當夏之半也。其形圓。其色白。其味辛。陽明胃府之藥也。陽明秉秋金之燥氣。半夏敗一陰之氣。上與戊土相合。戊癸合而化火。故陽明為燥熱之府。能化水穀之精微。天花粉別名瑞雪。根粉潔白。氣味苦寒。莖引藤蔓。能散陰液。從脈絡而上。滋於秋金。藤蔓者走經脈故有天花瑞雪之名。蓋水陰之氣。上凝於天而為雪。天花者。天雨之六花也。一起陰氣於脈外。上與陽明相合而成。火土之燥。一起陰液於脈中。天癸相合而能滋潤。其燥金。是以傷寒金匱諸方。用半夏以助陽明之氣。渴者燥熱太過。即去半夏。易花粉以滋之。先聖賢立方加減。豈輕忽歟。

百合紫蘇

庭前植百合紫蘇各數莖。見百合花。晝開夜合。紫蘇葉朝挺暮垂。因悟草木之性。感天地陰陽之氣。而為開闔者也。如春生夏長。秋成冬殞。四時之開闔也。晝開夜合。朝出暮入。一日之開闔也。是以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日之中有四時。而人物應之。百合色白。氣平。其形象肺。能助呼吸之開闔。故主邪氣脹心。痛蓋氣行。則邪散而脹痛解矣。主利大小便者。氣化則出也。主補中益氣者。氣之發原於中也。蘇色紫赤。枝莖空通。其氣朝出暮入。有如經脈之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是以蘇葉能發表汗者。血液之汗也。白走氣分赤走血分

枝莖能通血脈。故易思蘭先生常用蘇莖。通十二經之關竅。治咽膈飽悶。通大小便。止下利赤白。予亦常用香蘇細莖。不切斷。治反胃膈食。吐血下血。多奏奇功。蓋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濁氣歸心。肝主血。而心主脈。血脈疎通。則食飲自化。經云。陽絡傷則吐血。陰絡傷則下血。通其絡脈。使血有所歸。則吐下自止。夫茜草歸芎之類。皆能引血歸經。然不若紫蘇畫出夜入之行。速耳於戲。陰陽開闔。天地之道也。進乎技矣。

羌活防風

按神農本草三百六十種。以上品一百二十種爲君。中品一百二十種爲臣。下品一百二十種爲使。羌活防風。皆本經上品。有謂羌活治一身盡痛。乃却亂反正之君。主防風治一身盡痛。乃卒伍卑賤之職。隨所引而至。噫。神農列於上品之君藥。後人改爲卑賤之卒伍。何防風之不幸也。夫君令傳行。亦隨郵使所引。徧及萬方。若以隨所引至爲卑賤。則羌活亦可爲卒伍矣。如此議論。雖不大有關係。但使後人從而和之。則陋習終不可挽回矣。

雞子金銀花王不留行

天地之形如鳥卵。仲景卽以雞子白補氣。卵黃治血脈。金銀花。花。黃。白。藤。各。忍。冬。得。水。陰。之。氣。而。蔓。延。陶隱君謂能行榮衛陰陽。主治寒熱腹脹。敗毒消腫。蓋榮衛行而寒熱腫脹自消。得陰氣而熱毒自解。故

又治熱毒下痢。飛尸鬼瘡。喉癢乳鴉。王不留行。亦花開黃。白故名。金盞銀臺。其性善行。言雖有王命。不能留其行也。陶隱君亦取其能行氣血。主治金瘡癰腫。痛癢產難。下乳汁。利小便。出竹木刺。夫血氣留阻。百病皆生。榮衛運行精神。自倍。故二種皆為上品。並主輕身耐老。益壽延年。雞卵用形。二花取色。一因其延蔓。一取其善行。夫醫者意也。本草大義。亦以意逆之。則得矣。○開之曰。人但知金銀花敗毒消腫。不知有行榮衛血氣之功。得冬令寒水之氣。

沙參人參黃耆

沙參人參黃耆皆神農本經上品。咸主補養。元氣沙參色白氣味甘苦微寒。主補中益肺氣。肺氣者胃府所生之宗氣。上出於肺。以司呼吸。人一呼則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故肺主皮毛。補中者宗氣生於胃府也。人參色白微黃氣味甘溫。資胃府之精氣者也。故主補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志。蓋五藏之精氣神志胃府之所生也。黃耆色黃氣味甘溫。補益脾氣者也。脾氣者元真之氣也。元真者先天之真。元生於地水之中。三焦通會元真於肌腠。故脾主肌肉。黃耆主癰疽久敗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五痔鼠瘻。補虛小兒百病。蓋血氣留滯於肌肉。則為癰腫。肌腠之氣運行。則肌肉生而膿腫消矣。大風癩疾。乃風邪傷榮而熱出於附肉。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經云。腸澀為痔。蓋

脾氣孤弱。五液注下。則生痔漏。鼠瘻者。邪氣陷於脈中而爲瘻。留於肉腠。則爲馬刀俠癭。蓋脾土盛而元氣行。則癰癘諸病皆解矣。補虛者。補肌肉羸瘦也。主小兒百病者。小兒五藏柔脆。中土之氣未足。若過於飲食。則脾氣傷而不能運化矣。脾弱則胃強矣。胃強則消穀善飢。脾弱則肌肉消瘦。胃熱則津液不生。而熱疳食疳之病生焉。是以黃耆白朮黃連枳實爲小兒之要藥。蓋清其胃熱。脾氣運行。則無五疳五癆之病矣。腠理固密。則無急慢驚風之證矣。三者皆補中之品。而各有所主之分。按本草千種。有奇愚所論者。錯綜辯證。百不及一。同志高明。引伸觸類。一可貫十。十可變百。至參閱前人議論。是則曰是。非則曰非。闡先聖之奧義。以開來學。是予所深望焉。

薑附辯

乾薑甘草人參白朮黃耆。補中氣之品也。是以吐傷中氣者。用理中圓。乃人參甘草乾薑白朮四味。附子乃助下焦之生氣者也。是以手足厥冷。脈微欲絕者。用四逆湯。乃附子乾薑甘草三味。夫啟下焦之生氣者。宜生附。補下焦之元氣。或汗漏不止。而陽欲外脫者。宜熟附以固補之。蓋元氣發原於下。從中焦而達於四肢。故生氣欲絕於下者。用下焦之附子。必配中焦之甘草。乾薑。或加人參白朮。若止傷中氣而下焦之生原不傷者。止用理中。而不必附子矣。不格物性中下之分。不體先聖立方之意。有以生附配乾薑。補

中有發附子得生薑則能發散之說者。有以附子無乾薑不熱得甘草則性緩之說者。蓋以薑附爲同類。疑惑後人誤事匪細。如生氣欲絕於下。所當急溫者。若不用附而以薑試之。則不救矣。○元如曰。不敢用附。而先以桂代之者。亦誤事不淺。

炮製辯

上古以司歲備物。謂得天地之專精。如君相二火司歲。則收取薑桂附子之熱類。如太陽寒水司歲。則收取苓連大黃之寒類。如太陰土氣司歲。則收取蒼朮參苓山藥黃精之土類。如厥陰風木司歲。則收取羌活防風天麻獨活之風類。如陽明燥金司歲。則收取蒼朮桑皮半夏之燥類。蓋得主歲之氣。以助之。則物之功力倍厚。中古之世。不能司歲備物。故用炮製以代天地之氣。如製附子曰炮。製蒼朮桑皮曰炒。蓋以火助熱。以炒助燥也。製白朮以土拌。製黃連以水浸。皆所以助之也。近有製附子以水煮。曰陰製。用芝麻炒蒼朮以蜜拌。桑皮曰潤燥。以薑酒炒。苓連按傷寒金匱諸方。苓連俱生用。以半夏作麩餅。此皆由狐疑而無力量故也。昔齊相徐之才論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滑瀉燥濕之十劑。元人王安道補出寒熱二種。是宜用寒者專取其寒。用熱者專取其熱。宜瀉者專取其燥。宜洩者專取其滑。若反制其性而用之。何異束縛手足而使之戰鬪哉。

畏惡反辯

藥之相須相使。相惡相反。出北齊徐之才藥對。非上古之論也。聿考傷寒金匱千金諸方。畏相反者。多並用。有云相畏者。如將之畏帥。勇往直前。不敢退却。相反者。彼此相忌。能各立其功。圓機之士。又何必膠執於時襲之固陋乎。

奇偶分兩辯

至真要論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夫近奇遠偶者。謂奇上而偶下。猶天地之定位也。下宜奇而汗宜偶者。以降者謂天升者謂地。地氣升而後能爲雲爲雨也。夫天地陰陽之道。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不則天地四塞。而汗從何來。有不明天地氣交之道者。泥於近奇遠偶之句。反改爲汗不以偶。下不以奇。此不通之甚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蓋。數少而分兩重者爲大方。數多而分兩少者爲小方。是以上古之方。少者一二三味。其分兩各三兩四兩多者。不過八九味。分兩亦各有兩數。古之二兩今一兩也皆有君臣佐使之分焉。有獨贊東垣能用大方。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噫。此但知有東垣而不知有內經者也。夫東垣之大方。不過以數方合

用是爲複方。如清暑益氣湯。以補中益氣湯內。加二妙生脈二方。焉能如先聖之大方乎。上古大方間或用之 試觀
鱉甲煎丸。用至二十四味。其間參伍錯綜。如孔明陣圖。人莫能識。

寒熱補瀉兼用辯

夫治病有專宜於寒者。熱者。補者。瀉者。又宜寒熱補瀉之兼用者。如傷寒有附子瀉心湯。用大黃芩連附子。寒熱之並用者。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以人參大黃黃芩薑桂。補瀉寒熱之並用者。金匱有大黃附子細辛湯。有大黃乾薑巴豆之備急丸。此皆先聖賢切中肯綮之妙。用當參究其所用之。因而取法之。今時有用涼藥而恐其太涼。用熱藥而恐其太熱。是止知藥之寒熱。而不知病之邪正虛實也。然亦有並用寒熱補瀉。而切當者。反爲不在道者。笑之。○開之曰。寒熱補瀉兼用在邪正虛實中求之。則得矣。

官料藥辯

所謂官料藥者。乃解京納局之高品。近時有謂火痺黃疸腫脹諸證。不宜服官料藥者。真齊東野人之語也。夫官料亦多係草根木皮。又何分草藥之非官料。而官料之非草藥乎。夫草藥自神農至今。計六百一十餘種。又雜草九種。有名未用者。一百五十三種。內多有名而不識其草者。有草而不知其名者。若按圖經以對草之形。以草之主治何病以對經。未嘗不可。若憑荷擔之野人。在彼亦不能識。而胡亂以命名。卽

欲按經索草。彼亦胡亂付之。在所取之人。亦不知其是與非也。是烏可嘗試哉。

金匱腎氣丸論

腎氣丸乃上古之聖方。藏之金匱。故名金匱方。夫人秉先天之陰。陽水火而生。木火土金之五行。此方滋補先天之精。炁而交通於五臟。故名腎氣丸。用熟地黃八兩。以滋天乙之精。八者。男子所得之陰數也。用附子一枚。重一兩者。以資地二之火。兩為陰數之終。一乃生陽之始。助陰中所生之陽。蓋兩腎之水。火互交。陰陽相合。是以用地黃附子。以助先天之水。火精。炁者也。用桂通腎氣。以生肝。桂色赤。而為百木之長。肝主血而屬木也。古方原用桂枝。用牡丹皮通腎氣。上交於心脾。丹屬火而主血。牡乃陰中之陽升也。夫腎與肺皆積水也。澤瀉能行水上。復能瀉水下行。主通水。天一炁。是以配肉桂。牡丹皮。澤瀉者。導腎臟之水。火上交於四臟者也。茯苓歸伏心氣。以下交。山藥培養脾土。以化水。山茱萸乃木末之實。味酸色赤。復能導肝氣。交通於腎。是以配茯苓。山藥。山萸。澤瀉者。導四臟之氣。而下交於腎也。心肺為陽。故用三兩之奇。肝脾為陰。故用四兩之偶。此培養精神。氣血。交通五藏五行之神方。不可缺一者也。宋錢仲陽以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去桂附而改為大味地黃丸。夫精血固宜補養。而神炁可不資生乎。後人因而有加知母黃柏者。有加枸杞菊花者。有加麥冬五味者。竟失本來面目矣。夫加減之法。因陰虛火盛之人。以之治病。則可。

若欲調攝陰陽存養精氣和平水火交通五行益壽延年神仙不老必須恆服此金丹矣○元如曰精生於五藏而下藏於腎腎氣上升以化生此精是以五藏交通而後精氣充足

枳朮湯論

金匱要略用枳朮湯治水飲所作心下堅大如盤蓋胃爲陽脾爲陰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胃強脾弱則陽與陰絕矣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則水飲作矣故用朮以補脾用枳以抑胃後人不知胃強脾弱用分理之法咸謂一補一消之方再按局方之四物湯二陳湯四君子湯易老之枳朮丸皆從金匱方套出能明乎先聖立方大義後人之方不足法矣

膠艾湯論

艾名冰臺削冰令圓以艾向日取火是能散兩腎水火之氣上交於心肺者也故曰陷下阿膠用阿井水煎驢皮而成阿水乃濟水伏行地中千里來源其性趨下夫心合濟水肺主皮毛阿膠能降心肺之氣以下交於兩腎者也水火交而地天泰則血氣流行陰陽和合又何病之有明乎陰陽升降之道五行生化之理立方大意思邈半矣鐵雲申先生之交感丸亦從此中化出

戊癸合化論

順治辛卯歲，予年四十有二，八月中生一胃脘癰，在鳩尾斜下右寸許，微腫不紅，按之不痛，隱隱然如一雞卵在內。姚繼元先生視之曰：此胃脘癰也，一名捧心癰，速宜解散，否則有性命之憂。與一大膏藥，上加末藥二三錢，午間烘貼，至暮手足蘇軟，漸至身不能轉側，仰臥於書齋，心煩意亂，屏其家人。至初更時，癰上起一毒氣，從左乳下至肋下，入於左腎，入時如燒錐刺入眼中，一陣火光，大如車輪，神氣昏暈，痛楚難言。火光漸搖漾而散，神昏始蘇。過半時許，其氣復起，其行如舊，痛楚如前。如此者三四次。予思之：此戊與癸合也。然腑邪入藏，自分必死。妄想此毒氣不從脇下入腎，得從中而入於腸胃，則生矣。如此靜而行之，初次不從，二次卽隨想而仍從左乳下入於腸中，腹中大鳴，無從前之痛楚矣。隨起隨想，因悟修養之道氣，隨想而運用者。運氣法大能起鼓膈之證，勞怯欬嗽亦妙。至天明大泄數次，胸膈寬疎。繼元先生復視之曰：毒已解散，無妨事矣。予因問膏藥乃毒藥耶？曰：非也。上撒之末藥，名曰端午藥，純用砒霜巴豆於端午日配制，無此毒藥焉。能透入皮肉之內，予曰：何不早言？昨晚以爲必死於毒，今早始悟膏藥中必有毒藥，而得生於毒矣。毒藥攻疾有如此之妙也。至次年中秋復發，仍用膏藥末藥，毫無前番之狀，而腫亦不消。予因想運氣之妙，經行坐臥，以手按摩，意想此毒氣仍歸腸胃而出。如此十餘日而散。至次年中秋又發，予對繼元先生曰：去歲膏藥不應，今須另法治之。姚曰：部院劉公之夫人生此毒，曾另置末藥，比前藥更毒，貼之要

起大泡。此藥用去。無有不應。貼上數日。並不起泡。腫亦不消。予想此證。已頑不受毒藥之制。膏藥尙且不久病乎。卽揭去膏藥。用大艾圓迎頭灸九壯。其毒隨火氣四散。嗣後永不發矣。予想陽明之毒。準在中秋金旺之時。而發。初從毒攻而解。次隨氣運而散。後因勝制而消。因悟氣運制化之道。有如此之妙用。五行合化之理。人與天地相參。卽以此理推治百病。奇妙異常。王紹隆先生曰。業醫人須病病經過。始得之矣。

太陰陽明論

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五藏六府者。有形之五行也。胃屬土而陽明主秋令之燥。陽明者。胃之悍氣。別走陽明。猶膀胱乃津液之府。而太陽之氣爲巨陽。五行六氣之有別也。夫兩陽合明。故曰陽明。陽盛之氣也。故胃土之氣柔和。土主柔順而陽明之氣燥熱。是以陽明得中見少陰之濕化。則陰陽相和矣。胃土得戊癸之合。則火土之氣盛矣。故陽明之氣宜於和柔。胃土之氣宜於強盛。如火土之氣弱而又乘太陰之濕。則水穀不消而爲虛泄矣。此宜人參橘皮甘草半夏之類。以助胃。白朮蒼朮厚朴茯苓薑棗之類。以益脾。甚者加附子以助癸中之火。若陽明悍熱之氣盛而不得太陰之化。則陽與陰絕。漸能食而瘦矣。此又宜黃連枳實之類。以抑胃。耆朮薑棗之類。以扶脾。易老東垣以枳朮丸爲半補半消之法。皆不得五行六氣之理。先聖立方之意。

虻蟲

余於南軒臨窗註書，十有餘歲矣。自晨至暮，未嘗離此。窗前堵砌雖小，而甚清潔。每於夏月大風雨後，卽有蠅蚰如母指大者，蝸牛如田螺者，生長極易。此感天地之風濕而生。所謂四生中之濕生也。人秉天地之五行六氣而生，身中亦具此六氣。如傷寒病在厥陰，感厥陰之風氣，而虻生於中土。蓋亦因風濕所生。一時卽能長大，亦如蚰蝸之易生易大者也。又常聞人之藏府與猪相似。余因見剖猪處，稍住足觀之，偶見一猪小腸內有虻蟲長尺許，盤旋於內。與人之虻蟲無異。要知人病虻厥作痛，或常吐虻便虻，多因脾胃濕熱而生無病之人，未常有虻也。俗人相沿云，胃中有虻，故能消食，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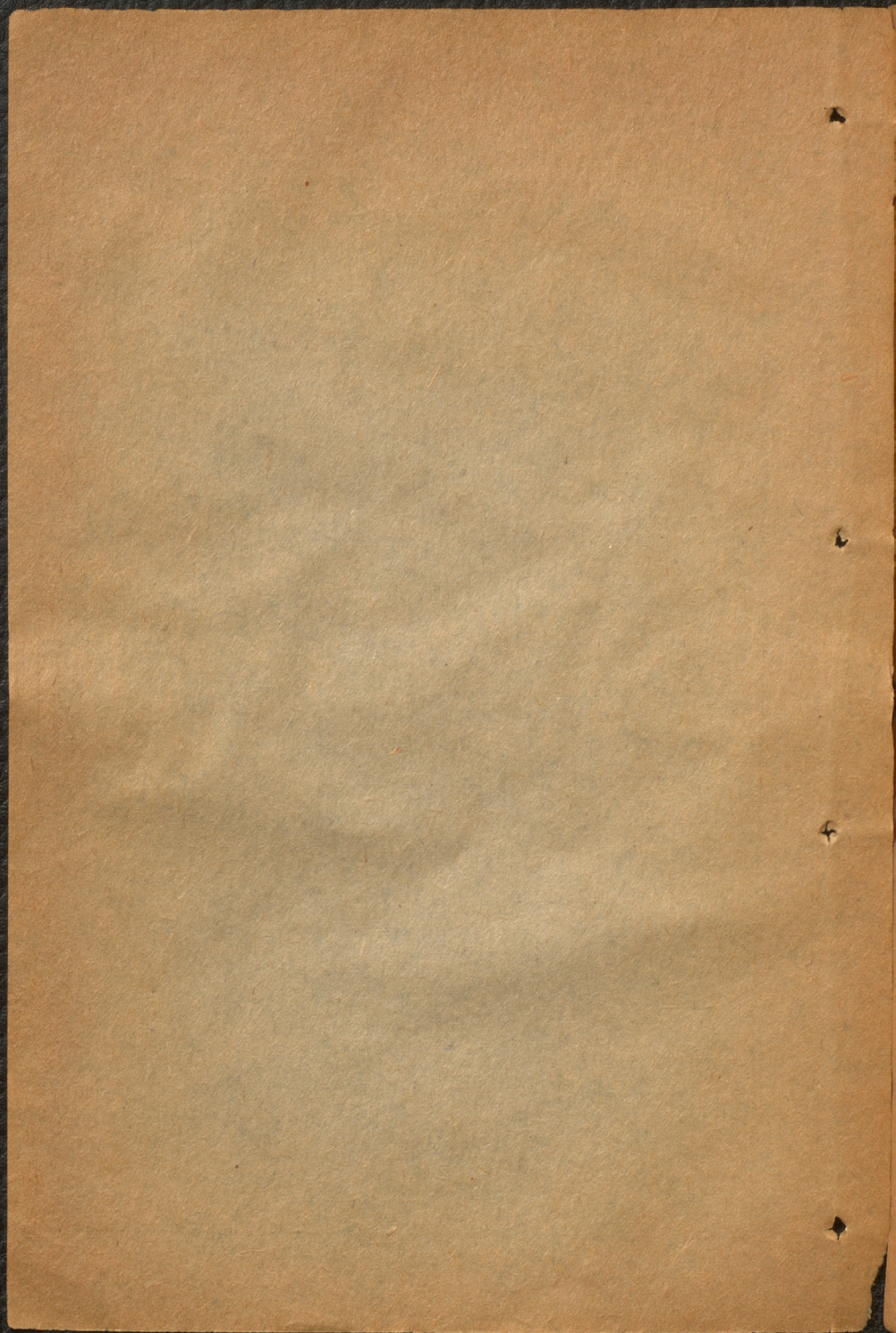
聞之耆老自順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間，外郡人稱武林爲醫藪。蓋其時盧君晉公以禪理參證醫理，治奇疾輒效。名動一時。張君隱菴繼之而起，名與相埒。構侶山堂，招同學友生及諸門弟子講論。其中參考經論之同異，而辨其是非，於是談軒岐之學者咸向往於兩君之門，稱極盛焉。兩君所著書皆堪傳世。張氏所輯者俱已授梓行世。甫及百年，流傳日少。其針灸祕傳及侶山堂類辯二種已難得購。余尋之有年，始得類辯一種。觀其準古衡今，析疑糾謬，足爲後學規矩準繩。亟爲重梓以廣其傳。後之學者苟以此爲指南，庶能得正道而由之，甯有岐路之迷邪徑之誤哉。隱菴初爲糧道書。

更糧道患癰閉諸醫用藥皆罔效或薦隱菴隱菴以補中益氣湯投之一劑而愈或問之曰人治以降利之藥而不效子易以升提之藥而效其理安在隱菴曰公不見夫水注子乎閉其上而倒懸之點滴不能下也去其上之閉而水自通流非其法耶今閱編中所釋將欲下之必先舉之而引轉轉之繩以喻正是此理人能以此法觸類而通之醫法固無盡藏哉茲事余蓋聞之黃君觀石者如是近又聞張君東扶言盧晉公事糧道患內閉瀉不得下勢甚亟諸醫皆束手晉公先生以人參麻黃各一兩定劑諸醫嚙嚙不敢謂是糧道不疑而飲其藥不踰時瀉下糧道喜以千金贈晉公與予前所聞者異辭予意盧張二君所治各一當事而傳者均屬之糧道致有異同之疑耳黃張二友皆非妄言者故並紀之以爲治癰閉之法并以證此帙中名言精理所蘊不少人當殫思細參以收其益慎毋視爲淺近而忽之也

乾隆己丑三月五日戊子胥山老人王琦跋

憶甲子歲暮以事往來橫山大嶺間道中憇一農家農家方解豕析其前蹄有清水流出約二升許異而詢之農家子曰此豕自公時卽患足弱不能行立恆臥而食此其病之所由來也予因是悟人之病手足不良而不任持行者蓋因水濕之氣留滯其中者亦如此矣茲閱隱菴所記因猪腸之蚘

後
而知無病之人未嘗有疢其事固可類觀也穀雨後三日庚子校勘已畢重閱此條因泚筆附記於



W246y
1896
V. 6